【一条篇】

　　夜晚九点多钟。

　　月色笼罩了整栋一条家。

　　此时，卧室里。

　　一条太太坐在桌前，一口又一口的喝着凉茶，脑中全是带着对雪代遥浓浓的愤恨。

　　她搞不懂自己脑袋是发了什么昏，居然签下那种协议。

　　上面种种不平等的条约，跟奴隶契约完全没什么两样。

　　她可是堂堂的一条家家主，只要她一声令下，整座日岛都要抖上几抖，但现在却不得不仰仗那个小鬼的鼻息过活。

　　“等过了这两个月，一条家渡过难关，我肯定会要你好看！”

　　一条太太说出这句话时，脑中不由浮现出自己跪求雪代遥的模样，胸膛有种奇特的滋味，这让她愈发愤怒，拿起手边的凉茶咕咚咕咚的灌下，浑然不在意等会儿睡不睡得着。

　　砰砰砰。

　　一条太太听见敲门声，蹙眉道：“谁？”门外传来女声，说道：“夫人是我，有人寄了东西给你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眉头越发紧皱，打开门看见一名长相精致的女仆，居然问也不问，直接一巴掌扇在了后者的脸上。

　　女仆痛得耳朵鸣鸣的响，第一反应不是夫人为什么打她，而是选择把脑袋低下。

　　一条太太冷冰冰的道：“我不是说过吗，晚上八点一过，就不准过来打搅我休息。”

　　“对不起，夫人。”女仆把愤懑藏在心中，对一条太太的蛮横无理早已习惯。

　　别看一条太太长相美艳，但却是个十足的火爆脾气，跟个火药桶一样一点就炸，家中的女仆可没少被她狠狠教训过。

　　一条太太在雪代遥那边受了委屈，正好在女仆身上发泄出来，训斥道：“你声带落在家里了吗，说话大声一点！”

　　“你……”女仆脑袋一热，抬起头来瞪去，就看见一条太太居高临下的望着她，立刻发怵的低下头。

　　一条太太身高比一米六几的女仆要高出大半个脑袋，更别说又是身居高位，光是心理压迫就让人心慌。

　　一条太太看着女仆由怒而慌的神情，不由得脸上挤出丝丝嘲笑，那张厚厚的红唇翘起，令她那一小点美人痣格外显眼。

　　她最喜欢的就是别人对自己无可奈何，无能狂怒的样子。

　　同时，也对自己的身高感到满意。

　　一米七七的身高，有着双无与伦比的大长腿，经常穿着七厘米恨天高的红色高跟鞋去参加宴会。足足有一米八多的身高，让那帮岛国男人只得仰望她。

　　越是如此，一条太太就越是鄙夷他们，甚至觉得岛国男人都是猥琐的小矮子。

　　最让她得意的就是自己的长腿跟别人细而长的筷子腿不同，一条太太的大腿格外丰腴，连接着熟透蜜桃一般的多汁肥臀，充满了爆炸般的异性吸引力。

　　“你想说什么？”一条太太冷冰冰注视着眼下的小女仆，不自禁的模仿紫夫人高贵的姿态。

　　但在女仆们眼中，一条太太一点也不像名贵妇，更像头美腻十足的蛮横少妇，缺乏男人强硬猛烈的征服与管教。

　　女仆唯唯诺诺的道：“没……”一条太太瞪她道：“没什么没，谁寄来的东西，不知道等明天早上再来通知我吗？”

　　“抱歉夫人，是藤原家遥少爷那边寄来的东西，还特意叮嘱我们必须立刻交到您的手中。”

　　女仆吓得全盘托出，偷偷察觉一条太太的表情，生怕她再次责怪自己。

　　可奇怪的是，当她说出“遥少爷”三字时，一条太太的神情微微变化，那对肉感十足的大腿颤动了两下，像是有几分畏惧。

　　女仆怀疑自己眼睛出了错，否则怎么会看见一条太太露出畏惧的神情？

　　要知道，一条太太就连紫夫人都敢叫板，像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蛮横美少妇，怎么可能有害怕的人？

　　女仆再次看向一条太太，发现她的表情已经变为了厌恶，叫道：“东西呢？”

　　“东西在这边。”女仆拿起地上的箱子递了过去。

　　一条太太入手时，终于明白女仆为什么不拿在手中，而是选择放在地上了。

　　这个箱子包了层黑色塑料袋，非得双手齐用才能环抱起来，实在是又沉又重，让她好奇里面装了什么。

　　“肯定没好东西。”一条太太小声喃喃，心跳居然不自觉的加快，这让她越发厌恶雪代遥了，看了眼仍在原地的女仆，恼道：“你还留在这做什么，还不快滚远点！”

　　“是，夫人。”女仆吓了一大跳，手忙脚乱的离开这边。

　　一条太太看了眼手中包得严严实实的箱子，慢慢扛进了屋内，把房间门紧锁上。

　　她从抽屉里拿出剪刀，一点点剪开黑色包裹袋，现出了个灰色的小型手提箱。

　　一条太太本来想直接把箱子打开，却发现拉链纹丝不动，原来上边有密码锁，关得严严实实的。

　　她俯下身子一看，密码锁旁边挂了张打印好的纸片，扯下看时，上面印着几条需知。

　　“如果你已经做好准备了，就请打开密码锁，完全按照箱中的指令进行，中途不允许有任何中断，否则将按照协议作废论处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念到这时，不由得攥紧拳头，她当然明白“协议作废”的真实含义——再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一条家渡过难关，甚至不少敌家会跳出来落井下石。

　　她身子颤抖不已，最终深深吐出口气，继续看了下去，“如果你不想打开箱子，也不勉强你，等待你的只有‘协议作废’这一条路。密码是协议结束的日期。打开还是不打开，决定权都在你手中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咬紧红唇，她能够猜到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情景，但还是低下高傲的头颅。

　　“不过才两个月时间而已，就算听你的命令又怎么样，不过是个还没成年的臭小鬼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安慰着自己，眼中闪烁着自负的光芒。就算自己作为女人，暂时服从他又怎么样？不过是个还没完全发育的少年而已，身下的那活计长没长好都是个问题，就凭他有什么本事征服我？

　　一条太太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笑容，甚至已经做好了如何嘲笑他的准备。她拿起箱子上的密码锁，不断着转动着数字。

　　“0718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算了算时间，转动锁上的数字，一个个输入进去。咔擦一声，箱子弹了起来。

　　她把箱子打开，里面井然有序的放着一个个盒子，每个盒子上面都贴了数字，从1号到6号。

　　“请打开一号盒子，按照其中的指示执行命令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注意到箱子内侧的留言，极为不甘心的打开一号盒子，其中放着个类似于VR眼镜的装备，是戴在脸上的。

　　“用的着这么麻烦吗……”

　　一条太太撅起红润饱满的嘴唇，那颗美人痣微微缩动，作势把眼镜戴在了脸上。眼前一片漆黑，她摸索了好半天，才在旁边找到了开关键，视野变得明亮起来。

　　“平岛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意外道，眼前居然浮现出平岛太太的图像，只不过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一条太太总感觉平岛太太是不是变得丰腴了不少，身上带着股奇特的韵味。

　　“你好啊，一条。”

　　平岛太太打了声招呼，俏脸带着浅浅的酡红色，挤出奇特的笑容，给人种妖艳的光泽。

　　“平岛，你想做什么？”一条太太蹙眉道，隐隐感觉平岛太太跟平时不太一样。

　　“一条，这是我提前录好的录像，希望你能够按照我的指示执行。当然，你不执行也没有问题，期望你能够喜欢。”

　　平岛太太仍然维持着平时大和抚子般的端庄模样，只不过说话间总是呼出若有若无的热气。

　　“你以为我会向雪代遥那家伙献媚？而且，你怎么会出现在录像里，雪代遥那个小鬼也对你出手了吗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又急又恼，再怎么说平岛太太也是她最好的朋友，怎么能让她落入雪代遥的魔爪？一定是那天请求雪代遥拯救小希，他趁机威胁平岛太太就范。

　　“是不是他胁迫你了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忘记这只是个录像，攥紧拳头，厉声质问。

　　平岛太太双手平放在腹上，那张人淡如菊的面容，就静静望着一条太太，忽得她脸庞微微抽搐，再也忍不住吐出香舌，含糊不清道：“遥少爷别揉了，不要让人家在一条面前出丑……”

　　一条太太都看愣住了，根本没有想过前一秒还温柔端庄的平岛太太，下一刻就香舌吐露，尽显十足的痴态。隐隐约约间，还看见她晶莹的津液滴出，原来是身后有只大手肆无忌惮的正在揉捏。

　　一条太太都不用细看，就知道那只大手的主人是雪代遥。不过她还是忍不住被平岛太太的痴态吸引住，不由得想有那么舒服吗，只不过被揉了两下屁股，至于露出这种表情？

　　她悄悄摸了下自己的屁股，总感觉有电流在其中穿行，身体变得酥酥痒痒。

　　平岛太太转过身去，直接跪在地上，乞求道：“遥少爷，求您收一条为奴吧，就跟我一样变成您的母猪，好好的伺候您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吓了一大跳，她最了解平岛太太，两人从小到大都是最好的朋友，难以想象端庄的平岛太太居然露出这份痴容，还说出这等污言秽语，一时间也忘了发火。

　　“她如果不同意怎么办？”雪代遥在暗处问道。

　　“不会的，遥少爷您可以用一条家威胁她，一条肯定会乖乖听话的。”平岛太太急道，迫不及待跟雪代遥献媚。

　　一条太太又惊又恼，嗔道：“平岛，你居然出卖我！”平岛太太说道：“而且，就算不用一条家威胁，只要她和遥少爷您相处几天，不，只要一个晚上，一条就再也离不开您了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气得发笑，说道：“就凭这个毛都没有长齐的小鬼？”完全搞不懂平岛太太怎么一副乖乖就范的痴态，明明也是个有家室的人，怎么会对雪代遥如此狂热？

　　难道是被雪代遥胁迫了？

　　可光看她那副献媚的姿态，完全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，根本不像是被威胁了。

　　难不成是被雪代遥下了迷药？

　　一条太太不由得关心起平岛太太的状态，就听雪代遥揶揄道：“平岛阿姨，这可不是跟我说话的态度哦。”

　　“对不起，遥少爷，是我没有注意自己的分寸。”平岛太太直接跪在雪代遥的脚前，用舌头舔着他的脚趾，像条听话的哈巴狗，完全没有身为一个大美人的自觉，含糊不清道：“跟您说话……我不能抬起头的……”

　　一条太太愤懑不已，怒道：“这小子是给平岛灌了什么迷药，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！”

　　平岛太太是姐妹里脾气最好，有着贵妇般的端庄姿态，完全难以和录像中的人儿联想在一起。

　　一条太太眼睁睁看着视角变化，就看见平岛太太滑溜着光洁白皙的小手，顺着雪代遥的腿往上爬，那张端庄艳美的脸靠在雪代遥的裆部，鼻子微微缩动，她那对美目顿时两眼发直，贪婪吸着浓厚的雄性臭味，可以清楚看见她抱着大腿的纤纤玉手都没了气力，勉强托起了雪代遥的子孙袋。

　　一条太太连呆了数秒，因为雪代遥穿了条紧身短裤，下身本就紧紧绷起，现在又被平岛太太托起，勾勒出极为夸张的痕迹。明明还没有勃起，但却不同于雪代遥精壮般的身体线条，裆部撑起了一大坨。

　　“这个小鬼是往裤子里塞了什么东西，以为我会相信吗。真是……真是无用的自尊心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把波浪长发挽在脑后，大半张脸被VR眼镜遮住，说话间那张嘴唇又缩又撅，美人痣格外显目。

　　她才不相信那个小鬼头有夸张的活计，从那高高鼓起裆部痕迹，就算成年人也不可能有那种夸张的尺寸，认定是雪代遥往其中塞了东西，故意虚张声势。

　　一条太太想到这里，更添加了对雪代遥的鄙夷，目光却一眨不眨的平岛太太那美丽的侧颜，不断磨蹭着雪代遥臃肿的裆部，形成鲜明的反差感。

　　她盯着平岛太太惬意的痴容，居然不由自主的想道：“如果这个小鬼真的有那么大的话，也不怪平岛会乐在其中。不过这个小鬼多半是假的，但假如是真的，这么大味道估计很重吧……”想到这里，望着裤裆遮盖住的爆炸般尺寸，仿佛隔着个屏幕都能嗅到那臭不可闻的雄性气味，但光是想上一想，脑中就有说不出的快感。

　　一条太太呼吸渐渐开始急促，不断劝说自己这有什么好兴奋的？忽得，平岛太太轻轻一拉，遮羞布被扯了下来，就看见雪代遥身下那根夸张的阳具猛地挺立，狠狠扇在她那张娇艳不可方物的美脸上。

　　“啊？！”

　　一条太太被结结实实的吓了一大跳，大脑像宕机了一般，美目直勾勾的盯着雪代遥那根硕大的阳具，厚厚的红唇吐出热气：“假……假的吧……一定是假的……他明明只是个小鬼而已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，但就是如此，让本就夸张的尺寸显得越发吓人。此情此景深深印在一条太太脑中。光是看着，就感觉大脑皮层在战栗。

　　那根爆炸般阳具抽得并非平岛太太的娇颜，而是她一条太太的脸，只觉双颊滚烫无比，心脏砰砰乱跳。

　　也不知道摄影师是谁，恰到好处的转移视角，给雪代遥的阳具来了个特写，在一条太太眼前不断缩放移动，暗示镜头中的大小并没有耍上任何手段。

　　雪代遥的那根阳具比肌肤颜色要深上许多，整体棕黄色，有种颗粒般的粗糙感，龟头紫得发亮般的油光水花，一条太太光是看上几眼，双股就不由得发软，那恐怖的尺寸实在让女人害怕，生来就是为性爱而存在的东西。

　　一条太太本来仍想嘴硬，说是后期剪辑拼凑而成的录像，几乎所有成年男人都不可能有如此夸张的尺寸，更别说一个小鬼了。

　　可当她注意到平岛太太满脸迷恋时，又沉默了下来，这副表情可没那么容易伪装出来，绝对是发自肺腑的，光是看着舌头都在打颤，装模作样的哼上一句：“这个小鬼倒还有几分本钱……”说话间，眼睛却总是若有若无的盯着雪代遥雄伟的阳具看个不停，那挺立的黑影遮住了平岛太太大半张脸，让一条太太不由得心慌，这东西进来不会活活把她痛死吧？

　　可看见平岛太太无比幸福的表情，一条太太竟又生出好奇心，带着一丝丝的期待，隐隐约约听见小腹咕噜咕噜的响。

　　平岛太太用漂亮的美脸不断磨蹭着雪代遥夸张的大肉棒，一只手擦着枪身，一只手揉捏着子孙袋，在一口口热气的吹拂下，那根恐怖的阳具居然越发结实挺立，可把一条太太吓了一跳，明白雪代遥刚刚还未完全勃起，实在是夸张的过分。

　　一条太太还是学过生物的，但不由自主拿死去多年的丈夫作对比，光是雪代遥平常状态下的肉棒，估计都是丈夫勃起肉棒的三四倍不止，跟雪代遥相比较起来，只能用“袖珍”“迷你”这类词语，脑中居然不由得想：“我死去的老公鸡巴好短小。”想到这里，她不禁生出愧疚感，要知道老公的遗照还在房间里放着呢。

　　一条太太连忙转变心思，想道：“不是我老公太小太没用，而是雪代遥的太夸张了，根本不像个小鬼应该有的尺寸，生得那么大做什么！”

　　景象内，平岛太太俏脸绯红，露出幸福的笑容，紧握着雪代遥结实的肉棒，问道：“一条，你喜欢吗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像是被夺了魂，竟不由自主的说道：“喜欢。”当她说出时就后悔了，怎么把心里话说了出来。

　　平岛太太轻蔑一笑，手轻轻捂住嘴唇。一条太太就见她五根指头都染了黑色的指甲油，有种夺人心魄的妖艳，实在难以想象原本高雅端庄的平岛太太，居然装扮成这副妖媚模样，让一条太太都忍不住心动不已。

　　“可惜一条你不能品尝这种滋味，只能够吃代餐哦。”平岛太太紧握着雪代遥夸张的肉棒，鼻孔肉眼可见的微微缩动，那张美丽动人的脸上露出惬意的神情。

　　“代餐？”一条太太还没反应过来什么意思，就听平岛太太说道：“现在请你按下眼镜左键的按钮，按照我接下来的命令行动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面色古怪，但还是按下眼镜的左键按钮，眼前的景象变得模糊不少，勉强可以看清现实的情景。

　　“现在把2号箱子打开，把里面的机器组装完成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打开2号箱子一看，里面居然是个微型的摄影机和一个小型的支架。组装起来完全没有难度，不过一分钟时间就拼装好了，还调整了下角度。

　　平岛太太面向摄像机的镜头，妩媚的笑出声来，说道：“一条先别急着打开镜头，现在打开3号盒子，挑选你喜欢的首饰。”

　　3号盒子最小，打开一看居然是紫色或者黑色的乳夹和耳环。这些都很正常，但上面挂着的椭圆形牌子却足以叫每一名女性脸红。

　　“挑一个你喜欢的哦。”

　　平岛太太一边说着，一边从其中拿出对紫色耳环戴上，右边印着“奴”字，左边印着“隶”字，和起来就是“奴隶”两个字。

　　“好看吗，一条？”平岛太太摇着脑袋，像是展示自己全新的首饰。

　　一条太太认为平岛太太已经疯了，但心跳却一下跳的比一下快，有种蠢蠢欲动的痒。

　　让她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平岛太太直接把衣服脱掉，露出颀长匀称的身材，让一条太太都呆怔了下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平岛太太白如初雪的娇躯，不得不承认，哪怕平岛太太生过孩子，但身材却保持的很好。明明已经年过三十，但好像才二十七岁上下，仍有种青春的活力。

　　平岛太太一边脱，一边说道：“现在把衣服脱干净，把4号盒子打开。”一条太太犹豫了下，把上半身的衣服脱掉，现出那对果冻般挺俏的爆乳。

　　明明只是录像，平岛太太却仿佛和一条太太面对面一般，说道：“必须把衣服全脱干净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面色不愉，但还是把裤子也给脱了下来，身上只挂着条黑色蕾丝边的内裤。

　　平岛太太安静的盯着一条太太，像是在等待着下文。

　　一条太太没有办法，只得把内裤也褪了下来。那股凉飕飕的感觉，让她很不习惯。

　　她的身材维持得没有平岛太太好，就算平常有在做瑜伽，但总是忙于处理一条家的大小事，身材还是微微有点变化，小腹上有些许赘肉，但那双大腿却比寻常女性更加饱满。并非负面的变化，反而给人种实用的诱惑力。

　　一条太太绷紧脸，厚厚的肥唇撅起，缩住唇边的那枚美人痣，不禁用双手环抱住胸前的那对爆乳。

　　“现在挑选自己喜欢的颜色穿上。”平岛太太弯下细细的腰肢，拿起盒中的眼影勾画好眼眉，给双手涂抹上专用的润滑油，套上粉红色的胶制手套，接着给腿套上蓝色的胶制长袜，拉得特别特别长。

　　“该轮到你了一条。”平岛太太笑容满脸，关键部位一个没有遮住，给人种浓郁的色气感。

　　“哦，对了，差点忘记了。”平岛太太神色如常的从三号盒中拿出对乳夹，直接夹在那对豪乳之上，左右连起来读是“调教”“完成”，配上耳环的字词，合起来就是“奴隶调教完成”。

　　平岛太太脸捧着雪代遥巨大的枪身，闻着那股浓郁的腥臭，双腿肉眼可见的开始湿润，问道：“一条你换好了吗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都看得呆滞住了，被连问了三遍，才回过神来，脸色嗔红一片，恼道：“这种羞耻的事情我才不会做！”

　　平岛太太自顾自的说道：“一条，这是我好不容易乞求遥少爷，才帮你争取过来的机会，希望你能够把握住哦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心下一凛，死死咬住嘴唇，平岛太太说得没错，一条家的生死存亡都被雪代遥牢牢抓在手中，自己不照做的话，惹得少爷一个不开心，只怕再也没人帮得了一条家。

　　这一切都是为了一条家！

　　一条太太像是找到了个借口，给自己擦眼影时，手都在颤抖个不停。她有模有样的学着平岛太太给手脚擦上润滑油，套上蓝色的胶制手套，再穿上紫色的胶制长袜。

　　平岛太太的图像，一言不发的站在她面前，像是在说：“还有呢？”一条太太心跳得要炸了，手和腿都抖个不停，拿起耳环挑选了起来。

　　上面印得基本都是侮辱的称呼，诸如“奴隶”“母狗”“雌畜”这类字眼。

　　一条太太最是讨厌“雌畜”两字，每次看见心跳得都很快，至于乳夹基本上就是“洗脑”“催眠”“调教”这类词汇。

　　光是看着这些字眼，一条太太腹内就有股热流咕噜噜的响，腿间隐隐在发热，脸上流露出厌恶的神情，说道：“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一个都不想选。”

　　正在一条太太磨磨蹭蹭，难以抉择之际，平岛太太忽得说道：“5，4……”一条太太怔了怔，当听见从平岛太太口中吐出3字时，顿时反应过来这是在倒计时。

　　倘若不再时间归0前戴好饰品，这次调教就要以失败告终，只怕要惹恼雪代遥，到那时也没人救得了一条家了。

　　一条太太想到这里，心下大为慌张，不由得手忙脚乱戴上耳环、乳夹，当她反应过来时，不禁感到羞耻。

　　因为在慌忙之下，她选了个“雌畜”，搭配上爆乳上乳夹文字，合起来念：“雌畜极速堕落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想到自己身上戴了这种东西，只感觉头晕目眩，但心跳却一下比一下快，居然有种难以言喻的兴奋。

　　“兴奋……我怎么可能会兴奋……”一条太太自我催眠道，“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一条家，所以才会被逼得做出这种屈辱的事情。”

　　平岛太太现出温婉的笑容，说道：“一条你应该有把少爷为你准备好的首饰戴好吧。毕竟这只是录像而已，我们也看不到你戴没戴上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顿时恍然大悟，这只是普通的VR眼镜罢了，又不是什么监视器，她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没有按她们都要求完全作业？

　　想通了这一切之后，她既羞耻又恼怒，但那颗心的跳动却怎么也慢不下来，只感觉胸膛好像百爪挠心，急于等待平岛太太下文。

　　“现在你把5号盒子打开。”平岛太太命令道。

　　一条太太完全没法停止了，把5号盒子打开来，其中赫然放了根黑色的假阳具。

　　“真可怜啊一条，你只能吃代餐了。”平岛太太的俏脸和雪代遥雄伟的大肉棒来了张极为淫靡的合照，脸上带着幸福之色，眼中却带着几分怜悯，说道：“5号盒子里的假阳具你应该看到了吧？完全按照遥少爷一比一的比例制作出来的，你也只配看着我和遥少爷自慰了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脑袋发怔，光是看视频图像远没实物来得震撼，这根黑色假阳具足有婴儿手臂那般粗长，抚摸起来带着粗糙的颗粒感，不由得口干舌燥，心想：“这个小鬼的肉棒真大啊。”

　　平岛太太笑了笑，说：“一条，你真可怜啊，不会吃代餐都觉得美味吧？”一条太太罕见的没有发火，心神全然不再平岛太太神上，涂了眼影的美目一眨不眨的盯着雪代遥雄伟粗壮的大肉棒，仿佛已经闻见那腥臭十足的雄性气味，不由得紧捏手中的假阳具，两腿间有了股温热在慢慢流出。

　　“现在把6号盒子的摄影机拿出来。”平岛太太从下边拿起微型的摄像机，放在了立起的小型支架上。

　　一条太太学着她的样子组装，但魂不守舍的，连装了两次才组装好。

　　平岛太太笑道：“一条，接下来你就可以对着镜头表现自己了。当然我知道你比较怕羞，你就当成是我，我说一句你就对着镜头说一句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咽了口吐沫，没等她做出决定，平岛太太已经打开摄像机的开始键，逼得她也跟着摁下按钮。

　　平岛太太握着雪代遥的腥臭巨根，鼻孔一缩一吸，明明是个温婉端庄的美人，现在完全是一副痴态，说道：“我叫平岛秀和，是平岛家的现任家主，以前最喜欢的就是栽花裁剪，现在最喜欢的就是和遥少爷在一起做爱。天啊，我以前从来不知道做爱那么舒服，和遥少爷在一起几天，就完全痴迷上了，和我那个废物短小鸡鸡老公完全不一样。我还有一个女儿，叫作平岛希惠，今年四岁半，她以后必须得叫遥少爷爸爸，我也叫遥少爷爸爸，我和女儿变成姐妹了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听着平岛太太的自我介绍，头脑顿时发热，不由自主的说道：“我叫平岛……”忽得把声音放小，生怕被附近人听见。

　　但她突然记起天气仍未回暖，自己早就把窗户关紧，卧室内侧隔音效果很不错，立刻穿过月亮门，把摄像机和箱子通通搬了进去，再也忍耐不住的喊道：“雌畜叫作一条真绘，是一条家的现任家主。”说完之后，隐隐有种痛快的感觉，心中却又觉得不对。

　　一条太太不断安慰自己，只不过是为了一条家献身罢了。再说回来，平岛太太不也是这副样子，自己这样根本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　　她完全被情欲蒙蔽了双眼，耳畔是一下又一下犹如打鼓般的心跳声，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顾虑，大声喊道：“我是头雌畜，叫作一条真绘，是一条家现任家主，最喜欢做的事就是管理家族内务。我没有和遥少爷做过爱，但看见我最好的姐妹被遥少爷洗脑成这样，想来我也不会例外，毕竟我死去的老公只是个短得不能再短的废物小鸡鸡，所以请遥少爷用您那根大肉棒，让我明白做爱的快乐。我有一个女儿叫作一条郁子，今年十五岁，等她再大上几岁，我希望遥少爷让她变成个真正大人，品尝做爱美好的滋味，而不是像我这头空虚的雌畜一样，只能在这使用代餐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一口气说完这么多话，自己都愣住了，小口小喘着粗气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憋了那么久，只感觉肉感十足的大腿间湿热热的。

　　平岛太太哪会等着一条太太念完，稍作整顿了下，对着镜头比了个剪刀手，说道：“现在开始做遥少爷最喜欢的肉棒舞了。”说完，双手抱头，双腿叉开，腰肢后倾，做了出工口开踞的姿态，不断摇晃着下半身，点点水渍不断滴出，亲昵的唤道：“肉棒～♡肉棒～♡”说着时，情不自禁的拿出其中一只涂抹黑色指甲油的小手，捏成小圈的在嘴巴前后伸缩，湿润肥腻的舌头舔个不停。

　　一条太太也忍不住有样学样，但她太过不熟练，做这个动作时差点一个踉跄摔在地上，但却完全没有气馁的意思，不断身子往后倾，任由腿间的水渍滴落在地上，不断念叨：“遥少爷，把你的大肉棒插进来……”

　　镜头前的两位美目都涂着眼影，手腿上都套着艳丽色彩的胶制手套长袜，打扮活像风俗街上浓妆艳抹的骚婊子。还好两女身材和相貌都一等一的美人，能够压制住这种粗俗光艳的打扮，反而给人种黑化般的浓浓堕落感，实在叫男人受用得不行。

　　一条太太面前的摄影机，不断闪烁着红灯，把她入迷的痴态完全展示给了另外一边的雪代遥。

　　平岛太太听见雪代遥不屑似的一笑，立刻夹紧屁股的跪在雪代遥脚前，舔着他的脚趾。

　　雪代遥看着眼下的平岛太太，仿佛和屏幕前的一条太太重叠了起来，她正像只母狗一样舔着地板，把肥臀翘得老高，看得他恨不得一巴掌狠狠拍上去，惩罚这个远比小泉信奈的翘臀还要肥润的大屁股。

　　平岛太太不断向上，玉手摸着雪代遥的子孙袋，不断擦拭枪身，轻轻舔着他光滑的龟头，一下下轻盈的吞吐。

　　一条太太只能吃代餐，有样学样的用着雪代遥那一比一比例的假阳具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她没有闻见塑料味，反而是浓浓的腥臭味，让她深深的吞吐起来，那上下吸附的夸张脸庞，能够轻易把任何一个男人榨干。

　　雪代遥轻轻摸着平岛太太的脑袋，享受着美人轻轻的温吐，再过了十来分钟爱抚过后，一条太太强忍了数分钟，就是为了雪代遥喷在她的脸上那一刻高潮，可在这时，眼前的录像忽得断开了。

　　“不要这个时候没有了！”一条太太急切的吼道，美脸满是潮红之色，只差一点，她只差那么一点！

　　她不断开关眼镜，但并非电源问题，而是录像似乎就录在这里，让一条太太痛苦不已，再也忍不住的躺在地上，分开丰腴大腿，对着镜头搓捻着阴蒂，可始终到达不了高潮。

　　“遥少爷给我高潮……给我高潮……”一条太太从旁边翻来一个乳夹和黑色假阳具，用那个挂着“中出”两字的乳夹夹住阴蒂，再插入小半根雪代遥相同大小的庞大阳具，顿时克制不住最高点，大片大片的水流喷了出来，洒得摄像机都是。

　　一条太太再也没了力气，那对大长腿颤了颤，无力的躺在地上，她从来没有品味过这种滋味，老公在世时也多是应付了事，从不觉得做爱有趣。没想到光是看着雪代遥雄伟腥臭的巨根调教平岛太太，就来了平生第一次的高潮，不由自主的想：“平岛现在应该很幸福吧……光是吃代餐就那么刺激，跟遥少爷真正做爱的话一定很舒服。”

　　她没有力气了，在地上躺了好久，才起身把卫生收拾干净，拖着疲倦的身体躺回床上。

　　明明自己已经很累了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一条太太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居然忍不住伸出细细的长长的两指，慢慢探入腿间，口中念叨着：“讨厌死了，但是你这个小鬼真的好厉害……”短短的十几分钟内，居然自慰了两次，其中还有了次小高潮，把被子都弄得湿了。

……

……

　　翌日。

　　大片大片的太阳光被窗帘遮挡住，但仍然把整间卧室映得分外明亮。

　　一条太太眼皮颤了颤，慢慢睁开了眼睛，身体像是浸泡了温泉水，腹部暖洋洋的，完全不想起床。

　　她看了眼床头柜的闹钟，已经十一点整，头一次这么晚才睡醒。

　　一条太太不禁回味起昨晚的情景，光是用遥少爷调教平岛太太作配菜，就高潮了三次，一直等到凌晨两点多钟才睡。

　　她闻见被窝里淡淡的淫靡气味，那张盛气凌人的面庞不由得蹙眉，恢复平常的状态。

　　可脑子里总是盘旋录像最后中断的画面。遥少爷喷涌而出的浓浓腥臭，明明即将要射在平岛太太的俏颜上，可就是这刻断开了，令一条太太百爪挠心，魂不守舍，她打算跟着雪代遥一块高潮，结果就这样断开了，实在是太难受了。

　　一条太太幻想最后平岛太太的表情，一定是非常幸福吧。

　　她遐想连篇，自己把后续的录像补全，把平岛太太想得十分下贱，在心里不断的编排，等她代入时，就感觉到深深的快乐，兴奋的难以自已。

　　“我都是为了一条家，才不得不听那个小鬼的话。”一条太太小声喃喃道，“我是为了家族，才甘愿自我牺牲的。”

　　话虽然是这样说，但却由衷的有了股兴奋。一条太太自己都被自己吓了一跳，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这么大的欲望。明明就算结婚后，她也从来没有在乎过男女之事。

　　可自从昨夜看见雪代遥调教平岛太太，仿佛给她打开了扇新世界的大门，从来没有想过那么讨人厌的小鬼，居然有着比她心爱丈夫还要大上四五倍的肉棒，光是看着那狰狞的形状，就让她腿软。

　　平岛太太那副痴迷的模样，又让一条太太不由得生出，估计没有哪个女人能够抵挡得了的想法。

　　一条太太赶紧把杂念祛除出去，脑中却不由得浮现出雪代遥俊朗的脸庞，下一刻却又被那根狰狞取代，弄得她不上不下，想讨厌却又讨厌不起来。

　　她起床洗澡，换了身干净衣服，又把装有情趣道具的箱子，放在床底藏好。明明打算删掉自己和平岛的录像，却神使鬼差的留了下来。

　　一条太太深吸一口气，出门去餐厅吃饭。路过的女仆一个个立刻打招呼，生怕被夫人责罚，毕竟她的坏脾气是出了名的。听说昨晚又有个女仆被一条太太扇了一巴掌，吓得她们都不敢通知夫人吃早餐，就是怕无缘无故挨罚。

　　一条太太没有理会，直接去餐厅吃饭。一条郁子也在，注意到母亲面色红润有光泽，笑道：“妈妈，你今天气色很好啊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心里打了个突，不由得想起昨晚的情景，顿时心虚不已，恼怒道：“你吃你的饭去，吃东西的时候不准说话！”

　　“哦。”一条郁子低下头，搞不懂妈妈突然发什么火，不过早就习惯了她的暴脾气，也不敢有微词。

　　一条太太抿了抿肥厚的红唇，旁边那点美人痣往内缩了缩，强作若无其事的用餐。

　　刚刚吃过饭以后，就有女仆过来痛知道：“夫人，有客人过来，想要见您一面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心跳不由加速，强作镇定道：“是……是藤原家的遥少爷吗？”女仆说道：“不是遥少爷，是藤原家的管事，说是有东西必须交到您的手中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心中居然有股深深的失落，定下心神道：“什么东西？”女仆说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包得严严实实的，说是必须夫人您亲自去拿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立刻想起昨夜的道具，心生迫切的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立刻带我过去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女仆应道。

　　一条郁子看着妈妈和女仆离开，总感觉自己妈妈哪里不对劲，可却又说出来。

　　一条太太来到客厅，村上铃音正在这边等候，看见来人问好道：“一条夫人好。”一条太太认得她是雪代遥的贴身女仆，脑中居然冒出念头：“雪代遥荒淫无道，肯定已经品尝过身边人的滋味。也难怪这些女仆都念着雪代遥的好，想必被弄得幸福得紧。”想到这里，不由得心头痒痒，问道：“遥少爷最近过得好吗？”

　　“少爷最近过得很好，不劳夫人您多费心。”村上铃音悄悄瞄了一条太太一眼，猜得到少爷对一条太太有想法，光是想到少爷和其他女人在一起，心跳就不由得加速。

　　一条太太沉默片刻，问道：“遥少爷给您的东西呢？”

　　“在这。”村上铃音提起地上的手提箱，比昨天的箱子大上些许。

　　一条太太能够听见自己心跳声，难道里面装着遥少爷调教平岛太太的后续？光是脑中过一遍，就兴奋的难以自已。

　　村上铃音把手提箱递给一条太太，说道：“夫人，您是不是忘记给我什么了？”一条太太愣了愣，忽得反应过来，沉着脸回了卧室，把昨夜整理好的箱子返还。

　　村上铃音接过箱子，轻声道：“夫人，好好享受。”然后立刻就离开一条家。

　　一条太太则提着手提箱，夹紧腿慢慢返回卧室。

　　期间有女仆撞见这幕，也没有太在意。箱子里无非就是家族与家族间的机密文件交互，自己一个下人，就没有必要多嘴了。

　　一条太太回到卧室，立刻把门窗紧缩，耳边能够听见热流滴落的声响，克制住粗气喘息，立刻输入同样的密码，把箱子打开。用不着多提示，迫不及待的把VR眼镜戴上。

　　眼前慢慢浮现出平岛太太的景象，正微笑着冲着一条太太招手，只不过美脸旁边赫然是根棕黄粗糙的巨根，上面是点点的口红印记。

　　上方传来雪代遥的声音，说道：“平岛阿姨，跟一条阿姨打个招呼。”

　　“一条，你好啊，我是被遥少爷洗脑调教完成的雌畜母猪。跟遥少爷做爱实在是太舒服了，你跟我是从小到大的好姐妹，所以我才把你推荐给遥少爷，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信任哦。”平岛太太跪在地上，自然的打着招呼，一副人淡如菊的端庄姿态，脸上满是恬静的笑容。

　　一条太太用昨夜的录像当作配菜自慰，早就把自己代入平岛太太的视角享受，现在听得她说“雌畜母猪”这类污言秽语，非但没觉得屈辱，反而有种浓浓的兴奋。

　　“快一点……快一点……”一条太太急切得想要看到后续，也亏得录像没法快进，否则早就跳到后面去了。

　　“一条，不必心急，还是老规矩，从小箱子里拿出摄影机组装好。”平岛太太从身边的小箱子里拿出微型摄影机和小型支架。

　　一条太太有样学样，迫不及待的组装起摄影机，看着面前闪烁红光的镜头，她不由得有了丝羞耻感，恢复了些许神智。

　　“现在打开另外一个盒子，穿上遥少爷给你挑选的衣服。”平岛太太命令道。

　　“遥少爷给我选的衣服？”一条太太的那颗心重重的跳了两下，连忙把身上的衣服脱掉，拿出盒子内的情趣制服。

　　光是看着这暴露的服装，腿间的黑色蕾丝内裤隐隐渗出水渍。

　　她咽了口津液，脱掉贴身内衣，没有丝毫犹豫的穿上衣服，是类似于黑色连体丝袜服装，包裹得严严实实，油光发亮。

　　为了方便穿好衣服，一条太太早就把VR眼镜先行放下，露出那双满是水雾的狐媚眼睛，配上肥厚性感的红唇和缩缩紧紧的美人痣，哪还有之前盛气凌人的模样，活脱脱一头缺乏男人征服的雌性。

　　雪代遥特意给一条太太挑选得紧身连体丝袜内衣，完全衬托出她那巨乳蜂腰，肥尻长腿的身材。

　　一条太太照了下卧室当中的镜子，这身服装实在太过羞耻，尤其是该遮得地方不遮，那对爆乳的乳头处是爱心桃形状的缕空，两腿间是肉棒型漏出，可以清晰看见茂森的森林，正往下滴着浓稠的汁液，身上冒着淡淡的热气。

　　一条太太想遮却又没有遮，看着镜头的自己，羞耻之余又有几分自傲，认为自己的身材保持得十分不错。

　　她戴上盒中肉棒型的耳坠，呼出浓浓热气，重新把VR眼镜戴上，平岛太太像是在静静等待，过了三四秒钟，笑道：“一条，这件衣服很适合你啊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由衷的感到羞耻，要是换成平时早就大发雷霆，可是却现在一言不发，兴奋得脸上发烫。

　　平岛太太笑道：“盒子里有一个玻璃瓶你看见了吗？”一条太太弯腰拿出盒子里的一个玻璃小瓶，不过小拇指大小，里面带着股混浊的液体。

　　“现在，把里面的药水倒入衣服露出的缕空处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把瓶盖打开，扑鼻而来的腥臭味，直冲天灵盖，让她不由得腿软，心道：“这股奇特的味道，该不会是……”平岛太太说道：“没错哦，就是你想得那样。遥少爷的精液具有催情的功效，其中混杂了一些迷情药水。我第一次涂抹的时候，啧啧，那种感觉只是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。”说话间，那张端庄美妇的面容猛然间拉长，一副媚男般的痴态。

　　一条太太本来不想涂这古怪的药水，但看见平岛太太这般幸福的痴容，竟忍不住涂抹在三点私处上，哪怕凑得不是很近，但那股腥味仍然臭不可当。可说来奇怪，涂抹过后，腹下居然有股股热气腾腾冒，完全被激发出性趣。

　　平岛太太没有说话，静静的目视前方，也就是正对着一条太太的方向。几秒钟时间，涂抹了药水，本来清清凉凉的私处，渐渐变得灼热起来。

　　也就是这个时候，平岛太太冷下脸，命令道：“不准动手，把脸靠向镜头！”一条太太吓了一大跳，立刻把伸向乳头的手缩了回来。明明只是录像而已，但平岛太太仿佛总是知道一条太太在做什么，总能精准的下达指令，这让有了种倍受监视的感觉。

　　平岛太太目光冷冰冰，就是站在那一言不发。一条太太有些忍耐不住了，涂抹药水的私处又痒又烫，好像有千百只蚂蚁啃食着。

　　平岛太太仿佛能够看见一条太太的表情变化，脸色渐渐缓和下来，说道：“一条，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答一个问题。”一条太太痒得不能自已，喘着粗气道：“你问吧。”

　　平岛太太戏谑道：“一条，你说你这样子贱不贱？”一条太太心生不满，可私处瘙痒至极，让她兴奋不已，想也不想道：“贱，贱极了。”

　　平岛太太道：“谁贱？”一条太太道：“我……我贱……”平岛太太道：“我是谁？”一条太太心跳不已，下意识忽略平岛太太怎么听见自己回答，大喊道：“一条真绘贱！我是一条真绘！”

　　平岛太太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　　“我是一条真绘。”一条太太迷惑平岛太太的问题，但看见她饱含深意的目光，立刻反应过来说道：“我是一条家家主，藤原家紫夫人的姐姐一条真绘，不过现在是遥少爷胯下的一头母猪，正在接受他的调教。”

　　“一条，你这不是很明白吗。”平岛太太微笑道，“现在允许你自由活动，可以使用盒子中的道具哦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闻言，再也克制不住的坐在地上，一手不停的揉捏自己滚烫无比的爆乳，一手从盒中拿出雪代遥一比一比例的艳紫色假阳具，还未放入其中，突然发现自己腹部的肉棒型缕空图案，竟与其大小相同，看着直顶肚脐眼往上走的龟头形状，她的大脑都在发麻。

　　平岛太太笑着问道：“遥少爷的肉棒够大吗？”一条太太呆滞了道：“好大，明明是个小孩子，怎么那东西那么夸张。”平岛太太翘起嘴角，问道：“你死去的丈夫和遥少爷的哪个大呢？”

　　这一问，让一条太太恢复不少神智，看了一眼房间内的丈夫遗照，是个瘦瘦弱弱的清秀眼镜男，比一条太太还矮上小半个头，弱的一阵风刮过来就怕被风吹倒。

　　再怎么说，一条太太和一条先生结婚那么多年，肯定怀有感情，这个问题让她羞耻不已，想起自己丈夫宛若小拇指般粉红袖珍的肉棒，自然是完全比不了雪代遥的，但仍口不由衷道：“差……差不多吧……再怎么说我老公也是个大人……”本来想说是自己老公大上一些，但这种瞎话实在是说不出口，光是大小相同的说辞，就让她心虚不已，心中已然认可：“自己老公的小肉棒，怎么可能比得上遥少爷那么夸张。”只盼平岛太太给个台阶下，却看她笑而不语，完全没有下文。

　　一条太太哪还不知道她的意思，私处正瘙痒着，急需调教缓解，迫切道：“好好好，是我老公的要小上一点，但女人又不是光靠肉棒大小就能获得高潮的，那个小鬼大上一点又能怎么样？”

　　平岛太太微笑的望着她，一条太太再也克制不住，声音沙哑道：“我老公肉棒是比不上遥少爷，这点我承认，平岛你倒是说话啊。”望着平岛太太一言不发，身上的瘙痒完全迸发出来，她再也忍不住喊道：“我老公的肉棒是非常小，但也挺可爱的，你以为你这个臭小鬼肉棒比我老公大好几倍又能怎么样，又臭又粗又丑，看着就让人害怕，你以为有女人喜欢吗，又不是所有女人都是看见你的大肉棒就走不动路了，想给你当性奴母狗……天啊，快点调教我吧，我忍不住了，好吧，我承认我老公鸡巴完全比不上遥少爷，你满意了吧！！？”

　　“还不够。”平岛太太微笑道。

　　一条太太顿时明白了她的意思，知道她是要自己羞辱自己的丈夫，那张脸顿时冷了下来，美人痣在红唇边微微缩动，恢复那张盛气凌人的表情，对着镜头恼火道：“你以为我会为了你的调教，出卖并且羞辱自己的丈夫吗？”话音未落，在平岛太太错愕的表情之下，一条太太瞬间变成一副痴女母猪的媚相，吐出香舌道：“但是遥少爷那根比我老公粗壮好几倍的大肉棒可以。小鸡巴的男人活该被NTR啊，都是我老公的错，要不是你鸡巴太小，几秒钟就射出来，我也不会变成这样。遥少爷，给我给我，我老公是废物短小鸡鸡，还好他死得早，不然活该被阉割掉，求您给我高潮啊，遥少爷！！！”

　　平岛太太通过摄像机看见一条太太的表情，本来错愕的神情渐渐变成理所当然的笑容，用染了黑色指甲的指尖遮住翘起的嘴唇，说道：“一条你说得很好，可惜你还是只能吃代餐哦。”说着，轻轻亲吻旁边雪代遥带着浓浓腥臭味的巨根，对着一条太太眨了下眼睛。

　　“我也要！我也要！！”一条太太发疯似的搓捻乳头和阴蒂，幻想着雪代遥在她身上驰骋，绝对不是她那个短小秒射老公可以比拟的。

　　可就是在这关键环节，眼前的录像再次断开了。

　　“不要，不要在这个时候……”一条太太不停的开关VR眼镜，但并非电量不足，只是单纯的录像结束了而已。

　　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遥少爷，求求您了啊……”一条太太不得已用雪代遥一比一的假阳具轻抚，居然黄橙橙的尿液喷了出来，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缓解，硬是又自慰了两次才缓过劲来。

　　等她恢复神智时，地上一片狼藉，湿一块干一块的，身上带着浓浓的腥臭味。

　　一条太太站都站不稳了，哪还有平常倨傲的神情，茫然若失的去往浴室清醒。那股腥臭味实在太重了，硬是用沫浴露洗了三四次，才去了大半。

　　把卧室清理完成时，天色完全黑了下来。

　　一条太太带着疲倦去往餐厅，看着路过女仆一个个害怕的神情，她才真正恢复过来，重新变成了一条家高高在上的家主，脑中直想：“一群低贱的下人。”

　　一条郁子也在餐厅吃饭，看见自己的母亲过来时，不由自主的紧张，说道：“妈妈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一条太太点了点头，坐下来吃饭。

　　一条郁子鼻子微微缩动，隐隐约约能够察觉到母亲身上淡淡的腥臭味，古怪的想：“妈妈身上的气味好奇怪，应该是我闻错了吧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注意力却没放在女儿和晚餐上，而是不由得回味起刚刚的调教，恨不得是遥少爷亲自调教她。

　　原本她还希望雪代遥越迟找她越好，可是现在却恨不得立刻飞往雪代遥身边接受调教。

　　一条太太本以为雪代遥很快就会接见自己，但接连过去几天，都是录像调教的游戏，由平岛太太主导驯化，哪怕一次也没有被遥少爷操过。但在平岛太太洗脑之下，渐渐的，一条太太也接受自己是遥少爷胯下母猪的事实。

　　一天天都在往私处涂抹那古怪的药水，只感觉身材越来越丰腴，气色也很好了，但就是身体比从前敏感太多。

调教时，风韵有味的丰满躯体搭配上光鲜亮丽的紧身丝袜，活像遥少爷胯下那根大吊量身定制的人体飞机杯。

　　一条太太接连看了一个星期的调教录像，但等到第八天时，发现录像内容不太一样了。

　　“小泉夫人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吃了一惊，平岛太太被小泉信奈取而代之，穿着身雪白色塑身衣和紧身牛仔裤，正坐在床边。

　　她和小泉信奈并不熟络，不过点头之交。但也知道其身份是首相之女，同时也是雪代遥的义母。没想到这名美贵妇也落入雪代遥的虎口。

　　一条太太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屏幕，急迫的等待着下文，小泉信奈不可能只待在那边一动不动。

　　果然，小泉信奈那张俏丽雪白的面容，渐渐变得艳红起来，小口小口喘着粗气，唤道：“遥，不要再玩妈妈了……”

　　现场的灯光慢慢明亮，一条太太这才注意到小泉信奈身下坐着的雪代遥。刚刚光线不是很好，又被小泉信奈遮挡住视线，所以才忽略了身下的雪代遥。

　　雪代遥已经把小泉信奈的牛仔裤褪下，隔着白色内裤，轻轻的滑动着义母的阴部。动作并不是很快，也不是特别慢，而是特别有节奏的挑逗，每次轻轻一划，都让小泉信奈满脸红晕，颤动个不停。

　　一条太太光是看着就有了感觉，立刻把衣服脱得一干二净，轻车熟路的涂上催情药水。

　　“乖儿子，妈妈好难受，不要再摸了。”小泉信奈通红着喘气，身上雪纺衫被拉拽开，那对美乳像果冻一样摇晃。

　　“居然是凹陷的乳头……”一条太太喘气道，手指学着雪代遥的节奏，不停得给阴蒂涂上药水。

　　可是随着雪代遥的又吸又咬，小泉信奈的美乳逐渐变得臃肿，乳头被拉拽出来，夸张的摇甩着。

　　如果不是小泉信奈还没生育，一条太太绝对怀疑下一刻小泉夫人会喷射出乳汁来。

　　雪代遥手指没有停下搓捻阴部的动作，微微用力一压，小泉信奈香舌吐露，轻轻“哦”的一声，两条肉感十足的双腿发直，噗的一声，汁液喷涌得到处都是。

　　“我的天啊，小泉夫人一定好舒服……”一条太太使劲用细长的指头抽插自己的小穴，极力想要品尝到和小泉信奈一样的快感。

　　同为孤单多年的少妇，一条太太自然能够猜测到小泉信奈此刻有多快乐。

　　可无论她如何抽插小穴，就是得不到高潮。

　　自从涂抹了雪代遥给她的药水，身体变得越来越敏感不假，但却愈发难以达到绝顶的要求。

　　“遥少爷好会玩女人……”一条太太经过这几天的调教，态度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，根本不敢像从前一样倨傲，发自内心的服从了。

　　她眼睛发了直，呆呆的望着雪代遥把小泉信奈抬起，架在了床上，他自己则双脚站稳，一左一右的抓住小泉信奈臀瓣，将她的翘臀牢牢固定住，硬生生往两边一掰，阴部、屁眼都被粗暴的拉开扩张，看得一条太太人都迷离住了。

　　“坏孩子，快点用你的大鸡巴狠狠的操死妈妈，我的子宫好痒啊。”

　　小泉信奈主动摇晃着自己的大屁股，用股沟猛烈的蹭着雪代遥的巨根，他慢慢拔了起来，不管一条太太看了多少次，目光总是会被雪代遥那根硕大粗糙的阳具吸引注意，无论对于哪个女人来说，这玩意儿都是骇人般的狰狞。

　　雪代遥没有说话，早就没有从前的怜香惜玉，对准了无毛且饱满的馒头穴，毫不留情的重重一挺，硕大的龟头横冲直撞，并没有受到太多阻拦，阴道完全契合他形状的微微紧缩。

　　“嘶……”雪代遥轻轻的吸了口气，直接就拔了出来，轻轻在小泉信奈的阴户摩擦。

　　小泉信奈空虚无比，又酥又痒，立刻求饶道：“好儿子乖儿子，快点插进来……不要蹭了，妈妈要被你弄得痒死了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并不急着插入，时不时挑逗她的阴蒂，或是塞进小半个头轻轻搅弄，非得她香舌吐露，胡言乱语，弄得她小穴酥烂，满是泥泞为止，这才狠狠拍了下她的大屁股，像是果冻一般微微摇晃。

　　“哦！”小泉信奈吐气如兰，还没等她说完话，雪代遥猛地一挺腰，整个巨根完全没入，嘟得轻响，像是顶到了最深处，但听义母夸张的“啊”了一声，仿佛到达了极点，整个人双目翻白，直接从逼中喷出大股大股的淫水。

　　雪代遥可没有打算那么容易让小泉信奈结束高潮，直接架起小泉信奈双腿，居然就把这名美少妇像个人肉飞机杯一般轻描淡写的抱起，当着一条太太的面，不断的抱起抽插，每下都是无比深重，次次撞得花心深陷。

　　“喔喔喔喔喔……”小泉信奈发疯似的唤着，窒息般的高潮让她屁股痉挛不已。

　　最终，在一条太太渴求的目光之下，雪代遥重重挺腰，让小泉信奈这名坏母亲伸长了脖子，满脸憋红的喷了出来，吐着舌头道：“高了高了……”

　　一条太太发疯似的用手指搓捻自己的阴蒂，可就是无论如何也够不着G点，再也没有一点骄傲的样子，这名美妇大叫道：“我也想被遥少爷抱起来弄到高潮啊，为什么只是让我看着……啊啊啊啊啊啊，我受不了了，给我给我给我给我！！！”

　　可是录像又在这刻中断，一条太太崩溃的叫喊，无比期待被调教的人要是自己该多好。

　　光是普通的自慰已经完全满足不了她，在关键时刻根本高潮不了。

　　一条太太弄了好几次，但每次都像用力抛起的纸团，没扔多高就迅速掉落在地。

　　她眼睛都红了，闪烁着希冀的光，但面对已经中断了的录像，却没了半点办法，只得不甘心的清理干净现场，去往浴室冲刷身体。

　　一条太太自慰多次都没得到高潮，但被花洒喷出的水溅在三点私处，却又酥又麻，好不舒服。

　　她心头赫然一凛，从前自己还没有那么敏感，自从涂抹雪代遥给她的药水之后，一天比一天敏感。

　　可感受着这奇妙的快感，以及变得越发挺翘丰腴的娇躯，一条太太居然没觉得哪里不好，甚至隐隐欢喜这种改变。

　　夜间入眠时，睡梦中全是雪代遥的身影。明明过去一个星期，但遥少爷全然没有亲自调教她的意思，这让一条太太憋得十分难受。

　　终于，在三天后的清晨。

　　村上铃音带来新的手提箱，比以往的箱子来得小上很多。说是手提箱，但是用手提包来形容更为恰当一点。

　　一条太太打开背包，里面没有VR眼镜，而是一张纸条，按照上面的指示，戴上了可供通话的耳麦。

　　另外一头是合成的电子音，勉强可以听从发言者是名女性：“一条，你做好准备了吗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心跳着，本想倨傲的掩盖几句：“准备什么？”但话到嘴边，变成了：“我准备好了。”

　　那端声音突变得严厉，问道：“你准备好什么！”一条太太娇躯立刻挺直，说道：“我准备好效忠遥少爷了！”

　　“现在把摄影机架起来，给遥少爷做个自我介绍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变得兴奋，直接摄影机支架架了起来，面对镜头她显得十分激动，把衣服一件件脱了下来，就像剥了壳的鸡蛋般白皙，只留下黑色光艳的丝袜，以及腿间的黑色蕾丝内裤没脱。

　　她把衣服叠得整整齐齐，像个小方块一样放在足边，旁边摆着双红色高跟鞋，耳环首饰也放在衣服上。

　　一条太太打开摄像机，先是匍匐下去，额头点地，现出光洁雪白的后背，隐隐可以瞧见挤压而出的侧乳。

　　她幻想着至高无上的遥少爷就在面前，结结实实的做了个士下座，足足有三秒有余，才把自己的脑袋抬起来，挤出痴媚的笑容。

　　她感觉自己现在的表情，一定跟录像中的平岛太太如出一辙，卑微的乞求道：“我叫一条真绘，是一条家的家主，藤原家紫夫人的姐姐。我的丈夫已经死了七年多了，现在有个十五岁的女儿，名字叫做一条郁子。我从来都不知道做爱这种事情这么舒服，多谢我的好姐妹平岛，否则我也得不到遥少爷您的调教，求求您真正把我收为母狗，我自认自己虽然已经三十岁有余，但保养得还是很好的，绝对不会让遥少爷您失望。”

　　一边说着，一边抬起自己那足叫任何男人都移不开视线的肥尻，不停的摇晃着那两瓣蜜桃臀，念叨道：“求遥少爷您收留我。”

　　耳麦中的声音说道：“一条，你可真是条好狗。”一条太太想也不想，直接跪在地上“汪汪”叫了两声，早就把自己一条家家主的身份抛在脑后。

　　“现在把‘小道具’涂上药水，然后穿戴好。”

　　“小道具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翻出包里的道具，竟是两根阳具；一枚粉粉嫩嫩不过小拇指大的小型假阳具，另外一根是油得发紫、大得夸张的假阳具。她对后者再熟悉不过，是按照遥少爷一比一比例做成的假阳，上面的每个颗粒凹痕都格外清晰，光是想象遥少爷的巨根进入其中，会给女性带来何种快感，就让她娇躯战栗。

　　耳麦的声音说道：“一条，我听你亲口承认过，你的丈夫小得可怜，是不是就跟那个小阳具差不多大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恢复大半神智，瞥了眼隔壁桌上丈夫的遗照，不满道：“我不准你那么说他……”嘴上冒着浓浓热气，话虽然那么说，但把两个阳具模型放在地上对比，自己丈夫的鸡巴对比起雪代遥来，确实小的可怜。

　　不管她承认不承认，现实就摆在眼前，自己老公那根稚童大小的秒射鸡巴，确实完全比不上雪代遥那远比成人还要夸张的肉棒。

　　一条太太脑中不由得冒出了个念头，心想：“还好老公死得早，不然我跟遥少爷呆上一晚，只怕再也瞧不起他了。”

　　现在对死去的丈夫可能还剩下一点点爱意吧。

　　至于剩下多少？

　　“……”一条太太的表情变得十分古怪，这时耳麦的声音说道：“是吗？那现在选其中一根涂上药水，然后穿戴上。”

　　“老公对不起，我也是没有办法……”一条太太嘴上说爱意，但毫不犹豫的选择了遥少爷的粗大阳具，往上涂抹了特殊药水，那浓浓的腥臭味，让她鼻孔缩放，满脸迷恋的模样，直接把遥少爷的假阳具塞入其中，那阵阵刮擦感让她颤抖不已，好在平时没少借着自慰适应，咬牙重重塞进去，噗得一声正顶花心，一条太太顿时双目翻白，那两瓣翘臀猛地一紧，不断有浓稠汁液滴落，居然小小的高潮一把。

　　一条太太夹住阴道里的巨根，慢慢把手松开，痛苦、舒服、解脱皆有，听得耳麦声音命令道：“现在把衣服穿好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小心翼翼的穿上衣服，不敢有太大的动作。并非怕腹中的阳具掉落，而是太过巨大，一举一动都能刺激其中。

　　她不断的呼气吸气，把衣服一件件穿戴好。经过药水改造的三点，被衣服轻柔刮擦，快感让她大脑阵阵战栗。

　　“现在出去一条家门口，已经有专车过来接送你了。”

　　“我明白了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粗声粗气道，每走一步路，汁液就悄然顺着内裤流入丝袜当中，让黑丝更加光鲜亮丽。

　　她尽量适应这种快感，一步步挪动着走路，直接离开了卧室。

　　路上有一名名女仆，遇到神色古怪的一条太太，却都不敢表露出来，毕恭毕敬道：“夫人好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没有理会的擦身而过，女仆们鼻子缩动，隐隐闻见奇怪的腥臭味，但碍于一条太太平时积威甚重，都不敢表露出来。

　　一条郁子正好在院中闲逛，看见自己母亲出来，妈妈一身宴会装扮，上半身是红色紧身衬衫、腹下是闪烁彩色光芒的皮裙、黑色油光丝袜搭配七厘米长的红色恨天高，活脱脱一个美艳蚀骨的寡妇，吃起男人不脱骨头，可不是常人能够享受的美丽。

　　一条郁子连忙上前道：“妈妈，你要去哪？”一条太太强忍着身下快感，板起张冷脸道：“大人的事小孩子少管，作业做完了吗，还不快点回去复习功课！”

　　“是。”一条郁子耷拉下脑袋，不敢跟母亲犟嘴，只是看着母亲远去，鼻子能够闻见浓重的腥臭味，让她面露古怪之色，是自己闻错了？还是哪里冒出的味道？却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威严满满的母亲。

　　一条家门口停着辆银白色的加长轿车。

　　一条太太看见车上的村上铃音，已经用不着耳麦指示，直接开门上车，坐下时，那根由内直上的假阳具又往上顶了一遭，让她双目迷离，浑身颤抖，心中直想：“假的就那么厉害，换成真的还得了？”

　　村上铃音注意到一条太太的不对劲，出声问道：“一条夫人，您哪里不舒服？”

　　“没事。”一条太太仅存的自尊心，不允许自己在熟人面前露出痴态，勉强保持着自我。

　　不知道车子要开去哪里，时间都过去个把小时，道路越来越偏僻，让一条太太坐立难安，尤其是暗中正接受着调教，牙齿咬了肥唇不知道多少次，才把娇喘咽回喉咙里，那双丝袜长腿都被汁液染得发亮。

　　终于，车子在一间荒凉的一户建前停下，村上铃音微笑道：“一条夫人，您可以下车了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咽了口津液，慢慢走近一户建前。门没有上锁，一推就开。进入荒凉的院子，推开纸拉门，看见其中的景象不由得一怔，呆呆的道：“管家？”

　　桃沢爱独身一人，站在中央位置，美艳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人味，平静道：“你比我预测得还要晚来一小时。”

　　“你什么意思？遥少爷呢？他怎么没有在这？”一条太太对于桃沢爱怀有敌视的态度，对儿时被她狠狠扇了一巴掌的事至今耿耿于怀，现在看见桃沢爱都感觉脸上隐隐作痛。

　　“你这身打扮是什么意思……”

　　一条太太现在才发现桃沢爱打扮不太对，一身紧身胶衣打扮，足上是长长的高跟靴子，配上冷冰冰的娇颜，活脱一副女王扮相。

　　“少爷还有要事处理，没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你这条母狗身上，由我让你认清自己的地位。”

　　桃沢爱有条不紊的说道，让一条太太脸色火辣辣的难看，尊严绝对不允许她在自己曾经的仇人面前屈服，说道：“你以为我会听你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脸上结结实实挨上一记脆响，让她脑袋嗡嗡作响。

　　从来都是她打别人，何尝被其他人打过？

　　一条太太本想发作，但抬头看见桃沢爱冷冰冰的神色，心中顿时发虚，听得她道：“贱狗，谁让讲话了，现在给我跪下来。”耳边不单单只有桃沢爱的话语，耳麦里还传出冰冷的电子音，与她说的话一模一样。

　　一条太太心里顿时空落落的，哪还不知道自己之前也在接受桃沢爱的调教，胸口开始酥酥痒痒，膝盖不由得一软，居然直接跪在地上，艳丽无双的美脸挤出谄媚的神情，居然吐出香舌道：“汪汪汪。”

　　桃沢爱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，神情冷漠的把长靴踩在一条太太面前，把尖头光亮的鞋面对准了她，说道：“真是条贱狗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明白桃沢爱的意思，本来还想反抗一二，但看见她蔑视的神情，心中说不出的快意，居然乖乖伸出舌头去舔她鞋面，越发堕入这等无间快感当中，经过一个星期的录像调教，直接张口说道：“主人，我本就是您的母犬。”

　　“很好。”桃沢爱很满意她的屈从，也用不着自己在费心调教一番，“把脑袋低下来，屁股抬高一点。”

　　“是，主人！”

　　“嗯？”

　　“汪汪汪！”

　　一条太太识趣的一边吐舌头，一边学狗叫，心中不断催眠着自己：“我是一条母狗我是一条母狗。”

　　桃沢爱绕到一条太太身后，直接把她的皮裙扯起，黑丝翘臀顿时像果冻一般摇曳，充满了弹性，说道：“你的屁股很大很翘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拿住露出小半截的假阳具尾端，轻轻的转着。

　　“噢噢噢噢噢……”一条太太顿时惊叫起来，红唇紧缩，双眼泛白，大脑皮层像是被根羽毛挠个不停。

　　桃沢爱懒得用手搓了，直接抬起高跟长靴，用尖头高跟顶着她的屁眼，时不时踩上两脚那根假阳具尾端。

　　一条太太舌头都爽得伸出来，直唤道：“要死了……要死了……”桃沢爱完全把一条太太当成头家畜，平常就经常调教不懂事的下人，哪会丝毫没有任何怜惜之情，直接用鞋子高跟刺激她的肛门，同时微微用力的踢着假阳具。

　　“我的天啊，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一条太太爽的口齿不清，桃沢爱冷冰冰的道：“说话！”一条太太脑袋都像要被融化了，说道：“我……哦哦……我天……我该说什么？”桃沢爱足上践踏的动作不停，仍旧道：“说话！”一条太太舒服的嘴角全是口水，说道：“哦，主人……女王大人……我是贱狗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尖头高跟轻轻一插假阳具，噗得一声，水渍不断溢出来，一条太太发疯似的鸣叫着：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母狗高潮了！！”一条太太屁股和脑袋一起抬得高高，居然无视桃沢爱高跟长靴，逼中像是有尿液喷出，那根黑色的假阳具直接被顶得出来，弄得满地都是黄白液体。

　　桃沢爱特意给了一条太太一会儿喘息机会，把长靴伸到她面前，说道：“我的鞋子都被你弄脏了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毫不犹豫的伸出舌头舔干净，不断汪汪汪的叫着，像是乞求着管家的原谅。

　　桃沢爱像个冰山美人，满脸都是冷漠，执行着少爷交给她的调教任务。她驯化起下人来是一等一的好手，再桀骜的奴才在她手中都撑不过一天，更别说外强中干的一条太太了。

　　她拿出特制的皮鞭，给一条太太下达任务，稍有不如意之处，就是皮鞭一甩，痛得一条太太嗷嗷直叫，不过却更像一头听话的美人犬。

　　桃沢爱下手很有分寸，自然不会打坏一条太太，再怎么说她也是少爷点名的物品，肯定不会轻易损坏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……

　　夜色降临。

　　月亮高高悬挂天际。

　　桃沢爱牵着狗链，漫步在偏僻的道路上。

　　一条太太脖子上挂着个项圈，上面挂着母犬的名字：一条真绘。

　　她身上挂着乳钉、高高抬起的屁股上是条不断摇晃的毛茸茸尾巴，隐隐约约间还可以看见下面露出粗大的紫色假阳具，正不断有淫水流出。

　　一条太太生怕有行人路过，看见她这副下贱的样子。再怎么说自己曾经也是一条家家主，怎么能够接受这种露出？感受着冰凉凉的空气，不由得越发兴奋。

　　殊不知，雪代遥早就安排好了一切，附近绝对不会有第三个人，就连道路也清理过一遍，没有任何沙石，否则一条太太像狗一样在地上爬行，早就把手掌膝盖磨破了，但就算如此，一条太太爬了会儿，也明显感到力不从心。

　　桃沢爱注意到了，领着她到电线杆旁边，却没有下达任何一道指令。一条太太正迷茫着，突听桃沢爱轻唤道：“嘘——”

　　一条太太顿时明白桃沢爱是什么意思，是让自己学狗撒尿。她脸涨得通红，这个命令实在太过羞辱了，但只是脑中犹豫了两三秒，居然就高高抬起那条大长腿，稀里哗啦的撒起尿来，她竟然可耻得有了快感，忘记自己身为人的身份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一条家家主，而是桃沢爱足下的一条狗。

　　桃沢爱牵着一条太太回家，她就像虚脱了一样，回到家之后脑袋趴在了地上。

　　桃沢爱狠狠的一抽皮鞭，一条太太顿时精神起来，讨好的冲着管家摇尾巴，吐舌头。

　　“贱狗不打不行。”桃沢爱冷冰冰道。

　　一条太太趴下脑袋，服从的汪汪叫，突然发现桃沢爱已经绕到自己身后，猛地一抽尾巴，噗拉噗拉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响起，一连串粉红色弹珠大小的拉珠挂在半空。

　　“哦！”一条太太夸张的发出雌叫，鼻孔不断缩放，突然口中又是一声销魂的惊叫，原来是桃沢爱把她的假阳具也硬拽了出来，声音带着讥讽意味：“一条，我终于知道你是怎么当上一条家主的了，一个足够松垮的屁眼和一张足够紧致的小穴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面带屈辱，可是随即却感到无与伦比的兴奋，当她想表达自己忠心时，却发现管家居然也跪在了地上。

　　她不明所以，本能的往桃沢爱跪地的方向看去，雪代遥从暗处中走出，左右两边是平岛太太和小泉信奈。

　　“少爷，我已经完成您的任务，把一条调教成功。”桃沢爱轻声道。

　　“很好，过来吧。”雪代遥说道。

　　一条太太偷偷抬起头，惊人得发现本来冷漠的管家，脸上隐隐浮现出痴容，居然与她的神情如出一辙。

　　她本来以为高高在上的管家，在少爷面前与自己没什么不同，也只是个普通的雌女而已。

　　当着一条太太的面，雪代遥直接开始对桃沢爱进行褒奖，看着不断发出舒适娇喘的管家，一条太太本能的想要开始自慰。

　　平岛太太提醒道：“一条，你在干什么，还不快过来。”小泉信奈柔声笑道：“一条太太，该轮到你了。”

　　一条太太宛若半梦半醒，在两人的指点下来到少爷身后，帮忙推着他的屁股，粗大阳具狠狠的抽插着管家雪白的翘臀，听着她发出的悲鸣声，一条太太越发尽力的帮忙，听着桃沢爱在少爷面前自称奴隶雌性，顿时那副女王的面孔被打个粉碎。

　　原来……原来冷艳的桃沢爱在少爷面前也与她一样，想到这里，一条太太报复性的推着雪代遥屁股，每下粗重的撞击，都带起桃沢爱雪臀阵阵臀浪，听着她的娇喘声，一条太太再也不惧怕桃沢爱了，可取而代之的是雪代遥的尊敬与崇拜。

　　看着同样跪在地上的平岛太太和小泉信奈，一条太太这回真正发自内心的屈服，她也想像管家一样得到高潮。

　　“给我给我给我给我！！”

　　一条太太跪在地上，直接给雪代遥磕头。

　　“一条阿姨你就这么想要吗？之前你的态度可不是像现在这样。”

　　“我之前都是在装纯，我其实只是少爷胯下的一条母猪雌畜，求求少爷您给我高潮吧！！”

　　雪代遥从桃沢爱雪臀中抽出肉棒，长长的影子笼罩在一条太太的脸上，他说：“一条阿姨一定很不开心我威胁你吧，两个月时间其实是我在玩笑，我一定会帮助一条家渡过难关，现在你已经可以走了。”

　　“我可以走了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怔在原地，从雪代遥的表情中，可以看得出他是认真的。

　　“是啊，一条家已经渡过难关了，一条阿姨你可以走了。”

　　“走？”

　　一条太太僵在原地，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　　她昂起头颅，像是要恢复从前高高在上的模样，那点美人痣都仿佛要变得高贵起来，可是下一刻，她不停的用大屁股磨蹭雪代遥的巨根，哭求道：“我不要我不要……一条家送给遥少爷您了，求求您调教我控制我，实在不行……实在不行……”她发疯似的抚着脸庞，感受着股间那庞大的肉棒形状，喊道：“我把女儿也送给遥少爷您！！爸爸操我！！！”

　　“你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！”雪代遥再也忍不住，一把摁住一条太太的侧颜，不断用指头挑逗着她的香舌，另外一只手狠狠拍打她的屁股，不得不说一条太太的臀部是所有女人里最为夸张的一个，臀浪一波接着一波。

　　一条太太再也受不了了，含糊的娇喊道：“我全听您我全听您的，都给您都给您。”雪代遥狠狠的插入其中，一条太太脑袋夸张的昂了起来，这股快感让她小小的高潮了一把，原来真的比假的舒服太多太多了。

　　雪代遥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想法，狠狠把一条太太的脸摁在桌上，纯粹征服似的插法，每一下都顶在最深处，让一条太太沉沦其中，她想要的就是这个！！！

　　“给您给您，我给您当一辈子家畜！！！”一条太太脑袋都要融化了，感受着身后重重一点，子宫口都被撞开了，她凭生第一次感到这种快感，不知道是尿液还是体液齐齐喷出，“一条家……女儿……我……都给您……”

　　一条太太再也说不出话了，舌头都爽得酥烂，看着平岛太太、小泉信奈、桃沢爱站在一边，脸上似期盼似平静似羡慕的神情，她从未有现在这刻如此满足，打心眼里认定了主人，全身心变成遥少爷胯下的雌畜。

【桃沢篇】

　　深夜十二整。

　　夜空黑蒙蒙一片，没有月亮没有星星，似乎就连道路两边的灯光都暗淡不少。

　　桃沢咲夜下意识整理了下身上的女仆装，拉了拉腿上黑色过膝袜，精致的小脸上不可遏制带上紧张的情绪。

　　她快速的扫视了下四周，生怕突然从哪冒出位值夜班的女仆。

　　但她知道这种情况基本上不可能发生。每个守夜的女仆都有自己的岗位，不可能擅离职守。

　　桃沢咲夜只是单纯的紧张而已，她一想到接下来自己可能要做的事，心脏就不由自主的狂跳，连她也没有发觉自己的步伐越来越快，呼吸中都带着某种期盼。

　　桃沢咲夜穿过这片长长的空地，很快到达了竹林入口。这片区域没有开灯，只有远处零星的光亮可以映射过来。

　　在晚上，女仆们是不允许进入紫夫人办公房区域，附近显得静悄悄的。

　　桃沢咲夜没由得感到些许惶恐，强迫自己静下心，穿行过这小片的竹林，远远望见办公房透出的灯光。

　　她一下子加快了脚步，灯光越来越亮，房屋中的声响越来越清晰，让桃沢咲夜的脸有些发烫。

　　纸拉门像是特意留了条缝隙，足够桃沢咲夜往内眺望，可以看清里面的人和物。

　　屋内光线像月光般朦胧，雪代遥和桃沢爱面对面站在一起，像是要融入在这片月色当中。

　　桃沢咲夜偷窥着，脸庞不由自主的发热，喃喃着少爷和妈妈。一个是自己的心上人，一个是自己最为崇拜的母亲。两个人即将交融在一起，让她胸口堵堵的，可却又移不开自己的眼睛。

　　“咲夜……”雪代遥小声道，但在这片寂静的黑夜中格外清晰。

　　桃沢咲夜吓了一大跳，差点就要主动暴露，却不曾想，自己的母亲乖巧的应了一声，说道：“是的，少爷我在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还是第一次听到自己母亲声音这么温柔，而且叫得还是她的名字，母亲还答应了？这让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。往门缝内瞧去，桃沢爱居然穿了件白色的女仆装，和她身上的样式差不多，似乎是很早以前的衣服，穿起来不免有几分紧绷，却给人种特殊的色气。

　　桃沢咲夜吃了一惊，因为自己的妈妈头上绑着她相同的单边马尾，恭恭敬敬的说道：“请少爷原谅我早上对您的无礼。”

　　“咲夜，我没有放在心上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再次听见雪代遥喊她的名字，心中起了股异样的感觉。她看了看门缝内母亲的打扮，顿时反应过来母亲和少爷正在玩角色扮演，其中母亲扮演的角色就是她自己。这令她的心情越发复杂。

　　桃沢爱跪在了地上，在月光中给雪代遥磕头行礼。这番规矩的行为让偷窥的女儿慌张，她从来没有想过母亲会向别人行礼，就算面对紫夫人也不需要做到这种地步。

　　桃沢爱慢慢直起腰，轻轻把雪代遥的裤子拉下，啪的一声，一抹狰狞的黑色打破了月光的圣洁。

　　“啊？”桃沢咲夜吓了一跳，差点喊出了声，好在及时捂住了嘴巴，没有让少爷他们发现。

　　她目光直勾勾的盯着雪代遥身下夸张的阳具，脑中有所宕机。通过学校的保健课，她了解一点男女之间的基础知识，但还是第一次见到男性的私处。

　　桃沢咲夜从来没有想过雪代遥的私处如此夸张，就像搅动火炉的烧火棍，硬得发黑，给人种滚烫坚硬的感觉。

　　“一点也不好看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微微有些嫌弃，越看少爷的阳具越觉得狰狞，总感觉有些吓人，心中竟有种说不出的紧张。

　　她本来以为少爷相貌俊美，身下那活计应该像少女指头那般秀气精致。但事实完全出乎她的意料，简直就是颠倒着来。雪代遥相貌越英俊，那阳具就越显得狰狞臃肿。

　　明明应该恶心才对，但桃沢咲夜就是忍不住偷偷瞥上那玩意儿几眼，目光总是难以挪移开，让她自己也搞不明白。

　　更加让她奇怪的是，自己的母亲却一点也没有感到恶心的意思。当桃沢爱俏手扒下少爷裤子时，那根狰狞的阳具就像抽了个大巴掌，毫不留情的狠狠扇在了母亲的脸上。

　　可桃沢爱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恼火，反而像是被摄住了一样，痴迷的看着那活计，双手恭敬的捧住子孙袋，宛若月光般圣洁的脸庞，轻轻蹭着雪代遥的阳具，居然要鼻子轻轻嗅着雄臭味。

　　桃沢咲夜在门外看得很清楚，可以听见母亲粗重的喘息声，正带动浓浓的热气，看得她都呆怔住了，面色带着复杂，她从来没有看见过高冷的妈妈居然露出这副痴态。

　　雪代遥摸了摸桃沢爱的脑袋，拉了拉她金色的单马尾，用不着少爷多说，红润饱满的嘴唇亲吻了口少爷的龟头，含住小半端的开始口交起来。

　　她并不着急整根含住，而是用舌尖在龟头沟打转。

　　桃沢爱原本从来没有过口交经验，但通过一次次侍奉少爷，逐渐领悟了许多技巧。她跟其他女性不同，总是喜欢用理性来总结规律，期望自己做到最好，希望少爷能够在她身上，享受到无与伦比的快乐。

　　桃沢爱把自己的小嘴当成工具，脑中只想着让少爷欢愉，樱花般红润厚实的嘴唇每次抿在雪代遥紫色的大龟头上，每一下都能给他带来格外的刺激，是其他女人不曾给过的，让他不禁嘶嘶的吸了两声，说道：“咲夜，我好舒服。”

　　门外偷窥的桃沢咲夜不由得像是触电了一般，双腿软得有点站不住，可是眼睛却舍不得挪开，不得不换了个位置，单膝下跪的继续偷看。

　　桃沢爱表面上没有表情，但心中却早已情欲泛滥，真把自己代入女儿的身份，说道：“少爷原谅我，少爷原谅我。”

　　“好，我原谅你。”雪代遥舒服道，声音都微微变化，忍不住又嘶了一口气，桃沢爱那只俏手正灵动的揉着他的子孙袋，让他怀疑睾丸上是否也有穴道，每次挤按都恰到好处，配上时深时浅的口交，实在让人欲罢不能。

　　雪代遥飘飘欲仙，几个呼吸过后，桃沢爱的动作有些慢了，让他不由得往下看，桃沢爱正用期盼的目光望着他，雪代遥顿时明白她的期望，再也没有怜惜的抓住她的金发单马尾，把她当作飞机杯一般前后抽动。

　　“哦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嘴唇真空吸般被拉长，再也吸吮不住的“啵”了一声，嘴巴从那根长长的阳具上抽出，再也维持不住那张冷脸，面上流露出痛苦之色。

　　这可把屋外的桃沢咲夜吓了一大跳，还当雪代遥在性虐待她的母亲。

　　雪代遥并没有停下的意思，拉拽着桃沢爱的马尾，让她把整根阳具含了进去。

　　又是啵的一声，桃沢爱红润诱人的红唇黏在雪代遥的蛋蛋上，留下鲜红的唇印。

　　“我的天！”

　　桃沢咲夜真得被吓倒了，她没想到母亲居然真的把雪代遥那夸张的阳具整根含入口中。

　　明明他的那根玩意儿那么大那么粗，她完全相信不到母亲居然能够含进去，这让她的嗓子发痒想吐，那个长度她毫不怀疑能够把母亲喉咙捅个对穿。

　　更加让桃沢咲夜难以想象的是，桃沢爱非但没有痛苦，眼神中渐渐带上销魂般的快乐。

　　雪代遥深深的吐出一口气，看着隐约浮现出痴态的桃沢爱，特地用言语刺激道：“你这喜欢深喉的痴女。”拉拽着她的金发单马尾，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惜，粗暴的抽出深入。

　　雪代遥早就了解桃沢爱的癖好，享受过她的每一寸肌肤，明白她的忍耐极限，并不担忧她承受不了。

　　桃沢爱的丰润红唇宛若刀鞘，从头插到尾，从尾插到头，时而亲吻少爷的龟头，时而啵得声整根没入，在雪代遥的蛋蛋上留下香艳的唇印。

　　那根狰狞的雄伟阳具，每一寸都沾满了屈服的津液，在月光的照耀下格外醒目。

　　“操死你咲夜！”雪代遥喘息道，用力的顶着桃沢爱的喉咙。身为咲夜的母亲，桃沢爱为女儿付出太多太多了，每次女儿得罪少爷，都得用自己的身体让少爷消火。就算少爷不是小器的人，不会记挂在心上，但自己总归得让少爷满意。

　　桃沢爱也进入了状态，话语含糊不清，却能够让人明白说的是什么：“少爷操我，好好教训我这个没大没小，缺乏管教的小女仆。”

　　“啊！”

　　桃沢咲夜都看呆住了，她实在难以接受自己的母亲扮演成她，给自己最心爱的少爷玩弄。

　　可想是那么想，看着少爷粗暴的拉着桃沢爱操弄，狠狠玩弄自己妈妈的红唇小嘴，自己居然不争气的有了感觉。

　　桃沢咲夜换了个姿势，不再是半跪在地，而是胡乱趴在地上，纤细的指头往下探，在阴蒂上揉捏。

　　随着雪代遥抽插的动作越来越快，桃沢咲夜也加快手上的动作，美目发了直的眨也不眨。

　　明明她极少自慰，也从不认为自己会沉迷其中，还是头次追求母亲那般的快乐，但一时之间总是难以高潮。

　　桃沢咲夜感觉四肢拉伸不开，深深的看了眼屋内的景象，把这幕深深印在脑中，挪换了位置，居然就叉开光洁的双腿，在走廊门口自慰了起来。

　　她脑中满是雪代遥操弄自己的母亲，总是忍不住代入自己，听着其中零星的喘息声，她不由得加快自己的动作，希望能够到达母亲一样的极乐。

　　但快乐升温的实在太慢，光凭两根指头实在难以到达顶峰。

　　桃沢咲夜难以忍耐等待的枯燥，竟不由自主的联想起雪代遥那根夸张的阳具，喃喃道：“要是少爷的话……我一定会……哦……妈妈……少爷……”话里话外居然早没之前的嫌弃，突然明白自己的母亲为什么那般快乐。倘若如同指头般秀气，自己的母亲也不会轻易被遥少爷驯服调教成这样。

　　屋内的喘息在桃沢咲夜耳中越发清晰，她的口鼻也开始娇喘，脑海里满是少爷玩弄自己的母亲的情景。

　　桃沢爱那张高洁艳美的脸蛋，在少爷一下下的冲刺当中逐渐堕落，宛若月光落在幽幽的水潭上，被风搅得凌乱不堪。

　　原来自己最崇拜的妈妈，在少爷面前是这副面孔。

　　桃沢咲夜忍不住想着，那张和母亲相似的面容宛若桃色般涨红，她岔开光洁的双腿，两根洁白的指头像月光般滑溜。

　　她希望自己暗恋的少爷狠狠征服自己最为崇拜的母亲，把桃沢爱拉下高洁的神坛。

　　听得房内隐隐约约的喘息，桃沢咲夜呼吸越来越重，她忍不住把自己代入母亲，就像桃沢爱装作女儿一样。

　　自己母亲的脸庞和自己的脸不断交换重叠，她什么也顾不上了，手指不断的搓捻，小声叫个不停：“少爷操我妈妈，少爷操我……少爷操我妈妈，少爷操我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感觉房间内的呻吟声越来越大了，她感觉自己即将要到达顶峰，再也克制不住的喊了出来：“少爷操我和我妈妈！！”就在这时，纸拉门突然打开。

　　桃沢咲夜愣在原地，那绝顶的高潮卡在最顶端再也冲不上去了，呆呆的望着居高临下的雪代遥和桃沢爱，可以清楚看见两人脸上的每一分神情变化。

　　雪代遥和服半敞，隐隐可以看见他结实的胸膛，尤其是身下挂着那根粗长的狰狞，给人种雄厚的男性魅力。

　　桃沢爱完完全全的贴在雪代遥身侧，像团美肉附庸，时不时用自己的俏手挑逗少爷的睾丸，像是完全屈从的雌性。倘若不是她那张冷淡的美脸，桃沢咲夜绝对不敢确定眼前的美少妇就是自己的母亲。

　　“妈妈……少爷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脑子像宕机了，手指还停留在阴蒂上，正正面向居高临下的两人，望着少爷的微笑和母亲严厉的眼神，那份高潮卡在最顶端，随即马上落了下来，就这样不上不下的卡着。

　　但肉体的本能反应却没有那么快结束，咻咻咻的居然从身下喷出点点滴滴的水渍。液体宛若尿液般流出，白白的水滴漏了出来，止也止不住。

　　那份高潮完完全全的被寸止住，就像无能性器般的流出液体，有几滴甚至溅在雪代遥的白袜上。

　　桃沢咲夜非但没有感受到宣泄的快感，仿佛有种被强行打断般的难忍，面对着妈妈和少爷，心中只剩下羞耻了。

　　“咲夜，跑到主人房间外头自慰，可不是女仆应该做的。”桃沢爱冷冰冰的说道，哪怕她身上穿着紧绷色气的女仆装，仍然带着上位者般的气度。

　　桃沢咲夜低下头，可随即想起母亲刚刚在雪代遥身下的痴态，认为妈妈和自己没什么两样，张了张嘴巴，本想不服气的说：“可是妈妈你也没遵守规矩，跑到少爷房间做那种事。”但话还没有说出口，桃沢爱已经伸出自己那油光发亮的黑丝长腿，可以清楚看见丝内诱惑的五趾，毫不怜惜的踩在女儿的阴蒂上。

　　“哦！”

　　桃沢咲夜剧烈的颤抖了下身体，正巧被母亲踩在她的敏感点上，尤其是那穿戴黑丝的脚趾比手指粗糙，摩擦上一下就让她酥痒难耐。

　　“不准顶嘴！记住自己的身份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！”桃沢爱冷冰冰的说道，身体攀附在雪代遥结实的胸膛上。

　　“是，妈妈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颤抖道，话音未落，身子又是触电般的猛烈颤抖。

　　桃沢爱冷冷的道：“错了。”

　　“是，管家……”桃沢咲夜喘气道，好不容易才反应过来，桃沢爱不喜欢自己在别人面前称她为妈妈。

　　桃沢爱这才收回脚趾，在灯光之下，油光黑丝被淫水染得越发油亮，毫不留情的说道：“记住，你现在不是我女儿。做错事，就必须有惩罚。”

　　“是，请管家责罚。”桃沢咲夜竭力的直起身子，黑色内裤还挂在一边腿上，但不敢穿回去，只能用跪坐的姿态，正襟危坐的跪在地上，还好衣装还算整齐，黑色过膝袜也仍穿在腿上。

　　桃沢爱翘起脚趾，大拇趾勾起足尖黑丝，说道：“都是因为你，脚都被弄脏了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身子微微一颤，脑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的情景，已然明了的趴在地上，伸出粉红色的香舌，还没等接近母亲的黑丝玉足，脑袋就直接被桃沢爱踩在足下，上方传来恼怒的声音：“谁让你舔我的？”

　　桃沢咲夜脑袋生疼，俏丽的脸庞以及香舌，跟肮脏的地面来了个亲密接触，没想到自己的母亲居然毫不留情的惩戒自己，同时也搞不懂自己哪里做错了。

　　“我怎么可能比得上少爷？”桃沢爱指了指雪代遥白色袜子上的水渍，“看看你刚刚做得好事，怎么敢把少爷的袜子都弄脏了。”

　　原来是这样吗……

　　桃沢咲夜心中茫然了下，同时感到头上的力道一松，慢慢爬了过去。雪代遥小声说道：“爱姨，也用不着做到这份上。”桃沢爱恭敬道：“少爷，平时她犯了错，都是我在背后帮她，求您原谅，所以才让她一直搞不懂分寸，这次必须得让她明白什么叫作尊卑，往后才方便服侍您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爬到雪代遥脚边，听见妈妈的话，顿时明了母亲在自己背后付出许多。有可能自己每次与少爷犟嘴，母亲都要迫于无奈，请求少爷原谅。有可能母亲的堕落，也是因为她的不懂事，才变成如今这副模样。

　　想到这里，桃沢咲夜大为羞愧，看着少爷趾上打湿的白袜，羞耻之余，吐着香舌竟不知该如何是好。

　　突然，桃沢咲夜脑后传来阵巨力，直挺挺的把她压在地上，眼前就是少爷的趾头。

　　“还愣着做什么，舔！”桃沢爱冷漠的说，好像在调教不懂事的女仆，而不是自己的亲生女儿。

　　桃沢咲夜用舌头舔弄着雪代遥袜子上的水渍，一想到是自己喷出的液体，不禁大为羞耻。

　　“光舔着一个地方够吗？”桃沢爱拽起女儿的单边马尾，硬生生拉着她起来，顺着足趾，舔上小腿大腿。

　　桃沢咲夜从来没有过现在这般羞耻，尤其是曾经极少对少爷露出好脸色，总是摆出一张傲娇的冷脸，但没想到现在自己居然屈从在少爷胯下，一想到与平日里形成的反差，仿佛能够听见身下粘稠稠的水滴声。

　　“咲夜，把头抬起来。”雪代遥轻声道。

　　桃沢咲夜用口中那小瓣香舌，已经舔到雪代遥的大腿，听见他的话，本能的抬起脑袋，身体不由得一怔。那根庞然大物完全遮住自己的视野，显得狰狞而可怖，更糟糕的是，还散发阵阵淫靡的雄臭味。

　　“好臭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能够闻见那个大家伙身上刺鼻的臭味，有种本能的反胃感。可让人奇怪的是，脑中居然隐隐有种惬意的舒适。

　　桃沢爱放开了女儿的金色马尾，从她这个角度看去，桃沢咲夜的眼睛那片区域完全被少爷的大肉棒遮挡住，还能听见女儿抱怨好臭的声音。

　　可桃沢咲夜嘴上说好臭，但却忍不住朝着雪代遥的巨根靠近。她感觉自己一定疯了，明明是那股子臭不可当的恶心气味，但她闻久了却心情愉悦，两腿间止不住的泛滥。

　　“少爷，我帮你舒服起来。”桃沢咲夜学着母亲刚刚的动作，一手揉着少爷的睾丸，另外一只俏手擦拭枪身，樱桃小嘴直接含住了龟头。

　　雪代遥居高临下的望着桃沢咲夜，呼吸连快上半分也没有，但仍用满意的目光望着她。就算桃沢咲夜的口交手法很生涩，但看着这般妙龄少女全力以赴，还是别有风味的。

　　桃沢爱皱着眉头，盯着卖力的桃沢咲夜，本来她刚刚想出手教训女儿——还未征得少爷同意，怎么能够擅自做主的侍奉少爷？不过雪代遥没有说什么，她也不方便说什么，只得暗自藏在心里，等下悄悄惩戒女儿。

　　不得不说，桃沢咲夜真的很卖力了。但她实在太过生涩，只懂得一味舔吸，有时候甚至动作太猛，一点儿快感也没有。

　　雪代遥让她口交一阵，虽然心灵上面很满足，但却一点舒服也感受不到，别说比她母亲，就是比其他女人都要差劲数倍。

　　桃沢爱自然猜得出少爷的想法，光是雪代遥的一个眼神就能明白意思，立刻劝止住卖力口交的女儿，说道：“咲夜，停下！”桃沢咲夜却已然忘我，依旧卖力的吸吮。桃沢爱毫不留情给了女儿一巴掌，桃沢咲夜这才停了下来，有些发懵的望着自己的母亲。还好桃沢爱留手了，并没有太过用力，连红印也没有留下。

　　“少爷，可以让我演示一遍，给这个不争气的女儿看看该如何给少爷口交吗？”桃沢爱双手放在小腹，恭敬的问道。

　　“当然可以。”

　　得到雪代遥的同意，桃沢爱看向自己的女儿，瞬间变成一张冷脸，说道：“给我认认真真的看着该如何侍奉少爷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桃沢咲夜低头道。

　　桃沢爱并没有急着给少爷口交，轻轻给雪代遥的龟头吹气，有时吹得是凉气，有时哈得是热气，挑逗得雪代遥枪身挺个不停，显得愈发粗直。

　　她用自己美艳的脸庞轻轻蹭着雪代遥的巨根，温存了一小会儿，三指慢慢捏向雪代遥的睾丸。

　　该说不愧是东大医学部毕业的高材生吗。那只俏手实在是太过灵巧，三指在蛋蛋上打转，像是捏着了穴道，嘎啦嘎啦的响。

　　“嘶——”雪代遥不由得倒吸了口气。桃沢爱手上的动作还没有停下，另一只巧手不断磨蹭枪身，像是擦拭掉斑斑锈迹。当雪代遥感觉到一丝疼痛的时候，桃沢爱立刻用嘴含住了龟头，发“呜呜呜”的声响。

　　桃沢咲夜看见雪代遥放松的神情，不由得想：“妈妈弄得他有那么舒服吗？”桃沢爱本来闭上的眼睛，忽得睁开一只眼，瞧了下女儿，特地把自己嘴巴张得大大。

　　粉红色的口腔完全暴露在桃沢咲夜面前，不得不说少爷的肉棒实在太过粗大，她又凑近了一点，才勉强看见其中的情景。

　　桃沢爱的舌头很是灵活，居然能够缠绕住雪代遥的龟头，时不时舔过一遍龟头沟，或是进攻少爷的马眼，没有一丝一毫的停滞，让桃沢咲夜怀疑这不是人的舌头，而是蛇女的，难怪能够把少爷弄得这么舒服。

　　桃沢咲夜光是在一边看着，就隐隐了有种羡慕。自己也能够做到母亲这种地步吗？

　　桃沢爱突得深喉，把少爷的巨根整个含住，然后“啵”的一声，亲吻了下蛋蛋，然后猛地拔了出来，昂起脑袋的姿态就像跃出水面的鲸鱼。在月光之下，雪代遥的巨根全是桃沢爱的津液，显得淫靡而雄伟。

　　“哦……”桃沢咲夜看得都痴了，手指本能的往身下抚去。桃沢爱握着雪代遥跳动的肉棒，能够感觉到雪代遥即将喷射的冲动。

　　“咲夜，过来。”桃沢爱毫不犹豫的喊自己女儿过来。

　　“妈妈，我该怎么做？”桃沢咲夜脑袋晕乎乎的，忘记了该称呼自己母亲为管家。

　　桃沢爱没有计较，命令道：“用嘴巴含住少爷的睾丸。”桃沢咲夜用不着母亲多教，直接俯身含住雪代遥的蛋蛋，时不时用嘴唇咬上一下。感受着那浓浓生命力的子孙袋在跳动，她感到其中前所未有的活力。

　　桃沢爱用手揉着雪代遥另外一边睾丸，时而单手揉着雪代遥龟头，时而用肥唇香舌挑逗，就连桃沢咲夜也忍不住伸手套弄。

　　雪代遥体力实在过甚，即使很是舒爽，但仍然没有松开精关的意思。桃沢爱揉了好半天，手酸指涨，含糊不清的求道：“少爷，射出来吧，射出来吧！”桃沢咲夜亲吻着雪代遥的蛋蛋，含糊的娇喘：“射出来，少爷加油，少爷加油！射给我妈妈。”两人不断乞求着娇喘着，用崇拜的目光仰望着上方的少爷。

　　“要来了——”雪代遥再也受不了刺激，巨根鼓到最大，白色的浓浆阵阵喷射而出。

　　桃沢爱和桃沢咲夜这对母女心有灵犀，早就捧起双手，侍奉少爷左右，被精液雨淋了个满脸。

　　“好臭……”桃沢咲夜是个小女生，仍然嫌弃精液味道太重。而且少爷射出的量未免太多太浓了一些，搞得她满脸都是，黏糊糊的根本甩不掉。

　　她看了眼旁边的母亲，却没想到桃沢爱非但不嫌弃，反而用手接雪代遥的精液，把上面舔得干干净净。哪怕仍是张艳美无匹的冷脸，但桃沢咲夜似乎能够从中看出惬意的神情。

　　桃沢爱注意到女儿的目光，看见她满脸精液，居然伸出袖子帮她擦拭干净，一时让桃沢咲夜不知所措。

　　“妈妈……”

　　“谁让你喊我妈妈的！”桃沢爱严厉道，直至桃沢咲夜连忙改口称管家，这才转头乞求雪代遥道：“少爷，求您帮我女儿开苞吧。”

　　“啊？”桃沢咲夜吓了一跳，瞄了眼雪代遥，脸庞居然有点发烫，认为自己妈妈实在是太直接了。

　　“咲夜是什么意思？”雪代遥看向桃沢咲夜。

　　“不用在意她的感受。”桃沢爱冷漠的道。

　　桃沢咲夜紧紧抿住樱花色嘴唇，她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，当她反应过来时，自己已经跪俯在地上，脑袋磕着地面，说道：“少爷，求您为我开苞。”桃沢爱反应也很快，也跪在结实的地板，说道：“求少爷帮我女儿开苞。”

　　这对美艳至极的母女俩，一左一右的跪在雪代遥的左右足前，他低头往下看，正好是一大一小，头上金灿灿的单边马尾，也是一左一右。

　　“那就拿出态度来。”雪代遥冷漠的道，明白她们喜欢刺激的言语。

　　桃沢爱和桃沢咲夜各自顺着雪代遥的一只腿往上攀附，就像对吃人不吐骨头的美女蛇。

　　这对美艳母女俩仍跪在地上，但背已经完全直起。一左一右的揉着雪代遥的睾丸，另外一只手小心翼翼的擦拭着枪身，像是在做着维护工作。

　　雪代遥身下的那条巨蟒在两女的默契挑逗下重新恢复了活力。桃沢咲夜看着手上似乎要挣脱束缚的巨根，实在没有想过少爷射过一次后，几乎没有休息，又那么快恢复了活力。身下那活计仍然是那般粗壮雄伟，看得她目眩神离，竟不由得想：“男人就该这样吧。”心中竟不由自主的带上抹崇拜。

　　明明她还未破处，但已经有些明白两性间的秘密，难怪母亲对其他人不假辞色，唯独面对遥少爷时这般唯命是从，可能早就被少爷一遍又一遍的征服，刻在骨子里的让她明白自己是个雌性的事实。

　　本来桃沢咲夜就暗恋雪代遥，现在得知自己最为崇拜的母亲也不过是少爷胯下征服的雌犬，竟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兴奋。同时，那份爱恋越来越深，还生出股无与伦比的崇拜。

　　“妈妈应该也是这样的吧……”桃沢咲夜低声呢喃。

　　雪代遥耳力极佳，桃沢咲夜说话再如何小声，也听得一清二楚，听见小女生由衷的夸赞，心里也不由得有了丝满足。

　　桃沢爱虽然听不太清，但依稀能够听见女儿口中呢喃“妈妈”“应该”“这样”诸如此类的词语。

　　她最是了解女儿的秉性，哪还不知道咲夜在念叨什么？只觉心头痒痒，那股子痒意逐渐化为粘稠稠的蜜水，把油光水花的黑色丝袜染得透亮。

　　桃沢爱在心中大喊道：“咲夜，你说妈妈应该是这样的吧，其实我早就是这样的，已经变成少爷的奴隶了！”

　　雪代遥能够察觉桃沢爱身躯颤抖，就算她仍冷着张美脸，却能够想象她心底的不平静。

　　雪代遥望着这一大一小的金发尤物，像抚摸宠物狗一样轻轻摸着这对母女的脑袋，突得粗暴的各自拉出她们一边马尾。

　　“哦！”

　　这对美腻的母女异口同声的娇喘出来，对于身体上的轻微疼痛，非但不讨厌，反而感觉痛快的不得了。

　　“少爷，帮我的女儿开苞吧。”桃沢爱乞求道，伸手轻轻擦拭着雪代遥的长枪。

　　桃沢咲夜揉着雪代遥充满生命力的子孙袋，渴求道：“少爷帮我少爷帮我。”现在她的表现，倘若让藤原清姬看见，决计难以想象这是平常冷淡的桃沢咲夜，一定会错愕的感叹：“你不是最讨厌遥了吗？”

　　“可你们一点也不像求我开苞的样子。”雪代遥松开了左右两女头上的马尾。

　　桃沢爱反应最是迅速，立刻反捆住女儿的双手，狠狠往她翘臀上猛拍一巴掌。啪得脆响，桃沢咲夜本能的缩了下臀部，母亲立刻恼怒道：“谁让你缩屁股的！”又是啪的重响，比上一下更痛。

　　这下是雪代遥拍的，用命令的语气道：“抬起屁股。”桃沢咲夜身子微颤，却乖乖抬起屁股。那白色的裙摆已经被撩到一边，光洁的双腿裹着黑色过膝袜，使得雪白的臀部格外分明。

　　雪代遥不得不感概不愧是爱姨的女儿吗？把桃沢爱的优点遗传了个遍。虽然年纪还轻，比不上桃沢爱那般成熟丰腴，但身材已经颇具规模，显得精致挺翘，屁股宛若桃心般形状，看起来就是脆生生的，身上有股子年轻的涩气。

　　桃沢咲夜挺着屁股，被凉风吹得有些凉，本能的想挣扎身体，但双手早就被母亲牢牢捆绑住。

　　她感觉自己仿佛生了病的孩子，护士正在往她胳膊上涂抹碘伏，明明早就做好疼痛的准备，但却迟迟等不到下针。

　　桃沢咲夜现在的心情亦是如此，脑中满是雪代遥那根夸张的巨根，倘若插进来，只怕自己要痛得死去活来吧。

　　她不由得紧张起来，却迟迟等不到那股撕心裂肺的疼痛。忽得，感觉身下那张小嘴开始痒起来了，仿佛有指头轻轻挠着，让她痒得受不了，啊啊的轻轻呻吟起来。

　　雪代遥玩过太多女人，对女人的身体实在太过了解，自然知晓该如何对待青涩的女生。

　　先是用指头轻轻挠着刮着，玩了一分钟有余，这才用挺立的肉棒，在她的外围轻轻刮擦。

　　桃沢咲夜看不见身后，转过头只能看见雪代遥那张俊美的脸庞。她能够感受到唇下庞大、炽热、坚硬的形状，在外围抽拔着画着圈。

　　她觉得自己要死了，每下刮擦都能带出不少水渍。

　　自己要死了，要升天了，可就是差了那么一点。

　　母亲轻轻咬着桃沢咲夜的耳垂，轻轻吹着气，说道：“咲夜，妈妈是少爷的奴隶，他说东我就不会往西，少爷让我跪下我就不会鞠躬，一生一世都不会背叛他。”

　　“啊，妈妈……”桃沢咲夜娇喘着，搞不懂母亲为什么突然说这个，但犹如宣誓般的发言，仍给她带来不小的刺激。

　　桃沢爱亲吻着女儿的脸庞，揉捏着桃沢咲夜的身体。她自然了解自己身体哪里敏感，把自己身上的敏感点通通用在咲夜身上。不得不说，女儿真的遗传了她的淫荡基因，敏感的地方一模一样，使她认定女儿也会跟她做出同样的选择。

　　“咲夜，变得跟妈妈一样好不好，我们一起当少爷的奴隶，一生一世的伺候他。”

　　“我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理智尚存，总感觉这般宣誓不太好。可是当雪代遥那根狰狞巨根不断在她的阴唇外磨蹭，每下摩擦都能带走理智的液体。

　　她想要获得绝顶的高潮，却总是差了那么一点。

　　“想要吗，咲夜？”

　　桃沢爱舔弄着桃沢咲夜的敏感点，让她身体不断颤抖，她能够感受到女儿即将获得新生般的快感。

　　“我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语无伦次了，前后夹击的快感实在太足了，脑袋都刺激的发麻。

　　“想要吗？”

　　“不……我……我想……想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总归忍耐不住了，娇喘着出声。

　　“想要什么？”

　　“高潮……给我……我要……”

　　“妈妈问你，要跟妈妈一样快乐吗？”

　　“我要……我要跟妈妈一样快乐。”

　　“你愿意当少爷的奴隶吗？和妈妈一起？”

　　理智告诉桃沢咲夜不能答应，但当桃沢爱轻轻一推，身下划拉一下，她的背紧紧贴在雪代遥结实的胸膛上，不由得张大嘴巴，下意识的看了眼身下，那跟庞大的肉棒已经擦过她的两腿正中，仍露出大半根来。

　　桃沢咲夜看得头皮发麻，口水舒爽的要流出来，正听见母亲说道：“咲夜，愿意吗？”她不停的对着自己说：“不可以，不能答应。”嘴巴却毫不犹豫的说了出来：“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……”桃沢咲夜流着口水叫道：“我要跟妈妈一样，一生一世伺候少爷，给您当性奴隶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听见声笑，不知道是母亲在笑还是少爷在笑，亦或是两着皆有。雪代遥直挺挺的插进了小咲夜的阴唇中，之前的润滑做得已经够多了。他懂得怜香惜玉，并没有全插进去，只是没入的小半根，但仍刺激得咲夜啊啊乱叫。

　　桃沢爱在前面进攻着女儿各处敏感点，雪代遥轻轻用肉棒插着，时不时拍打她的臀部，给她外部的刺激。

　　桃沢咲夜只是个初处，哪尝试过两人这般流利的花活？在前后夹击的刺激之下，居然高潮连连，水液和初红滴落在地板上。

　　“我要死了！”桃沢咲夜快感大过痛苦，眼前的景物发涨发酸，眼泪蒙了双眼。到底是个处女，雪代遥都没怎么样，连射精都远远没到，桃沢咲夜居然直接狠狠高潮了。在前面母亲的调教揉捏之下，淫水喷了出来。

　　她无力的瘫软下来，脑中舒服的发麻，居然在想：“别人都说女生第一次很痛，怎么我就那么舒服？”

　　桃沢爱把她像飞机杯般从雪代遥胯下抽出，随手丢在了地上，翘起了油光黑丝的蜜桃翘臀，直接面向了雪代遥。

　　当桃沢咲夜回过神来，被阵阵夸张的淫叫吸引注意。她转身看向自己的母亲，那高冷美母的臀部丝袜被少爷狠狠撕烂，那根巨无霸的狰狞狠狠怼进桃沢爱的蜜穴。

　　没有面对桃沢咲夜时的怜爱，简直可以用野兽般的粗暴来形容。根本没有浅插可言，每次都是重重拔出狠狠插进，就连桃沢咲夜都能听见噗嗤噗嗤的声响，吓得她腿都软了。

　　“哦，少爷用力……再用力点……我的天……好舒服……哦哦哦哦哦哦哦……要了要了……丢……去……噢噢噢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像头母猪般淫叫着，每次面对雪代遥的巨根插入，都会十足的扭动臀部，变化着姿势让少爷也感受到欢愉。

　　桃沢咲夜捂住嘴巴，人都看呆了。她没有想过母亲和少爷做爱是这么粗暴，更加难以想象的是自己亦如冰山冷酷的美母，在少爷胯下居然再也维持不住表情，头一次献出欢愉的痴态。

　　她真的是我妈妈吗？还是跟我妈妈长得一样的女人？

　　桃沢咲夜感觉自己的三观有点崩塌，崇拜的情绪变得扭曲，不禁开始幻想和少爷做爱真的有那么舒服？

　　可是想起刚刚自己的高潮，可能少爷还没有动真格，比不上母亲这回的万一。

　　“妈妈，应该很舒服吧……”桃沢咲夜痴痴的看着。

　　“咲夜，不要看，不要看……”桃沢爱吐出香舌，极力想板正自己的脸庞。雪代遥怎么会让她如意，每下都是正中她的G点。阴道紧紧的收缩和屁股睾丸的猛烈撞击，让雪代遥长长的吸气。不得不说桃沢爱的小穴真是完全的性器，只有他才真正完全开发出来，早就变成了他的形状，榨精般夸张的不断收缩。

　　让人意外的是，桃沢爱仍然板着张脸，强忍着让人疯癫的高潮，对女儿命令道：“转过身去！”桃沢咲夜本能的缩了缩身体，不由得看了眼雪代遥。本来崇拜的母亲正被他像条雌犬般骑在胯下，完美的形象不断破碎，反而崇拜起了雪代遥。

　　桃沢咲夜用顺从的语气乞求道：“少爷，我能够在您身后服侍您吗？”雪代遥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桃沢爱想说些什么：“少爷……”话还没说出来，啪的用力一巴掌，哦的销魂一唤，桃沢爱又惊叫起来，本来夹带着红肿的雪臀，又印上一道明显的巴掌印。

　　“谢谢少爷。”桃沢咲夜像水一样贴在雪代遥背后。做爱这种事简直是无师自通，时不时舔舔少爷的耳垂，时不时刺激雪代遥的蛋蛋，把对母亲的崇拜之情，通通转接到了雪代遥身上。

　　他感到由衷的舒爽，更加用力的操着桃沢爱。

　　“妈妈，现在轮到我了。”桃沢咲夜跑到前面，冲着母亲微笑。

　　桃沢爱有了种不祥的预感，冷着脸道：“不要胡闹！”但被身后雪代遥用力一顶，表情立刻发生微妙的变化。

　　“妈妈你在少爷面前，不也得乖乖就范吗？我和你没有区别，都是少爷的奴隶。”桃沢咲夜用着崇拜的语气说道，“少爷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，少爷让我下跪我绝不鞠躬。”

　　她抚摸着母亲的脸，不断舔弄桃沢爱的敏感点，刚刚母亲对她做得她都记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“啊啊啊啊……”桃沢爱刺激的淫叫起来，雪代遥刺激不断插着她的G点，一手揪着她的金发单马尾，一手拍着她红通通的大屁股。

　　“妈妈，你怎么像马一样被少爷骑着。”桃沢咲夜舔着雪代遥伸来的手指，太享受这种被少爷驯服的味道。

　　“不像洋马，像头母驴。”雪代遥用言语刺激桃沢爱，明白她喜欢什么。桃沢爱身下水流得更多，夹得更紧了，明明她是个完美的金发尤物，却被说成头脏兮兮的母驴，却让她兴奋的回应：“是，少爷，我是头又老又蠢的母驴……啊啊啊，我天……少爷您是驴吊吗……我……啊——呃——啊——呃……我是母驴，给少爷听蠢驴叫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狠狠咬着母亲乳头，不断吸吮着。桃沢爱惊叫道：“咲夜别吸了……妈妈没有奶水了……哦……啊……停下……别咬别舔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把狠狠用力一插，桃沢爱再也绷不住冷脸，吐出香舌，面若桃花的叫道：“咲夜……不准看妈妈的脸……不准看妈妈的脸……”

　　“少爷，不要让我在女儿面前高潮……啊啊啊啊，少爷要用驴吊操死母驴啊……不要……咲夜不要看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头一次被操得丧失理智，发疯的尖叫着：“咲夜不要看……咲夜看妈妈的脸……咲夜快看妈妈被少爷驴吊操成母驴了……我是母驴……我是咲夜的妈妈……我们是母驴母女……”

　　“我才没有你这种淫荡的妈妈！”桃沢咲夜被喊得双腿淫水直流，心中也觉得自己是头淫荡的小母驴。联想起曾经崇拜的高冷母亲，既恼怒又可耻的感到兴奋，狠狠的推着母亲屁股撞进少爷的巨根当中。

　　噗嗤一声响，桃沢爱双眼泛白，口水直流，含糊不清的呢喃着：“子宫被撞开了……全……全射进来了……被少爷和咲夜弄高潮了……要给少爷生头小母驴了……啊——呃——啊——呃……”

【紫夫人篇】

一月初旬。

　　窗外大雪纷飞，地上是一摊摊的积雪。

　　藤原雪纯躺在病床上，被火炉烤得脸红扑扑，经过这些日子的静养，她的身体已经好了许久，把体重养了回来，肌肤变得光润如玉。

　　床榻左右站在雪代遥和紫夫人，依次往下是桃沢爱、桃沢咲夜、小泉信奈、一条太太、一条郁子、藤原清姬、平岛太太、十六夜。

　　不远处候着村上铃音、红菱、白桦三名女仆。

　　紫夫人望着屋内的众女，脸色一阵郁结，她碍于藤原雪纯生病，中间没有提过任何一次众女间的关系，现在再也忍耐不住，冷冷的道：“遥，你跟我出来。”

　　在场的女性无一不担忧雪代遥，呆呆的注视着两人走了出去。

　　外面冰天雪地，寒风一阵阵刮在两人的脸上。紫夫人说道：“遥，我倒是小瞧你了。”雪代遥看紫夫人面色虽静，但已知她心中着恼不已。他颇有种做了坏事被母亲抓了个正着的窘迫，说道：“妈妈我……”还未等他说完，紫夫人冷漠的道：“别在这说。”

　　雪代遥抬起头，紫夫人只留下道紫色妙曼的背影。他连忙跟了上去，殊不知，紫夫人也有着自己的小心思。

　　本来大度的她，经过众女皆与雪代遥有染一事之后，心中总是患得患失，克制不住的多想。

　　倘若在走廊外教育雪代遥，隔着门板，叫里面的众女听见岂不尴尬？而且她也有私心，不愿将自己与雪代遥之间的私处分享给其他人。

　　紫夫人忽得脚步一顿，跟在背后的雪代遥也跟着停下，问道：“妈妈？”紫夫人没有回答，转过身分明的瞧了他一眼，这声“妈妈”反倒给了她由衷的挫败感。

　　明明遥是她一手养成的。很早就把他当成未来的爱人来培养。无论是生活起居也好，日常生活也罢，她无微不至的关怀，甚至两个人已经授手乳交过了。哪怕没有进行到最后一步，但也不是单纯的“亲密”两个字可以概括。

　　可是为什么？

　　紫夫人心头烦闷不已。

　　雪代遥的第一个女人不是她，而且儿子还与她多位相识的女人有染，更重要的是她们好像都知道了，只有她瞒在鼓里，还沾沾自喜雪代遥和她十分亲密。

　　光是想想，紫夫人就有种窒息感。这对于她这种骄傲的女人，尊严受到了深深的打击。

　　明明她才是藤原家的大家长，明明雪代遥是她一手养成。

　　可为什么……

　　为什么自己的姐姐妹妹女儿闺蜜都跟自己的儿子做过了？

　　紫夫人一向平静的脸庞，不由得露出痛苦的表情。还好她背对着雪代遥前行，没有叫旁人看去。否则，这对一向威严的她来说，实在叫人惊愕与怜悯。这也是紫夫人所不能接受的。

　　雪代遥自然无法知晓紫夫人的内心想法，就见她越走越快，同样加快脚步跟上。他把头低了低，心怀愧疚之情，自觉对不起母亲。

　　母子俩个一前一后，很快行到走廊尽头。有女仆候在这边，低头行礼道：“夫人好少爷好。”紫夫人淡淡道：“以后得先说‘少爷好’，然后再说‘夫人好’。”

　　“啊？”女仆面露错愕之色，还不知晓紫夫人何故说出这番话。但藤原家的女仆大多是聪明人，只是低头不敢言语。

　　雪代遥满嘴苦涩，哪还不知道是母亲特地提点他的。紫夫人一向堂堂正正，只喜欢以势压人，极少会话里有话，哪会像现在这样用隐晦的言语来提点自己。可想而知，她内心有多愤怒，已经难以克制住情绪。也亏得她还能忍耐，也只有紫夫有这般心性，才能隐而不发。

　　“妈妈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本想道歉，但看见身边候着的女仆，明白现在不是时候，于是就从女仆手中接过遮挡风雪的雨伞，说道：“你先下去吧。妈妈，你想回房间是不是？我送你回去。”

　　紫夫人道：“去我办公房那边，我还不想回去。”雪代遥把伞撑开，遮在紫夫人头顶。这柄伞很是宽大，足以容纳下两人。雪代遥生怕紫夫人气头上，不敢贸然黏在她身边。保持了个微妙距离，在风雪中行走。

　　他有些气馁，暗道自己应该给女仆使个眼色，让其拿把小些的雨伞给他。这样就有理由和母亲贴近一些，没准就有由头化解紫夫人的怒气。

　　前方宽广的空地上，七八名下人拿着铲雪的铲子扫把，麻利的清扫着积雪。但往往刚铲掉一片，又有细细绵绵的雪花落在空处。

　　现在正是雪密的时候，但仍给下人们清理出了条道路。

　　“夫人好，少爷好。”下人们遇见紫夫人和雪代遥，连忙把手上的工作放下，急急忙忙的问好。

　　“嗯。”紫夫人脸色平静，没有发作的意思。

　　“好。”雪代遥笑了笑，说话间哈出白蒙蒙的热气。

　　母子俩越过忙碌的下人们。大大小小的雪花打在伞面，扑腾扑腾的响着。紫夫人畏冷得缩了缩手，藏在和服的袖口中。忽得，看了眼雪代遥举着伞的小手，仿佛雪那样苍白，沉默片刻，问道：“你冷不冷？”

　　雪代遥微微一愣，随即心中一阵惊喜。妈妈关心自己，就说明怒意已消大半，连忙说：“妈妈，我不冷。”忽得手上一暖，原来是紫夫人早就把手从袖口中抽出，搭在了雪代遥的手背上，两人正合力托着伞柄。

　　“不要慢腾腾的，快点回办公房吧。”紫夫人轻声道。

　　“嗯。”雪代遥心头渐暖，但紫夫人到底是个普通女人，握住他的手不过片刻，便被寒风吹得发白，反倒是雪代遥的手给她提供热量。

　　雪代遥笑了笑，从紫夫人手中挣脱出来，反倒把母亲的手反握住。

　　紫夫人身体微微一颤，感受着手背浓浓的暖意，瞧了雪代遥一眼，叹道：“遥，你长大了不少，也有自己的主意了。”雪代遥说道：“但妈妈说什么我也会照听得。”

　　紫夫人一时没有回应。雪代遥扭过头看她，就见其幽幽的注视，她说道：“遥，我看你也不见得会再听我的话了。”雪代遥的心豁然一沉，立刻道：“我肯定会听妈妈的话。”

　　“那好。”紫夫人连声说了几个好字，和雪代遥撑着伞走过这片空地。前方的竹林被染成白色，像倒竖起的冰锥。再往前，那片池塘早就结了层厚厚的冰。

　　两个人走上木制台阶，头顶的屋檐挡下大块大块的雪花。

　　雪代遥抖掉伞上的雪渍，把合上的伞放在一边。紫夫人拉开纸拉门，里面的暖气直接透了出来，雪代遥可以清楚看见母亲绝美的脸上显露出几分红晕。

　　“遥，还不快点进来。”紫夫人自己还没有进去，下意识的让雪代遥快点进来。

　　雪代遥立刻跟着紫夫人进去，把纸拉门紧紧合上，四肢有了股浓浓的暖意，他甚至可以看见紫夫人娇柔肌肤上的雾气，脸上逐渐泛起介于樱花和桃花中间的色调。

　　紫夫人眯上眼睛，看了眼旁边没有拉上窗帘的窗户，下意识的想让桃沢爱过去拉上。

　　但嘴唇只是翕动了下，突得记起桃沢爱还呆在雪纯的房间。同时，她也记起桃沢爱也是和自己儿子有染的女人之一。

　　紫夫人面无表情，但内心却痛苦万分，随即升腾起一股浓浓的怒火。

　　“遥。”紫夫人冷声道，“你都听妈妈的是不是？”

　　雪代遥微微一怔，说道：“我都听妈妈的。”

　　“现在把衣服都脱了。”紫夫人声音有一点点哑，她也搞不懂自己内心居然有种诡异的兴奋。

　　“都脱了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有所犹豫，明明自己早就不是雏了，但在紫夫人面前总有种莫名的羞涩，就像调皮孩子面对自己母亲。

　　“先留件衣服在身上。”紫夫人轻轻的吸了口气，而后深深的吐了出来，居然又恢复了理智。

　　她转身把薄薄的窗帘拉了上去，房间顿时变得暗淡。

　　就是这个转身的功夫，雪代遥把身上的衣服一件件脱下。他穿得并不是很多。除却一件看似厚实的外套，里面就两件单薄的打底衫。全部褪去以后，身上只剩下纯白色的秋衣。

　　紫夫人多看了几眼雪代遥，目光由下至上，觉得他又长大了不少，像真正的男人般结实。最终目光停留在雪代遥的喉结上，愉悦的心情逐渐变为愤怒，因为自己一手养成的爱人，初次并不是她，甚至自己最喜欢的喉结部位，也有可能被其他女人亲吻过。

　　这着实让紫夫人接受不能，声音沉了下来，说道：“遥，妈妈要惩罚你。现在给我跪在屏风外面。”雪代遥有所犹豫，但知道是自己对不起妈妈，也没有多辩解什么，主动跪坐在屏风外面，期望这能让紫夫人消气。

　　紫夫人隔着屏风坐下，能够隐隐约约看见外面跪坐在地的儿子。

　　“站起来。”紫夫人能够感觉自己的声音沙哑，但话语却充满了母亲般的威严。

　　雪代遥心头有股异样，但还是没有犹豫的站起。紫夫人的嘴唇有些发干，她极力让自己冷静，说道：“遥，进来。”雪代遥绕过屏风，走了进去。

　　紫夫人望着儿子俊美非常的面庞，头一回心跳微微加快。她摆出威严的神情，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把衣服脱掉。”

　　雪代遥心头像泛电般发麻，伸手去解咽喉处的纽扣。紫夫人冷冰冰的道：“把裤子先脱掉。”雪代遥解扣的动作停滞，抬起头去看紫夫人。母亲绝美的面庞上没有一丝一毫的多余情绪，只是用审视的目光盯着。

　　明明自己早就品味过不少女人，但在母亲面前总是有种宛若孩童般的羞涩。

　　雪代遥慢慢垂下手，在紫夫人目光注视之下，把裤子褪了下来。一瞬间，紫夫人眼睛有点不知该怎么放了。早在一年以前，她就看见过雪代遥赤身裸体的模样。但不得不感概青春期的发育时间，真的是快速且漫长。

　　明明之前的尺寸就是比较夸张的那类，现在看起来远比曾经更加可怖。对比起来，那张讨女人喜欢的脸蛋真是具有迷惑性。转念一想，没准下面那坨可怖的活计儿，更容易讨女人喜欢。

　　紫夫人看着看着，在不经意间，细长粉红的手指互相磨蹭了两下。雪代遥那玩意儿总是让她联想起马驴骡子那般走兽。健壮的双腿中间，那东西格外分明。与周遭的肌肤色彩完全不同，会深上一点，发棕粗糙的狰狞实在让她有点发软，脑袋晕乎乎的想：“难怪遥有那么多女人。”但这个念头刚刚冒出，心头顿时不豫。

　　紫夫人冷漠的说道：“我让你把衣服全脱了。”雪代遥上身还穿有白色的秋衣，听到母亲的话，连忙把衣服全部脱下，一丝不挂的赤条条站在紫夫人面前。健康的身躯实在让她难以挪开眼睛，视线在喉结、胸膛、胯下来回移动。

　　紫夫人很快停止了打量，因为她在雪代遥的目光当中似乎看见了得色，这让她十分不满。她绝美的脸庞端起，用教育的语气道：“遥，把背伸直，站有站相一点。”雪代遥本能的直起身子，那摇晃的巨物不由得让紫夫人目眩，但却马上教训道：“你已经是藤原家的家主了，出门在外必须维持住自己形象。妈妈考验你，现在给我正坐！”

　　雪代遥做出个极为标准的姿态，赤条条的正坐在地上。

　　“把背直起来，目送前方，看着妈妈。”紫夫人高高的坐在椅子上，用教育孩子的口吻说话。一向很冷静的她，呼吸也隐隐加快。

　　雪代遥望着紫夫人那张美脸，胸膛里的心仿佛蹦跳出来，身体无法遏制的想要站起，伸手去触摸眼前的美好。

　　“遥，看着妈妈的眼睛，我没有让你动！”紫夫人严厉的声音把儿子拉回了现实，“拿出当家主的样子。一点规矩也没有，会让其他人嗤笑的。”

　　“好的，妈妈。”雪代遥极力把注意力放在紫夫人那双漂亮的眼眸上，但这无疑是件很困难的事情。

　　紫夫人居高临下的望着自己最为疼爱的儿子。明明她让遥集中点注意力，可自己的视线却忍不住往下移动。她连忙收回目光，把声音冷了下来，说道：“遥，专注一点。”当她自己听见说出这句话的嗓音时，自己都怔住了。

　　雪代遥也抬起脑袋，目光灼灼的盯着母亲。因为紫夫人说话的嗓音实在太过沙哑迷人，令他不由得浮现连篇。

　　“遥！”紫夫人有些着恼了，眉头有威严的挑着。她怀疑自己的孩子是否是只发情的野兽，还是内心本就潜藏着对她的非分之想。居然光听着她沙哑的腔调，那活计儿就直勾勾的挺立起来，那庞然巨物让人难以忽视，哪怕她尽量昂起脑袋，还是不可避免的映入眼帘。

　　“妈妈……”雪代遥颇为尴尬，想控制自己软化下来，但他血气方刚的身体，在这方面实在难以克制，反倒在妈妈面前越显挺拔。

　　紫夫人闭上眼睛，深深吐出一口气。她从抽屉里摸索出类似戒尺形状的玉如意，感受着上面的冰凉，略微缓解了肌肤升腾起的燥热。

　　她绕到雪代遥身侧，用戒尺拍了下他的肩膀，以示惩戒，用威严的腔调说：“继续给妈妈正坐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雪代遥把背挺直，又恢复了标准的坐姿。只不过那根巨物越显挺立，让他说不出的尴尬。

　　“妈妈要惩罚你。”紫夫人的声音听不出情绪。

　　雪代遥也不敢转身去看，忽得胯下微麻，身子不由得颤动了下，下一刻又是肩膀一酥，想来是玉如意拍的，紫夫人颇具威严的说：“不准乱动，给妈妈正坐。”

　　“嘶……”雪代遥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连呼吸都放得很低很低，只敢用余光斜下的瞟着。一只光润雪白的美手轻轻握着他的根部，哪怕没有丝毫动弹，都让他兴奋不已。

　　“妈妈罚你现在不准乱动，我让你……”紫夫人声音有点沙沙的，她像是下定了决定，用富有母亲命令般的腔调说：“妈妈让你射出来，你才能射出来。”

　　雪代遥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头一回从紫夫人嘴里听到这种污秽的话语，让他怀疑自己是否在梦中？

　　他听觉触觉远超常人，可以细微的感受到紫夫人加重的呼吸声，打在他肌肤上，痒痒的。

　　哪怕紫夫人已经很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但也无法遏制的步入情欲的泥塘。或许她在想：“其他女人都可以，自己为什么不行？”

　　雪代遥忽得呼吸加重了。紫夫人细细的长长的白白的五指搓了搓他的根部，尽量维持平静道：“遥，你听不听妈妈的话？”雪代遥呼着气道：“我听妈妈的话。”

　　“她们都要听遥你的话，但遥你必须听妈妈的话。因为遥你是妈妈的儿子。”紫夫人自己都搞不懂自己在说什么了，头一回话语脱离自己的理智。

　　“遥，妈妈要惩罚你。”

　　紫夫人细嫩的五指一根根搭紧了雪代遥的巨根，明明已经较为宽松的握着，但还是裸露出不少，像头巨蟒般令任何雌性不安的挪动。

　　“一，二，三。”

　　雪代遥听见妈妈在他耳畔吹气，那只玉手一下下的撸动着。紫夫人的技术并不好，明明不是第一次帮儿子授手，动作依然生硬，搓着甚至有点发疼，但他仍为此感到兴奋。

　　紫夫人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在撸到第二十七下时停了下来，她望着雪代遥的侧颜问道：“遥，我弄得你痛吗？”雪代遥想也不想道：“很舒服。”

　　紫夫人陷入短暂的沉默，默默把手缩了回去。雪代遥忽得有些自责了，难道刚刚自己的谎话太明显了？他装作意犹未尽的迷茫样子，连忙补救道：“妈妈，还可以继续吗？”背后仍然没有回应。过了片刻，紫夫人才冷冰冰的说道：“现在把眼睛闭上，从五百喊到一。”

　　雪代遥不解其意，但生怕自己再说话，容易刺激到紫夫人的自尊心，只得闭上眼睛，开始从五百开始倒数。其实，他已经刺激到了。

　　雪代遥刚刚说话的样子，就跟之前撒谎时如出一辙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自己弄得遥很不舒服吗？

　　紫夫人一向要强。明明自己是藤原家家主，自己才是亲手培养遥成长的母亲，但却频频被人捷足先登。她纵使十分气恼，但木已成舟，也别无他法，脑中也不是没有想过自己比其他女人更优秀，更能让儿子满足。

　　但幻想是丰满的，现实是骨感的。

　　雪代遥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舒服，甚至还有疼痛，这让紫夫人不由得多想：“难道其他女人都比我能让遥感到舒服。”这个想法一出，不由得让她沉默。尤其是雪代遥出声安慰，更加让她难以隐忍，自尊心深深受到伤害。

　　“遥，念大声一点，我回来之前不准停。”紫夫人冷冷的道。

　　雪代遥心底一沉，已知紫夫人心中难受不已，却不好开口。依照母亲要强的性格，出声安慰只怕适得其反，只得先顺着她意思念道：“四百四十七，四百四十六，四百四十五……”脑中飞快的在想如何让紫夫人重新振作。

　　紫夫人就静静站在雪代遥身后，盯着他半响，等听儿子念到“四百二十七”时，才堪堪回过神来，绝美的脸上残余着恍惚。

　　她紧了紧身上贵气而非艳美的紫色和服，脸色愁眉不展。明明有着远比其他女人更加美丽的容貌，在让遥更舒服这方面，却没有给她带来一丝一毫的自信，甚至像根刺一样梗在她的喉咙。

　　又等雪代遥往下念了两秒钟，紫夫人才深深的吐出一口气，像是下定了决心，迤逦着长长的和服，慢慢走出了屋子。

　　她生怕自己没有关好门，冷到了里面光身的儿子，又重新紧上纸拉门，一而再的确认关好了，才沉闷的走下木质台阶。

　　雪代遥的心蓦地沉了下来，念着“四百一十三”的声音变得苦涩，实在弄不明白妈妈到底是受哪门子气，怎么突然便离开房间？

　　哪怕紫夫人已离开小会儿，但雪代遥仍然数着数，血液逐渐涌了回来。难道是自己嫌她用得手劲太大，刺伤了妈妈的自尊心？

　　雪代遥猜测着，可他对此完全不介意，光是想想那双手的主人是紫夫人，身体就不由得燥热起来，口中连忙继续默念着数字。

　　“一百零七。”

　　纸拉门拉动的声响和雪代遥口中念叨的数字正好重叠，他不用回头都知道紫夫人回来了，而且身后不单单只有她一个人的脚步声。

　　另一道脚步声轻且碎，换成一般人绝对分辨不出，落在雪代遥耳中却分外清晰，还猜测出来人是谁。

　　“遥，站起来。”紫夫人声音平静道。

　　雪代遥慢慢站起身子，那颗心变得燥动。

　　“转过身。”紫夫人呼出口气。

　　雪代遥别身子，桃沢爱端着艳脸站在紫夫人身侧，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，但眼中全是赤条条的少爷。

　　爱姨早已和他不知坦诚相待多少次。在紫夫人的旁观下，雪代遥非但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涩，反而有种奇特的兴奋。

　　紫夫人瞄了眼雪代遥身下的挺拔，大拇指微妙的搓了搓青葱般纤细的食指，话语却有丝冷然：“遥，你是哪来的种兽？”雪代遥心中不由一突，顿时惊醒来，羞愧道：“妈妈……”桃沢爱直接跪坐在紫夫人面前，歉意道：“夫人……”这两个称呼让紫夫人一时沉默，气氛不由得诡异。

　　她望了望雪代遥，而后才斜看了眼地上的桃沢爱，失望愤怒之余，却带了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。

　　紫夫人不愿让他人察觉自己的情绪，悄悄的吐出气，把那怪异感压了下来，平静道：“你还当我是你妈妈？桃沢你还当我是你……”说到这时，紫夫人戛然而止。

　　虽然桃沢爱以仆人自居，但紫夫人一向把她当成姐妹，从来没有一点亏待过她，比其他人背叛更加难以接受。

　　雪代遥不用去看桃沢爱，都能猜测出她心中必是羞愧难当，连带他自己也是脸上烧烫的。

　　紫夫人没有再说一句话，只是迤逦着紫色和服，在这屋中来回踱步。那张绝美的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表情，光是时不时那一射的目光，就让雪代遥低下脑袋；那一下下的踱步声，让他倍受煎熬。

　　紫夫人忽然开口了：“你们两个平常在一起如何苟且的，就在这演示给我看看。”雪代遥吓了一大跳，就连一向决不表露情绪的桃沢爱，都惊得抬头看了过去。

　　紫夫人的表情仍然平淡，说道：“难不成你们真不知羞的想演示给我看看？”桃沢爱连忙把头低下，说：“不敢。”紫夫人抿上发干的嘴唇，继续在屋中踱步。雪代遥心中愧疚有余，心道：“妈妈一定是被我和爱姨气到了，刚刚气得声音都变了。”

　　紫夫人道：“桃沢，你和遥是什么时候发生的那种事？”桃沢爱光是听紫夫人的声音就有种窒息感，连忙道：“大约……一两年前吧……”紫夫人呼吸一滞，冷漠道：“只怕还要早上一点吧。”眼见桃沢爱低头不语，她心中有种撕心裂肺的痛楚。

　　这样算来，当时自己奖励雪代遥的时间，和这两人碾在一起的时间，实际上相差无几。

　　这更加让紫夫人郁闷。明明自己已经奖励遥了，怎么还会跟桃沢爱碾在一起？难不成是自己没有魅力？

　　紫夫人斜瞧了眼身下的桃沢爱，纵使桃沢爱在他人眼中已然是上上之姿，实难遇见的绝伦美貌，可比起紫夫人来还是得矮上一头。

　　倘若换了从前，她完全不会怀疑是自己的不足。可经过“雪纯病重，从而得知真相”那一事过后，紫夫人不免有些疑神疑鬼起来。

　　自己一手养成的儿子，却被自己身边一个个亲人抢先摘了果实，自己居然还是最后一个？！

　　这种事换在谁身上，都着实难以忍受，更别说紫夫人了，实在大大打击了她的自信心。

　　单论美貌而言，紫夫人实在想不通自己究竟是怎么输的。

　　直至今日，她才发现了自以为的真相：一定是她给遥授手乳交时，力道实在太重了，所以才另寻她人。

原来是遥和她在一起时，没有感到舒服……

　　紫夫人空有常人难以比拟的绝世容貌，但对于两性间的知识，比小女生好不上不了多少。

　　但这也是能够理解的。

　　她出生在富贵之家，一生下来就陷入争权夺利的怪圈当中。

　　前半生满脑子都想着权力，哪会在乎什么男女之情？对性方面实在知之甚少，用“冷淡”来形容都觉不够，连自亵都是从无有的；从儿时开始就没有半点童趣。再长大点，连情绪都不愿表露分毫，在情感方面可以称得上失败了。

　　“是因为我弄得遥太痛了，所以他才沾染上其他女人吗？”紫夫人脑中不由得想，心中有种强烈的不甘。在其他事情上，她能够正视自己的失败，但却决不能接受自己不如其他女人的事实。

　　“遥，桃沢弄得你很舒服吗？”紫夫人平淡道。

　　雪代遥愣了愣，一时不敢应声。

　　紫夫人止住踱步，目光先后在桃沢爱和雪代遥身上扫过，最终停留在儿子身上，问道：“遥，是我弄得你舒服，还是桃沢弄得你舒服？”

　　雪代遥“啊”的一声，实在难以想象这种话会从紫夫人口中问出。

　　紫夫人一袭贵不可言的紫色和服，绝美的脸上满是平静，轻轻吐出道：“遥，回答我。”雪代遥眼见紫夫人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似乎真想知道答案，一时间吞吞吐吐起来。

　　本来想直接回答“当然是妈妈了”，可看见紫夫人平淡的神色，顿时明白她是想要听实话。可他总不能说是爱姨弄得他舒服吧。

　　“我明白了。”紫夫人见雪代遥久久不回答，不禁叹了口气，并没有纠结什么，心中暗道了声：“果然如此，看来是在性方面我输给她们了。”

　　紫夫人嘴上不说，但心中却无比骄傲。当她得知自己满足不了自己一手养成的男人，反而是身边的亲人更能让他舒服时，心中像是埋下了一颗种子，强烈的郁闷催发了它的成长，让紫夫人胸口莫名的发痒。

　　一时间，紫夫人有种奇妙的情绪，特别想追问桃沢爱和遥在一起时的各方面细节，幻想他当时的各种神情。

　　“妈妈……”雪代遥神色复杂道，他隐隐觉得紫夫人表情有些古怪。

　　紫夫人缓过神，看了看雪代遥，又看了看身下的桃沢爱，一瞬间心中居然有种无可遏制的冲动，说道：“桃沢，拿条毛巾和个耳机回来。”

　　“是，夫人。”桃沢爱没有问紫夫人要这些东西做什么，很快就把这两样东西带了回来。

　　分别是一条白色的毛巾和一根入耳式的耳机。

　　紫夫人又让桃沢爱从屏风后面搬出张椅子，命令道：“遥，坐过去。”雪代遥不解其意，但还是老老实实的坐下来。光溜溜的坐在冰凉凉的椅子上，总有种莫名的耻感。

　　“遥，把手别到椅子后面。”紫夫人冷漠道。

　　“这样吗？”雪代遥把手绕过椅背。

　　紫夫人收回目光，翻开地上杂乱的衣服，从雪代遥裤中抽出条皮带。雪代遥猜出了什么，却听紫夫人道：“不许动，妈妈罚你。”雪代遥那颗心瞬间停滞住了。

　　紫夫人没有绕到雪代遥身后，而是侧着身体坐在他的左腿上，用微妙的姿势给他手腕系上皮带。

　　雪代遥心跳得很快，鼻子痒得发麻，眼睁睁看着母亲从腿上站起来。紫夫人蹙着眉头，盯着雪代遥的大腿，用威严的声音道：“你就那么想挨罚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不免有些尴尬，但和自己喜欢的人贴在一起，生理反应就是克制不住。

　　他扭动了下身子，背后的双手被皮带牢牢捆住。紫夫人捆得不算太紧，可能怕勒着了他，特意留出点空隙，但也决不是普通人能够挣扎得出。

　　雪代遥心中估算了下，倘若他多用点力气，还是比较容易挣脱。

　　但下一刻，紫夫人再次坐在了他的左腿上，给他的眼睛系上了毛巾。不知道是不是错觉，他感觉紫夫人往里坐了坐，仿佛蹭到了份柔软，那份坚硬越发挺拔。

　　雪代遥能够听见紫夫人呼吸有几分急促，心中不由得有几分欢喜和得意。但马上，他耳朵又被耳机塞住。这对于他来说根本算不上阻力。就算隔着堵厚厚的墙壁，他微微凝神都能听得一清二楚，更何况这小小的耳塞？

　　但他有心与紫夫人游戏，收敛了听力，还是依稀听见桃沢爱说什么“夫人……不敢……”雪代遥心中好奇，但还是遏制了听觉，心想：“什么不敢，难道妈妈在责怪爱姨吗？”他摇了摇头，紫夫人可不像这种背后问责的人。

　　还不等多想，雪代遥忍不住“嘶”了一声，察觉自己的两颗睾丸被只俏手轻轻捏住。他非但不感觉疼，还有种另类的快感。那只俏手太过灵巧，仿佛在做着按摩，上下挑逗着他的两颗蛋蛋。

　　雪代遥感觉这手法太过熟悉，莫非是桃沢爱在上下其手？却听紫夫人哈气道：“遥，你感觉舒服吗？”微微的喘气声，哪怕隔着耳机都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雪代遥不由得血液加速，莫不是这双手的主人其实是紫夫人？想想也是，紫夫人怎能容许其他女人贴近他。最大的可能性，有可能是桃沢爱在一旁指导。

　　难怪这手法这么熟悉。

　　雪代遥恍然大悟，忽得他身体微微一颤。原来是两颗睾丸都被那巧手包在手心，另外一只手从根部慢慢蹭了上去，但到了冠沟一块就恰到好处的停了下来。

　　“呼……哈……”

　　那双手的主人一会儿吹冷气，一会儿哈热气，雪代遥的龟头痒痒的，整根大肉棒挺拔的一下下跳动。不知为何，吹气的动作忽然慢了下来，像是被庞大的肉棒摄住了心神，吐气变得缠绵暧昧了起来。

　　雪代遥心中痒痒，恨不得马上找个宣泄口。本能的想要动弹，却发现自己的双手早就被紫夫人绑住。虽然可以挣脱，但却硬是克制下来。一向都是他主动，极少极少是被动的。

　　那只手实在是太会挑逗了，时不时捏捏睾丸，时不时搓捻根部，旋转棒身直上。但就是卡在一个微妙的点，完全不触碰最敏感的龟头，以此循环了十几次。

　　倘若换成普通人的短小肉棒，早就biubiubiu的流精了。但雪代遥更多的是刺激有余，还远未到宣泄的地步。

　　忽得，雪代遥的左边耳机被摘了下来，紫夫人声音平静道：“遥，你想要吗？”雪代遥毫不犹豫道：“想。”紫夫人道：“想要什么？”雪代遥道：“想要妈妈的手。”

　　紫夫人的声音突然拔高了，充满了母亲的威严：“想要妈妈的手做什么？”雪代遥胸口痒痒的，听得紫夫人严肃的腔调继续说：“想要就说。妈妈不是教过你吗，想要什么就大胆的说出来。”雪代遥心痒难耐，明白这是紫夫人对他的惩罚，不得不说出道：“我想要妈妈的手帮我手淫。”说出这句话时，他竟罕见的有几分羞耻。

　　“遥，你是不是经常手淫？”紫夫人用淡漠的腔调说。

　　“没有。”雪代遥有几分心虚，他都是找爱姨她们解决的，应该算不上手淫。

　　“难怪睾丸那么大，里面应该囤积了不少精液。”

　　雪代遥的睾丸被微微握住，让他不停的吸气。

　　“多的都可以生个孩子了。”紫夫人用母亲的语气教育道：“你就不懂得自己清理一下吗？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要妈妈帮你解决？”

　　雪代遥这回真像个孩子了，不由得窘迫道：“妈妈帮我解决。”

　　“遥，你是在请求妈妈？”紫夫人尽量让自己的声音维持平静，“我可从来没有教过你用这种口吻对妈妈说话。”

　　“求求妈妈了。”

　　“该喊我什么？”

　　“妈妈。”

　　雪代遥毫不犹豫的喊道，能够听见紫夫人加速的心跳声。

　　“你是我的什么？”

　　紫夫人的声音还是一如既往的平静。

　　“儿子。”雪代遥说道，“妈妈你的儿子。”

　　紫夫人再也克制不住冲动了，俯身亲吻着雪代遥的喉结。他的双眼被毛巾遮挡住，更加刺激其他感官，能够感受到喉结处一下下的亲吻。

　　最刺激得还是双腿间的抚摸，紫夫人的那双手愈演愈烈，像是要摩擦出火来。两颗睾丸像是打火石般的握着，中间的棍被钻木般的旋转。

　　“嘶——”

　　雪代遥克制不住的吸气，紫夫人再也不满足于亲吻了，而是放入口中吮吸，舌头轻轻的点着喉结。

　　他宛若母亲口中的糖果，半化不化的在舌尖打转。在即将融化之际，却被紫夫人吐了出来，下半身的动作也完全停下。

　　“想要吗？”紫夫人带着威严道。

　　雪代遥感觉脑袋都要融化了，回道：“想要。”紫夫人轻轻一笑道：“你听不听妈妈的话？”雪代遥道：“我听。”紫夫人道：“想出来？”雪代遥轻轻吸着气，道：“想出来。”紫夫人道：“妈妈现在开始倒数，数到一的时候，不管你想不想，都必须要出来。”

　　雪代遥有些惊醒了，他从未想过妈妈居然这样管教他，可心中却有说不出的兴奋。

　　本来以为紫夫人会很快开始倒数，但却迟迟没有动静。雪代遥依稀听见粘稠稠的声音，他听出是戴上胶制手套的声响。

　　雪代遥的心跳得更快了，想道：“难道是妈妈戴上胶制的紧手套？不知道是白色的还是黑色的？应该是黑色的吧。现在是在戴右手还是左手？好像两只手都戴上了。”

　　雪代遥难以想象紫夫人雍容华贵的模样，居然会戴上那种胶制手套。同时又听见粘稠的劈拉声，顿时反应过来这是往手套上加润滑油。

　　还没等雪代遥多想，自己的根部已然被握住了。他的尾椎阵阵酥麻，差点要从椅子上站了起来。乳胶手套不停的滑动，大量的润滑油涂满了他的睾丸和肉棒。

　　“10。”紫夫人轻轻念动数字，那只手已经开始迅速撸动。

　　雪代遥怀疑妈妈是不是想让自己马上射出来。那份手法完全没有之前的生涩，给他带来阵阵的快感。那又滑又黏的摩擦感，就好像被条水蛇吸吮住，稍不留神，精液就要从睾丸中排空。

　　“9，8，7，6，5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忽然快速念着，那只手撸动的频率跟着变快，时不时挤压着睾丸附近的敏感穴位。雪代遥想着一定是桃沢爱教的，否则妈妈哪有那么熟练。肉棒被那双手挑逗得不停跳动，前列腺液慢慢从龟头流出。

　　“4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数字开始念得越来越慢，但那双手挑逗却愈发激烈，开始主攻雪代遥的龟头，开始一圈圈的摩擦。

　　“3……”紫夫人轻轻慢慢念着，非得等个三四分钟才肯念下个数字。换成一般人早在4的时候就克制不住喷射而出，雪代遥一直忍到了2。

　　那双乳胶手的搓动开始变得狂野起来，肆意的搓捻挊动，只为了让他完完全全的排射出来。

　　雪代遥忘记了呼吸，血液好像都集中在肉棒上，让本就挺拔的肉棒越显挺立，认真的听着紫夫人的下一个数字。

　　但想象中的“1”并没有到来，紫夫人反而往回数道：“3，4……”

　　“啊。”雪代遥都呆滞住了，差点喷射而出。紫夫人跟他耍了个大大的心眼。

　　“必须给妈妈忍住，我没有让你出来，你就不准出来。”紫夫人用母亲教育的口吻说道。

　　雪代遥的睾丸被轻轻弹了下，龟头被不停的搓捻。饶是他也不停的吸气。

　　“5，6，7……”紫夫人开始慢慢往回数，她没想到雪代遥居然这么能支持，本来以为数到“2”的时候，他就会忍不住射出来，到时就可以借机惩罚他了。

　　紫夫人挑开耳边长发，轻轻问道：“遥，你难受吗？”雪代遥有犹豫了下，反而回答道：“妈妈你还没数到1呢。”紫夫人感觉自己的那颗心越来越热，结果却是她忍不住了，嘴对嘴唇对唇的轻轻贴着，不停的吹气道：“1，1，1，1，1，1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再也克制不住了，他感觉脑中有根弦断了，一把将背后的皮带扯开，本能的抱住紫夫人，咬住了她的嘴唇，舌头撞开了她的牙齿。

　　“遥，我是你妈妈……你不能……你敢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话语从威严变得含糊，再到完全无法发声。

　　雪代遥不断攻击紫夫人口中的小舌，妈妈完全没有一丁点经验，舌头不断躲闪着，但却完全无法躲开儿子的吮吸。每下触碰都像触电一般，雪代遥能够察觉妈妈僵硬的娇躯越发软了。他再也忍耐不住，精液朝着紫夫人大片大片的喷射出来。

　　“遥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终于挣脱开了，含糊的声音里说不出是母亲的恼怒还是无奈，亦或是连自己也未察觉的兴奋。

　　雪代遥大口大口的喘气，想要把遮眼的毛巾摘下，却被紫夫人拦住：“遥，不准看！”但她说的太晚了，雪代遥已经摘下小半，他看见妈妈绝美的面容不可遏的有了丝潮红。更加让他兴奋的是，紫夫人华贵的紫色和服下边沾染了大片大片的精液，在他眼中格外醒目。

　　紫夫人注意到雪代遥那根肉棒又直起夸张的幅度，用平静的声音道：“遥，好看吗？”雪代遥呆呆道：“好看。”紫夫人没有说太多：“把眼睛蒙上。”雪代遥恋恋不舍的听从了母亲的命令。

　　“可以摘下了。”

　　当紫夫人同意雪代遥睁开眼睛时，已差不多过去四五分钟。

　　雪代遥心想妈妈是怕自己的狼狈模样被他看见吗？把遮眼的毛巾摘了下来。紫夫人已经换了袭干净的和服，那雍容有度的气质，仿佛刚刚所发生的一切只是一场梦。

　　“去隔壁把身子洗一洗，这副样子被别人撞见，以后可当不成家主了。”紫夫人平淡道，指了指矮桌上的衣袍。略微犹豫，说道：“先把衣服穿上，免得着凉了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雪代遥并不冷，相反身体很暖和。他套上件浴袍，瞄了眼地上的脏衣服，其中就有紫夫人的和服，以及一双光亮油滑的乳胶黑手套。

　　雪代遥瞟了眼高贵凛然的紫夫人，回想起刚刚的情景，心中便躁动不安。紫夫人自然注意到了雪代遥的视线，却没有多说什么：“遥，去洗澡吧。”

　　角落中跪坐的桃沢爱站了起来，打算捧起少爷的换洗衣物，但雪代遥却迟迟没有动身的想法。

　　紫夫人道：“遥，还不快去，等着我帮你洗吗？”如果是其他人可能就退缩了，雪代遥却盯着紫夫人的眼睛，问道：“可以吗？”这回反而是紫夫人沉默了。

　　“妈妈，可以吗？”雪代遥锲而不舍的继续追问。紫夫人扭过身道：“好。”她轻轻拉开纸拉门，背对着雪代遥，感受着阵阵扑面而来的寒风，轻轻吐出口气，说道：“桃沢，把外套给遥披上。”

　　“是，夫人。”

　　雪代遥紧了紧桃沢爱为他披上的外套，他完全不觉得冷。但外面天寒地冻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就算加绒的浴袍也实在太单薄了点。

　　紫夫人撑起走廊放着的黑伞，斜视道：“遥，你不是吵着要洗澡吗，还呆在那做什么。”雪代遥心底莫名涌出股狂喜，从爱姨手中接过干净的衣服，连忙走到母亲身侧。

　　这回换成紫夫人为儿子遮挡风雪了。回房的路上，没有看见一名下人。直至走到住宅楼下，才有名女仆打开通往二楼的大门。

　　这名女仆也是相识的熟人，是雪代遥的贴身女仆村上铃音，想来都是桃沢爱安排好的，看见少爷身上的衣袍也无动于衷。

　　直至夫人和少爷上了楼，村上铃音的小脸顿时变得通红，脑中幻想了许许多多的旖旎，竟不由自主的夹紧双腿，小声喃喃道：“少爷……夫人……”

　　一进屋子，雪代遥就燥热的脱下身上外套。里面的灯光都已亮起，浴池都打满热水。

　　“遥，进来。”

　　紫夫人散着长发，浴室腾腾热气绕着她指尖打转。雪代遥一进去便看得呆住了。明明已经不知道看过紫夫人多少次，但总是忍不住被她的容颜吸引。

　　“过来。”紫夫人没有急着帮雪代遥洗澡，反而让雪代遥趴在洗脸盆前，让他低下脑袋。

　　雪代遥低头望着盆内，忽觉狭窄逼仄，心情竟不由得微妙。当紫夫人那双手涂上洗发膏，随着水流冲下，在他头上搓起一个个泡沫时，他那颗心止不住的颤动。

　　“妈妈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

　　紫夫人轻轻应着，雪代遥的头发在泡沫中顺着她的指头在打转。

　　“别乱动。”

　　紫夫人用母亲的语气道，但雪代遥却感觉哪哪都痒，温热的水流顺着头发流进脖颈，泡沫逐渐被紫夫人冲了个一干二净，她正用毛巾轻轻擦拭着儿子的头发。

　　雪代遥再也无法克制住，直接把身子转了过来。他的头发仍然湿漉漉的，水珠大大小小顺着他俊美的脸庞流下，饶是紫夫人见了都有些发怔。

　　“妈妈。”

　　雪代遥回忆起了往昔，奇特的情感让他动情的唤着。

　　紫夫人胸口痒痒的，什么东西呼之欲出。

　　“遥，别动。”

　　紫夫人拿着毛巾帮雪代遥擦净脸上的水珠。

　　雪代遥凑得很近，那双手不安分的解开母亲的和服，半遮半露，气雾腾腾之间，似乎瞥见连绵细腻的雪山。

　　紫夫人也轻轻解开雪代遥的衣袍，彼此间，可以模糊看见对方的最私处。雪代遥直接脱去衣服，赤条条的踏入大大的浴池当中，不等紫夫人有所反应，直接猛得一拉，竟将母亲也拉入池中。

　　紫夫人呼吸急促了下，本来会以为会重重的磕上一下，却撞入了柔软的怀抱当中。

　　雪代遥抱着紫夫人站在水池当中。

　　紫夫人平静道：“遥，你抱着我，我怎么帮你洗澡？”雪代遥呼出热气道：“平时都是妈妈你帮我洗，现在该我帮妈妈你洗了。”紫夫人闻言脸色虽静，但身上却止不住的瘙痒。温热的池水打湿了紫色和服，完全黏在她皮肤上，勾勒出妙曼的身姿。

　　“你打算怎么帮我洗？”

　　听着紫夫人波澜不惊的声音，雪代遥心中涌现股冲动——就这样把紫夫人压在身下，让她见识下自己的厉害。

　　但他克制住这股冲动，明白贸然的行为并不会让紫夫人感到欢愉。他早已不是当年的青涩少年，明白该如何让女性感到快乐。

　　雪代遥要的并非是独自宣泄，而是让紫夫人这名大家长承认自己到达真正的高潮。

　　他想到这，抱着紫夫人坐在边缘的石台上，水已经没过他的肩膀。

　　紫夫人从来没有坐过别人的腿上。哪怕是之前，也是遥坐在她的大腿上，这让她有种奇妙的感觉。

　　“妈妈，我帮你洗。”雪代遥呼出热气，紫夫人感觉耳朵痒痒的，有点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

　　雪代遥褪去紫夫人身上的和服，双手各自涂抹了沐浴露，轻轻蹭着紫夫人的肩膀，顺着胳膊从上到下的滑落到手腕，像是在给她做按摩。

　　紫夫人心想遥到底还有点分寸，不敢一上来就对她做得太出格。但心中却有种空荡荡的感觉，说不上来是什么。

　　可下一刻，她的尾椎泛起细细的电流，雪代遥正对着她的后脖颈哈气。

　　“遥，你就给我涂一个地方吗？”紫夫人压住异样的声线。

　　“我想帮妈妈你洗得干净一点。”雪代遥并不着急，慢慢从肩膀位置滑进她的双腋之中。

　　饶是紫夫人这等女强人，被触摸这种隐秘私处，都不禁又羞又恼。要知道，腋下部位容易出汗，在她看来这是实实在在的脏处。

　　可未等她说话，雪代遥轻轻在腋下附近磨蹭，那双手像是有魔力一般，竟让紫夫人浑身酥麻。还没做出反应，脖颈被雪代遥轻轻舔舐，不由得身体一颤，脚尖都往内卷缩。

　　“妈妈，会痒吗？”雪代遥适时问道。

　　紫夫人自然不想把自己的羞态说出来，说道：“不会……”雪代遥隐隐能够感觉出紫夫人变了声线，在强压心中的羞痒，不由得大为兴奋。

　　看来就算是紫夫人这等位高权重，美艳不可方物的大家长，在身体的敏感上也跟其他女性并无不同。

　　“妈妈，那你把胳膊抬起来，这个地方洗干净一点。”雪代遥轻轻说道。

　　紫夫人一时无言，并不希望自己在儿子面前露出丑态，竟然真的乖乖抬起胳膊。

　　雪代遥经历过不少女性，哪个最后不是被他折腾的欲仙欲死？紫夫人这般初处，无论是生意场还是政治场上的手段，完全没法带来一点优势，哪里抗拒得了她看起来表面乖乖的儿子？

　　只是十七八个呼吸间，雪代遥就发现紫夫人不少敏感点。他知晓紫夫人连自慰也没过，并不急着攻城掠地。如果太过心急，非但不能带给紫夫人欢愉，反倒更容易激起她的厌恶。

　　雪代遥在她腋下磨蹭着，指头在她雪峰尖打转，在腹部一下下轻轻挤捏，慢慢滑弄她的肚脐眼。

　　紫夫人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被这样的小手段弄得这般舒服，本想直接站起身，但双腿只是自顾自的缩着，脚尖阵阵弯曲。

　　堂堂藤原家的紫夫人，居然就坐在儿子的腿上，舒服得动弹不得，轻轻张着嘴巴，好半天说不出一句话。

　　雪代遥轻轻托起紫夫人的屁股，让她无法控制的抬起双腿。哪怕这里只有她们两个，仍然让她感到莫名的羞耻。

　　雪代遥用沐浴露轻轻滑蹭着紫夫人臀部附近，那双手越发的温热。他把紫夫人托坐在自己的下腹处，仍旧没有触碰那缝敏感，不停的在大腿根爱抚。

　　紫夫人一低头就能够看见雪代遥那根庞然大物，用不着触摸，也知道它是炽热的，柔中带钢的。

　　紫夫人一瞬间竟希望遥能够插进来，这个念头着实把她吓了一跳。她呼吸着，很想恢复那个睥睨一切的藤原家主，但身下的情欲却禁受不住挑逗。

　　池中温热的水流配上雪代遥那双充满魔力的手，让她居然有了丝便意，身下明明没被触碰，却越来越热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流出来了。

　　她对情欲方面知之甚少，甚至想该不会因为遥普普通通的爱抚，自己就要失禁了吧？

　　这个猜测让紫夫人结结实实的吓了一跳。她深深的吐出口气，用微妙的声线说：“遥，把妈妈放下来。”雪代遥没有理会，反而问道：“妈妈，你想要吗？”紫夫人心头痒痒的，下身的那份温热简直要实质化的流出，但她对这种不清醒的感觉深深抗拒，居然说：“遥，如果你把妈妈放下的话，我还可以考虑……”

　　她话还没有说完，雪代遥的指头已经触碰到了紫夫人的阴蒂，甚至用不着摸索，只是轻轻一探，便摸着了似豆豆般的G点。

　　他没有用力，只是轻轻的扣上一下，紫夫人居然再也忍耐不住的“啊”出声来。

　　“妈妈，会痒吗？”雪代遥轻轻的问，指头猛然的扣弄起来。

　　“啊啊啊啊啊啊……”紫夫人克制不住的大声呻吟起来，她难以想象自己居然会舒服的叫出声。

　　她极力想要维持自己的平静，但这一次却完全集中不了精神。

　　“什么东西要流出来了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头一次体验这种美妙，自己乖儿子的声音在她耳边响起：“妈妈，你想要吗？”

　　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紫夫人看见雪代遥身下的庞大巨物，耳朵好像在嗡嗡响。她再也克制不住心中的那份情欲，喊道：“遥，妈妈要。”

　　雪代遥挺起腰肢，没有直接插入，巨根在紫夫人阴蒂不断摩擦。

　　“遥，给我！”紫夫人受不了那份痒，主动把遥的巨根往穴里塞。

　　不知道是紫夫人的初次太紧，又或是雪代遥的性器太粗，亦或是两者皆有。雪代遥那么粗长的巨根，只插进了一个龟头。

　　“妈妈，转过来。”雪代遥没有急着插入，反而让紫夫人转过身。两个人面对着面，紫夫人坐在他的大腿上。

　　“妈妈，看着我。”雪代遥呼出热气。紫夫人望着雪代遥，脑中已经乱七八糟，理智告诉她应该自己主导才对，但她已经不想理会，只想被狠狠填补那份空虚。

　　雪代遥轻轻得插进去，还好前戏做得足够多，穴内足够湿润，但还是只插进半根就止步不前。

　　紫夫人像是到达了极限，痛得让她蹙起了眉头，忍受着遥的抽插。雪代遥懂得怜惜，并没有太过用力，但初次的性经历仍然让紫夫人感觉疼痛，处红顺着雪代遥的肉棒染入池中。

　　紫夫人体力并不是很好，只是几下蹲起就再也抬不起来了。后半段完全是雪代遥托着她的臀部性爱。说实话，和紫夫人性爱体验并不好，甚至还没有和小泉信奈第一次来得一半舒服。但看着紫夫人绝世容貌从痛苦渐渐感到舒服，他却有种说不出的得意。

　　倘若换成寻常人，不过托上二三分钟就精疲力尽，但雪代遥浑然没有一丝一毫的疲倦，还有余力的帮助紫夫人擦干身体，送到大大的床上。

　　紫夫人头一回感受到涌如潮水般一浪接着一浪的快感，直至雪代遥满满注入她的体内，她才好像触电般的颤抖。

　　紫夫人沉沉的躺在床上，连抬根指头的力气也没有，但望着上方俊美的脸庞，还是勉强抬起胳膊摸了摸儿子的脸，说：“遥，你累不累？”雪代遥哪里会累，只是因为迁就紫夫人，欲望仍得不到发泄，说道：“我不累。”

　　紫夫人却感觉雪代遥在撒谎，她累得连根指头也抬不起来，但就是这种疲倦，却让她有种说不出的快感。可看着雪代遥仍然振奋的表情，忽得心有所感，问道：“遥，你不舒服吗？”

　　“舒服？当然舒服啊。”雪代遥反应很快，那自然的笑容任谁也看不出破绽。他和紫夫人性爱，更多是精神上的满足。紫夫人刚刚破处，肯定得循序渐进，哪能经受得住他折腾？

　　紫夫人却一眼看出雪代遥并不满足，不由得怀疑起自己是不是给不了遥要的舒服？经过雪代遥与诸女一事后，她早就变得疑神疑鬼起来。之前帮雪代遥手淫，都是由桃沢爱代劳。只是怕被儿子发现，才让他戴上眼罩和耳机。看着遥舒服的样子，她竟也心满意足起来。

　　如果遥跟桃沢爱一起做得话，那会不会比跟我做要舒服得多？

　　紫夫人脑中不可遏制的冒出这个念头，脑中翻来覆去都是遥和爱在一起的情景，心中满是说不出的感觉。

　　索性她太过疲倦了，没过多久就沉沉的睡了过去。

　　雪代遥眼见紫夫人太过疲倦，就没有出声打搅，轻轻为她盖上被子。看着她绝美的容颜上满是疲倦，不由得回顾起两人刚刚水乳交融的情景，心中阵阵喜悦。

　　本想亲吻紫夫人的面庞，但生怕吵醒了她，只能按耐下来，但心中却似百爪挠心，哑然失笑的想：“雪代遥，你什么时候这么没有耐心了。”轻轻走出房间，回往自己卧室。

……

……

　　第二天中午，大家都要去看望大病初愈的藤原雪纯。雪代遥看着诸女的面容，那颗心柔得要滴出水来了。但环顾一圈过后，却发现紫夫人没有到场。

　　“遥，我妈妈呢？”藤原清姬也发现紫夫人不在场，不像其她人或多或少猜到了什么。

　　“我妈妈也还没过来。”桃沢咲夜一边说着，一边偷偷瞥向雪代遥，目光有点发冷。

　　“是我叫爱姨去看看我妈的。”雪代遥解释道。在场诸女心中跟明镜似的，小泉信奈温柔的调笑道：“想必是坏孩子惹妈妈生气了。”

　　“我妈没那么小器。”唯有藤原清姬没有听出言外之意的调侃，并不太喜欢诸女“笃定”的表情。

　　“一边坐下喝茶一边等吧。”平岛太太温和道。

　　她怀中的女儿眼睛乌溜溜的转着，若不是自己抱得紧，只怕早就到处乱跑。这让她头疼不已，得找个地方拴着。

　　“那去隔壁的茶室。”雪代遥说着，看了眼老想跑出母亲怀抱的小希，不由得一笑，过去摸了摸她的小脑袋，说道：“别调皮了。”

　　“我才没有调皮呢。”小希连忙挣出母亲怀抱，黏在雪代遥身侧，说道：“我是想找哥哥你玩，但我妈妈不让。”

　　雪代遥柔声道：“你妈妈怎么可能会不让，一定是你又惹你妈妈不开心了。”小希像是怕雪代遥误会，急忙道：“我没有惹妈妈不开心，小希又不是坏孩子！”

　　雪代遥看着小希急着解释的样子，不禁被她的天真浪漫所打动，脸上洋溢起笑容。

　　小希还当雪代遥不相信，拔高声音道：“真的真的真的！！”

　　“嗯，哥哥相信你。”雪代遥摸了摸小希的脑袋，“不过以后你要做什么事，都得先跟你妈妈商量。不然她什么也不知道，肯定要拦着你啊。”

　　“啊。那妈妈岂不是很笨，什么也不知道。”

　　“小希！”

　　平岛太太听着周遭亲友们的调笑声，神情颇为无奈。

　　雪代遥正色道：“小希，以后不能这样说自己的妈妈。”小希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，虽然早已恢复神智，但对俗世的条条框框多有不解，问道：“为什么啊？妈妈可以说我，我不是也能说妈妈嘛。”

　　雪代遥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每个人都会犯错，如果你觉得妈妈哪里做得不对，可以事后偷偷跟她说。当着大家的面说出来，大家不会管你说得是对是错，只会认为你妈妈没有管教好你，会非常难堪的。”

　　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小希恍然大悟，对平岛太太说道：“那妈妈以后也不可以直接训斥小希，不然小希也会非常难堪的。”此言一出，大家不由莞尔。

　　平岛太太温和道：“好，不过小希你以后也得乖乖听妈妈的话。”

　　小希“嗯”了两声，乌溜溜的眼珠子一转，又问道：“哥哥，你之前说我跟妈妈事先商量的话，她就不会拦着我了？”平岛太太说道：“不是太过分的事，妈妈都能答应你。”

　　“好耶！”小希只听平岛太太后半句话，问道：“妈妈，下午我想吃布丁可以吗？”平岛太太笑道：“当然可以。”

　　小希脚尖踮起，兴奋的转了两圈，说道：“我想让遥少爷当我爸爸可以吗？”

　　“当然……啊？”

　　小希的话瞬间让大家安静下来。

　　小泉信奈、十六夜、一条太太射来的目光，让平岛太太脸颊发烫。

　　桃沢咲夜用审视的目光，在雪代遥、小希、平岛太太三人间扫视。

　　藤原清姬完全不当一回事，饶有兴趣的观望着，说道：“遥，你要多个女儿了。”桃沢咲夜听见这话，心情竟然有些微妙。

　　平岛太太低声道：“小希，你在乱说什么呢？”小希说道：“妈妈你说遥少爷是清姬的哥哥，不是我真的哥哥，所以没法来我家一直陪着我……”藤原清姬手撑下巴，暗自好笑的想：“我是遥的姐姐，平岛阿姨这也能记错。”听得小希继续说道：“……所以我就想，如果遥少爷当了我爸爸，和妈妈结婚了，那岂不是能够时时刻刻陪在小希身边和我玩了。”

　　原来如此。

　　众女不由得啼笑皆非，平岛太太更是哭笑不得，说道：“遥少爷怎么可能当你爸爸。”小希争论道：“为什么不可以？”平岛太太瞄了眼雪代遥，脸上不由得发热，手足更是阵阵发软，说话都有气无力了：“总之就是不行。”

　　十六夜媚笑连连，轻轻的道：“当小希你的爸爸可无趣的紧，只怕遥少爷要当平岛的爸爸呢。”此言一出，诸女心中纷纷一紧，尤其是桃沢咲夜把目光斜到一边去。

　　“啊？”小希听不明白十六夜在说什么，发愣之余，有了自己的理解，说道：“一定是遥少爷嫌妈妈太大了。等我长大点，我要当哥哥的新娘。”

　　“小希，你别胡闹了。”平岛太太又羞又恼。明知女儿还小，说得话当不了真，后半句还可以当作是女儿对哥哥的眷念，但前半句却多少有几分“真心实意”的性质在里面。

　　哪个女人愿意被人说年纪大，尤其是自己的女儿？

　　更别说，光从外表上来看，平岛太太是个别有风韵的青春少妇，哪里沾得上一点“老”字？

　　所有人都当童言无忌，面上带着笑容，没有放在心上。藤原清姬也没有生气，反而有种莫名骄傲的情绪，三步两步走到雪代遥身侧，说道：“小希，你长大了也当不了遥的新娘。”

　　“啊，为什么？”小希不太理解，大大的眼睛盯着这名漂亮姐姐看。

　　藤原清姬美得像是童话里的公主，翘起嘴角，指了指雪代遥，用不容置疑的声音说：“遥，我的。”

　　小希愣了愣，像是被藤原清姬的自信所压倒，学着她的口吻说：“遥，你的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道：“我的。”

　　小希眨了两下眼睛，一时间倒不知该说些什么，只觉藤原清姬风头无两，既美丽又自信，心里不由得想：“这个姐姐好霸道。”

　　雪代遥打趣道：“我是这名姐姐的了，做不了小希你的新郎了。”藤原清姬白了雪代遥一眼，对小希说道：“以后我和遥一有空就来你家找你玩好不好？”雪代遥笑道：“你也不问问我的意见？”藤原清姬嘴角勾起好看的幅度，说道：“问你干嘛，你敢拒绝吗？别忘了，你是我的。”

　　雪代遥心痒痒的，恨不得马上把清姬揽入怀中，宣告自己的主权。但众人都在场，只得强压下火气，先和大家去往隔壁的茶室。

　　等到三点多钟，也没见到紫夫人的踪影。桃沢爱已经回来了，告诉大家不必再等，紫夫人正在更衣，让众人先行看望藤原雪纯。

　　众女也不再多等，去往藤原雪纯的病房。藤原雪纯已经好了大半，皮肤娇嫩的像冬末春初的嫩芽儿，轻轻抖落簌簌白雪。

　　众女纷纷献上最为真挚的祝福，藤原雪纯含笑接受，但目光总是若有若无的放在雪代遥身上。

　　雪代遥给藤原雪纯削了个苹果，她吃起来总感觉涩涩的，不大甜。目光看似随便的瞥着，没过一会儿，终归忍不住问道：“我……姐姐呢？”说起“姐姐”两字不太利索，磕磕绊绊的。

　　“我在这。”

　　紫夫人从门外进来，走路的动作很慢，像摇着脚。还好她穿着比平常裙摆更长的和服，不细看根本瞧不出来。

　　“你生病了吗？”藤原雪纯仍旧不太习惯喊紫夫人为姐姐，但任谁都听得出她话语中的关心。

　　“有点不太舒服。”紫夫人说。

　　年纪偏小的藤原清姬她们自然没有怀疑，但小泉信奈她们却窃笑不已。尤其是十六夜，那双媚眼眨也不眨的瞧着紫夫人，仿佛在取笑说：“只怕不是有点不太舒服，是舒服过头了。”紫夫人气色比平常更加美丽，哪有半点难受的样子？

　　藤原雪纯却没有怀疑。她知晓姐姐最为信守承认，不太喜欢迟到。只怕真的是生病了，所以才会这么迟来。她左思右想，憋了好半天，才说出句由衷的关心话：“保重身体。白天可以早起来跑跑步，对身体有好处。”

　　其他人还没反应，藤原清姬却噗嗤一声的笑了出来。其余人脸上逐渐现出欣慰的笑容，让藤原雪纯脸有些红，说道：“我哪里说得不对？”

　　“对极了。”雪代遥憋着笑，看着眼前温馨的一幕幕，总感觉自己好像是在梦中，从未有过如此的幸福，仿佛阳光照在脸上，鼻子阵阵发痒。

　　藤原清姬发现了雪代遥的异样，嘲笑道：“遥，你这样子是不是要哭鼻子了？”

　　“有吗？”雪代遥的表情像是要喜极而泣，“我没有哭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戏谑道：“那你这是什么表情，也太奇怪了。”雪代遥鼻子痒痒的，说道：“是我想打喷嚏的时候，不小心打了个嗝。”

　　小希满脸天真的眨眨眼睛，实在不明白这是什么表情，尝试性的时不时打个嗝或者喷嚏，逗得大家哈哈直笑。

　　紫夫人脸上带着笑意，但总是想起什么，目光扫过在场一个个，最终停留在桃沢爱身上。两个人目光交汇了下，像是说了几句彼此才能明白的悄悄话，就马上转移了视线。

　　这个小动作没有人发现，也只有桃沢咲夜看了个清清楚楚，小声念叨道：“妈妈……”又看了眼正在说着悄悄话的藤原清姬和雪代遥，心中有种蠢蠢欲动的痒。

　　小希年纪尚小，呆在房间里根本闲不住，吵着要出去玩。平岛太太跟其他人聊得火热，又不放心女仆照看女儿，一时间有些为难。藤原清姬大方道：“小希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”

　　“好啊好啊！”小希兴致勃勃道。

　　雪代遥看出平岛太太的担忧，说道：“平岛阿姨你就在这边陪我妈妈聊天，我们来照看小希。”平岛太太这才安下心来，说道：“麻烦你了遥少爷。”

　　雪代遥笑了笑，领着小希出门。桃沢咲夜跟在藤原清姬背后跟着出去。

　　“谁来当鬼？”小希迫不及待的问道。

　　雪代遥本想说：“我来吧。”却被藤原清姬一个眼神阻止，笑道：“还是我来当鬼抓你们吧。”

　　她们都是十五六岁的年纪，对捉迷藏哪里提得起半点兴趣？权当陪小希玩闹而已。

　　“不要躲太远了，只准藏在这条走廊范围内。”藤原清姬一边说着，一边头靠墙壁开始从二十到一的倒数。

　　小希早就迫不及待的找了个房间躲起来，只留下雪代遥和桃沢咲夜仍停留在原地。

　　“二十，十九……”

　　藤原清姬头靠在墙壁上，慢慢开始倒数。

　　桃沢咲夜轻轻靠在雪代遥耳边呼气：“少爷您难道真的想当小希的爸爸？”雪代遥没有回答，桃沢咲夜精致的面容满是嫌弃，轻轻道：“难道您想当平岛阿姨的爸爸？少爷您比我想象的还要变态。让我叫你爸爸也就算了，还让我妈妈也叫你爸爸。难道这样会让你兴奋吗？爸爸。”

　　雪代遥看着桃沢咲夜的嫌颜，但却一口一个的叫着爸爸，不由得有些兴奋。

　　桃沢咲夜捏住雪代遥的耳垂，厌恶道：“爸爸，您真是个不折不扣大变态。”雪代遥再也忍耐不住，直接堵住桃沢咲夜恶劣的小嘴。她呜呜叫了几声，再也说不出话，随之顺从的伸出舌头，和雪代遥的舌尖触碰在了一起。

　　“十，九，八，七……”藤原清姬仍然一个一个的数着，根本看不见背后的两人拥吻在一起。

　　桃沢咲夜缩了缩身子，舌尖仿佛触了电似的往回收，那种滋滋的刺激感让她有些迷恋。

　　尤其是背着她最好的朋友，偷偷品尝着她爱人的舌头。

　　明明在二小姐眼中，自己最为嫌弃少爷了，天天摆着张嫌颜。她真想让清姬马上转过身，看看自己真正的模样。就像自己看见自己最为尊重的母亲，在少爷身下像头贱母驴一样婉转呻吟。

　　雪代遥的舌头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桃沢咲夜被挑逗得脑袋晕乎乎的，自己就像在品尝冰淇淋一样，各种甜味齐齐往外冒，舌头顺滑的在口腔一波又一波的搅，让她一口接着一口的吞咽着吐沫。

　　“五，四，三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娇躯酥软无比，思绪飘到九霄云外了。但残余的理智告诉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，藤原清姬马上就要数完了。

　　桃沢咲夜挠着雪代遥腰间的软肉，想要提醒他。但她娇躯早被雪代遥弄得阵阵无力，抓挠的动作仿佛在调情。雪代遥亲吻的实在是太入迷了，好像还误解了她的意思，一把揽住了她的腰肢。

　　听着藤原清姬最后的倒数，桃沢咲夜心脏要蹦出胸膛。肉体早就被雪代遥挑逗得要飘到九霄云外。马上要被藤原清姬发现的那股刺激，更加让她欲罢不能，身心像是要到达某种临界点，有股热流好像要从腿间渗出。

　　“对不起，二小姐！”

　　桃沢咲夜在心中快乐的呐喊着，她也不知道自己那张嫌弃少爷的脸，现在究竟会变得何等扭曲，马上就要被藤原清姬完完全全看见了！

　　“……二，一，准备好了吗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脑袋侧过墙壁，听到没有任何回应，这才转过身来，背后空空荡荡的。

　　“我刚刚好像听见有什么声音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自己也不太肯定，依稀听见类似于胶水粘稠的声响，但又好像不是很明显。

　　应该是听错了吧。

　　藤原清姬没有放在心上，径直前往走廊第一个房间，去找寻他们的踪影。

　　“呜……哈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从雪代遥嘴边分离，粉嫩嫩的香舌仍然直挺挺的，卷起的舌尖带着粘稠稠的银丝，不少津液直接流在她的下巴上，眼前发花的望着雪代遥俊美的脸庞。

　　她仍然没有从即将被二小姐发现的刺激中脱离出来。

　　明明马上要被发现了，她只是把眼睛闭上，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微微的失重感过后，雪代遥已经抱着她藏在走廊的柱子后面。

　　桃沢咲夜用种极为不雅的姿态抱着雪代遥，双手环绕着他的脖颈，双腿紧紧夹着他的腰肢。若不是她经常锻炼，只怕早就滑落下来了。

　　她磨蹭了下身子，换了种方便借力的姿势，但臀部忽得触碰到了某股坚硬，立刻猜到是什么东西。倘若换成平时断然不会那么快有感觉，可刚刚不知为何，胯间热流不断渗出，现在光是贴合在一起，就有数不清的细细小小的电流往脑袋里蹿。

　　“恶心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极力摆出嫌弃到不行的样子，但在雪代遥眼中，她舒服到渗出津液的可爱神情，可一点说服力也没有。

　　雪代遥伸手擦拭掉她嘴巴的银线，桃沢咲夜却说：“用不着你来。”她拍掉雪代遥的手，用指头捏住他的耳垂，满是津液的小嘴含含糊糊的，吐出阵阵热气：“难道我这样对你，你会感到兴奋吗爸爸？”桃沢咲夜本想叫雪代遥为“少爷”，但神使鬼差之下，不由自主的叫他爸爸，下方的私处每次贴合，都让她舒服的要轻唤出来。

　　但桃沢咲夜依旧冷着张脸，白嫩的小手滑下去，轻轻捏着他的根部，呼气道：“难道这样会让你兴奋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看着她精致的面容，那冷冰冰的嫌颜，确实让他兴奋。

　　“会啊。”雪代遥轻轻抱紧她，温柔的语调让桃沢咲夜身下的那股痒越发强烈，好像什么东西要出来了。

　　桃沢咲夜揽住了雪代遥的脖颈，和他激烈的拥吻，她发现自己迷恋上这种滋味。舌头和舌头的交融，让她的脑袋都要融化了。她难以呼吸了，挣开雪代遥的唇，大口大口的呼吸。

　　忽然，上方传来的声响，让桃沢咲夜的呼吸都停滞住了。

　　“二小姐好。”两名过路的女仆，正巧遇见藤原清姬。

　　“你们两个有没有看到遥？”

　　“没有看见少爷。”

　　“奇怪，她们躲到哪里去了，房间都找遍了都没有找到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对那两名女仆说道：“你们回去吧，这边用不着你们负责。”

　　“是，二小姐。”两名女仆不敢多言，径直下了走廊。

　　“脚好酸……”藤原清姬背靠在柱子上，扭动了几下脚踝。

　　桃沢咲夜听了个正巧，豁然发觉二小姐正离他俩只有薄薄的“一墙之隔”。只要藤原清姬一个转身，低头往下看，就能将雪代遥抱着桃沢咲夜的情景尽收眼帘。

　　桃沢咲夜吓得大气不敢出，但之前的拥吻耗光了大部分氧气，现在呼吸止也止不住，正越变越大声。

　　不知道是不是她的心理作用，总感觉上方的动静越来越小，藤原清姬随时会探下脑袋。

　　就在她完全憋不住的时候，马上要重重的呼出气来时，雪代遥紧紧的吻住了她。

　　桃沢咲夜狠狠吮吸着，贪婪搜刮着雪代遥口中的每一分氧气，舌头交融在一起，似乎变得越来越甜。感受着雪代遥由上至下的抚摸，电流感让她舒爽的几欲呻吟。

　　当她抬头看时，娇躯颤个不停，原来是二小姐的发丝在上面晃动。上方的藤原清姬身体有些酸涩，就学着藤原雪纯晨练时的动作开始拉伸起来。

　　还好这木质走廊的台子够高，由于角度问题并没有看见下面的桃沢咲夜，但足以吓得她心惊肉跳，尤其是雪代遥正不停的挑逗，让她身心备受煎熬，心中大喊道：“要死了要死了要死了……”身下那股热流止也止不住的滑喷出来。

　　藤原清姬并没有在这多逗留，随意扭动了几下身子，马上去往最近的房间，继续寻找雪代遥她们的踪迹。

　　雪代遥这才把桃沢咲夜放下，舌头恋恋不舍的从她口中拔出，连带着丝丝的银线，可以清晰看见她那热气腾腾的粉红口腔，亦如她流着泪的眼眸那般湿润。

　　桃沢咲夜因为呼吸不畅被呛的连连咳嗽。雪代遥轻轻拍着她的背，为她顺过来气，说道：“好多了吗？”桃沢咲夜抬起脑袋，冷冰冰的眼睛瞧着雪代遥，说道：“一点也不好，我有点讨厌你了。”说这种话时，身下却粘稠稠的。

　　雪代遥瞧着她的眼睛，脸上渐渐浮现出笑容。桃沢咲夜被他的目光盯得无所适从，好像阳光落在她的脸上，鼻子有些发痒，羞涩的把脑袋移到一边。

　　雪代遥喜欢她故作嫌颜的样子，让他忍不住想要逗趣，说道：“咲夜，你讨厌我吗？”桃沢咲夜毫不犹豫道：“讨厌。”雪代遥道：“谁？”桃沢咲夜道：“你。”

　　雪代遥忽得凑近了桃沢咲夜那张精致的脸。她莫名有些发慌，心跳得很快，少爷说话的吐气声暖暖的，让她脸格外的痒。

　　“咲夜，你该怎么称呼我？”

　　“我……”桃沢咲夜本来想喊他少爷，但话到嘴边突得心痒难耐，改口道：“爸爸。”说出这个称呼，比平常要羞耻十倍百倍，本能的夹紧了腿。但双腿之间的冰凉，又让她马上分离开了。

　　她怀疑自己刚刚是不是尿了裤子，白色的内裤完全湿透了。

　　雪代遥轻轻的问：“你还讨厌我吗？”桃沢咲夜痒得受不了了，强行克制住那股蠢蠢欲动，寒着张脸道：“讨厌，你怎么问我都是讨厌。”

　　雪代遥又问：“讨厌谁？”桃沢咲夜道：“你。”她望着雪代遥一眨不眨的眼睛，忽得明白了他为什么还要再问一遍，用厌恶至极的表情说：“我讨厌爸爸你。”现在，轮到雪代遥心痒痒的了。

　　桃沢咲夜说出这句话时，心中有种做了坏事的感觉。但看见少爷有所兴奋的目光，她才放下心来，跟着也有些兴奋，用厌恶的表情说：“爸爸你难道被女儿随口骂了几句，就感到兴奋了吗？你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变态。”说完，她的心怦怦乱跳。

　　雪代遥没有给予回应，这让桃沢咲夜慌了神，难道是自己说错话了？少爷因此讨厌我了？她下意识的就想弥补，可她才刚刚展现出嫌颜，又该如何补救？

　　雪代遥只是瞧着她，让桃沢咲夜不知所措。就在这时，不远处传来恭敬的问候声：“少爷好，女仆长好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被吓了一跳，连忙转过身看时，一名女仆正匆匆路过这里，远远就看见雪代遥和桃沢咲夜在这，赶紧过来打了声招呼。

　　雪代遥微笑道：“好。”桃沢咲夜冷着张脸，要是换了平时，她不会有任何表示。但刚刚她正和少爷打情骂俏，心中不免有几分心虚。明知这名女仆不可能瞧见，但就是有些担忧，说了句：“我俩正和二小姐玩捉迷藏，万一遇见二小姐，千万不要说看见我俩。”

　　“是。”女仆表示明白。

　　桃沢咲夜多瞧了她的脸几眼，像是想从中看出破绽。哪怕女仆已经走远了，目光仍然若有若无的向其背影瞟去。

　　殊不知，她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藤原家的女仆熟知明哲保身之道，对主人家家事根本不会有什么好奇之心。莫说她没有怀疑，就算真的发现了什么端倪，也全当没有看见。

　　直到女仆完全不见踪影了，桃沢咲夜才真正长吁出口气，回头看向雪代遥，少爷正冲着她笑。

　　“你早就发现了？”桃沢咲夜明白自己被少爷捉弄了，但却完完全全厌恶不起来，但脸上却得露出嫌弃的样子，说道：“你就那么想被自己女儿讨厌吗？”雪代遥笑道：“那等下又有人来了，我就事先提醒你。”

　　“哪有……”桃沢咲夜本想说“哪有那么多下人路过”，却被雪代遥食指划过嘴唇，冲着她摇头。

　　桃沢咲夜嘴唇酥酥麻麻，本能的往后缩了一步，还当少爷又在与她调情，正要装出嫌弃样子时，却听见上面有人喊道：“遥，原来你和咲夜躲在这啊，难怪我找遍了房间都没找到你们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身躯不由得颤了一下，如果刚刚是吓了下，那现在就是彻彻底底的惊乱。她抬起头往上望，身体又结结实实的打了个抖，藤原清姬正笑吟吟的看着她。

　　小希已经被藤原清姬找到了，垂头丧气的跟在后面。当她看见雪代遥和桃沢咲夜躲在下面时，立刻瞪大了眼睛，叫唤道：“遥少爷和姐姐作弊！不是说只能躲在走廊这里吗？难怪你们不带小希！”

　　藤原清姬笑道：“遥，小希说的没错，你们作弊了，不是让你们只能躲在走廊里吗。要不是我正好听见女仆的说话声，我还找不到你们呢。”

　　“我没作弊，我确实躲在走廊里面啊。”雪代遥指了指走廊下空出的大片空间。

　　“这个也算走廊里面吗！”小希张大了嘴巴，在表示自己的不满。

　　“当然算啊。”雪代遥笑道。

　　小希嘟着嘴巴，碎碎念着什么，总感觉哥哥在投机取巧。

　　“就会耍小聪明。”藤原清姬没好气的白了他一眼，慢慢趴在地上，两人的脸正好对在一起。她翘起嘴唇，好像在说话。

　　雪代遥听明白了，藤原清姬在说：“晚上我要好好罚你。”他胸口有股热流涌出。

　　藤原清姬猜到雪代遥明白了她的意思，笑得更欢心了。明明是个一尘不染的公主，却趴在脏兮兮的地板上打滚。

　　“地板很脏的。”雪代遥不忍心那份美丽粘上一点污渍。

　　藤原清姬停止了欢笑，瞧着雪代遥的脸，像是对自己的骑士趾高气扬的道：“知道地上脏，还不快点上来扶我起来？”

　　雪代遥越过高高的护栏，像名奋不顾身的骑士。藤原清姬勾起嘴角，递出自己的手。雪代遥轻轻握住了它，却又不敢太用力，生怕从指间流出。他俯下身子，慢慢揽住藤原清姬的腰肢，像是拥抱般的抱起。

　　藤原清姬飘了起来，像是跳芭蕾舞般转着圈。她贴在雪代遥的胸膛上，喜欢遥身上的气味。

　　藤原清姬笑吟吟的看着他，说道：“手还没握够吗？”雪代遥握得更牢了，说道：“还没有。”藤原清姬没好气的瞥了他一眼，小声道：“如果你求我的话，不是不能给你用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反握住雪代遥的手，上上下下擦拭着。

　　“求你了。”雪代遥毫不犹豫道。

　　藤原清姬恶劣的笑道：“没诚意，喊我女皇大人。”雪代遥道：“求你了女皇大人。”藤原清姬宛若童话故事中的蛇蝎美人，手指点了点他的额头，说道：“满足你，我的亲王殿下。”

　　小希没有在意两人说的悄悄话，来到走廊的护栏前，伸出手比划着，时不时还惦起脚尖，脑袋透过中间的空隙往下望，桃沢咲夜漠然的看着她。

　　小希的嘴巴越张越大，手不停的量着，用夸张的语气道：“哥哥好厉害！”这个护栏比她还高，走廊下足足有快要两个小希那么高了。可是哥哥很轻易的就翻了过来，看向雪代遥的眼中满是崇拜。

　　桃沢咲夜自然没有雪代遥翻越护栏的本事，绕了一圈，从另外一边的走廊上来了。随着她的接近，藤原清姬鼻子微微缩动，疑惑道：“什么味道？”桃沢咲夜胯间凉凉的，脊背不由得紧绷。雪代遥猜到气味的来源，掩盖道：“有吗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不是很清楚，也没有放在心上，说道：“可能闻错了。”桃沢咲夜表情淡然，但心中却是说不出的羞耻。想起刚刚藤原清姬和雪代遥的亲密相处，竟滋生起攀比心来，想道：“爸爸肯定和我在一起更舒服。”

　　“继续继续！”小希喊道，“这回轮到我当鬼了，你们不能躲在走廊下面，只能在这条走廊里面！”

　　“知道啦。”雪代遥微笑道，让心不在焉的桃沢咲夜回过神，也应了一声。

　　“我开始数了，你们快点躲起来吧。”小希转过身，额头抵在墙壁上，“二十，十九，十八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和藤原清姬立刻藏了起来。桃沢咲夜借着躲藏的功夫，连忙跑回自己房间换了身衣服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……

　　晚上七点多钟。

　　众女用过晚膳，也不再藤原家多待。毕竟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，便陆续告别回家。

　　雪代遥也有集团的事务要处理。因为之前忙着照顾生病的雪纯，文件积累了不少。

　　紫夫人早就放权给了他，家族集团大小事都经过他的允许才能批准。也正是如此，这些月的文件早就堆积如山，雪代遥必须忙着批阅文件了。

　　办公室内。

　　雪代遥专心批阅着文件，忽得听见门外的敲门声，抬起头道：“进来吧。”他猜想估计是爱姨或者清姬过来找自己。

　　这片区域是专门仿造紫夫人的办公房，旁边是小型的竹林跟池塘，为的就是让他在家有个幽静的办公环境。

　　如果没有雪代遥允许，普通女仆是不能这里踏入半步。

　　“少爷。”桃沢咲夜端着盘水果进来，轻轻把门合上。

　　“放桌上吧。”雪代遥说道，“是爱姨让你送过来的？”

　　桃沢咲夜很少会单独过来找他，一般是陪同爱姨或者清姬过来。

　　“是我自己想要过来的。”桃沢咲夜话语平淡。

　　雪代遥脑袋再次从文件前抬起，透过台灯明亮的光线，一眼就瞧见桃沢咲夜精致的面庞。

　　该说桃沢咲夜不愧是爱姨的女儿吗？两个人简直有八九分相像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只不过桃沢爱更加美艳，桃沢咲夜还有种未成熟的青涩。

　　雪代遥鼻子微微发痒，桃沢咲夜身上有股淡淡的幽香，他一下子就认出这是爱姨平常身上喷得香水味。

　　他发现桃沢咲夜换了身女仆装，是偏向秋季的服饰，腿上黑色的吊带袜显露出光洁的肌肤，盛开起一朵朵繁华的黑白花。

　　台灯柔和的光线映照在两人的面庞上，雪代遥的脸越来越烫，情欲马上要呼之欲出。

　　“我妈妈有没有来过？”最先忍不住的是桃沢咲夜，她那张淡漠的小脸慢慢凑了过来。

　　“没来过。”雪代遥坐着办公椅，一下一下的挪过身。

　　桃沢咲夜像只食髓知味的偷腥猫，樱桃小嘴直接印在雪代遥的唇上，手不安分的向下探去。

　　雪代遥揽住她的腰肢，激烈的回应着。忽得他身子不经意的颤抖，能够察觉出桃沢咲夜隔着裤子，不停抚摸着他的阳具。

　　雪代遥有些惊讶于桃沢咲夜的大胆。哪怕桃沢咲夜和他做过几次，但基本都是含蓄腼腆的，最多就是换上“爸爸”的称呼，完全比不上她妈妈那般热情奔放。

　　一瞬间，雪代遥明白桃沢咲夜的情欲，他并没有急着进攻桃沢咲夜的软肋，反而先抚摸她的脑袋，一下又一下轻轻的摸着，慢慢滑下她脊背。

　　明明不是什么敏感部位，桃沢咲夜却被雪代遥挑逗得浑身酥痒，好像有电流在脊椎泛滥，她再也克制不住的在雪代遥身上蹭着。

　　雪代遥分开桃沢咲夜的唇，轻轻在她耳边呼气道：“咲夜，你好闷骚啊。”桃沢咲夜几乎不敢相信少爷会说出这种话，心头猛地一震，有股热流从腿间流出。

　　雪代遥的手从她背部滑落，从腿间蹭过，慢慢探入她的花蕾之中，轻轻揉捏着豆蔻。

　　桃沢咲夜呼出重重的热气，咬住了唇，津液点点渗出，好像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，却仍然维持着近似冷漠或说类似嫌弃的表情。

　　雪代遥饶有兴趣的望着桃沢咲夜的嫌颜，她不单单是上唇咬得紧，就连下唇也咬得死死的，他的食指一时都难以抽出。

　　雪代遥食指微微卷起，好像触碰到了微微突起的小豆。

　　“哦～”桃沢咲夜难以忍耐的呻吟，那张三无的脸庞微微抽搐着。

　　雪代遥并没有停下动作，手指宛若毛虫在豆蔻上耸动，可以听见桃沢咲夜一下比一下沉重的呼吸。他慢慢加快动作，手指弯曲的幅度却越来越小，被层层软肉紧紧包裹。

　　“我……我……停下……”桃沢咲夜双手紧紧捂着下腹，像是要阻止什么东西出来。

　　雪代遥非但没有停止，手指像上了马达般扣着挠着。桃沢咲夜不停的深呼吸：“天……天啊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雪代遥觉得咲夜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，引导道：“该喊我什么？”回答雪代遥的，只有轻轻的娇喘声。

　　雪代遥不满意桃沢咲夜现在的表现，手指一寸寸的摸索，适时往上一曲，好像摸到了内凹深陷的软球，宛若搭上筋脉的咔哒声，桃沢咲夜张大了嘴巴。

　　“咲夜……”雪代遥轻轻唤着，摁着那团软球不松。桃沢咲夜的表情僵硬着，像是在用尽全力的忍耐，但随着雪代遥猛地抽出食指，抓住她深陷臀部的白色内裤往上用力一拽。

　　“噢噢噢哦哦哦哦哦……”桃沢咲夜小腹往前一送，那张精致的嫌颜变得极度扭曲，连香舌都吐了出来。

　　“喊我什么！”雪代遥猛地质问，又把她的内裤往上一拉。

　　“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……我……哦哦哦哦哦……”桃沢咲夜娇躯颤抖个不停，水渍居然喷出几缕，直接溅在雪代遥的裤管上。

　　“爸爸，爸爸……”桃沢咲夜忘我的叫着，双手在底下乱晃，像是想抓住什么，但马上僵直住了，保持着淫靡的姿势一动不动。

　　雪代遥知道她小小的高潮了一次，把她抱入怀中轻轻呵护。他没想到桃沢咲夜居然如此敏感，自己只是用了根手指，就让她轻易高了一次。

　　“爸爸……”桃沢咲夜轻轻唤着，眼前冒着朵朵金星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过。

　　雪代遥抱着她坐在自己腿上，让她略微休息。桃沢咲夜却并不安分，颇具桃型的臀部不停在他腿上蹭着，完全没有平常那张嫌颜，宛若小猫一般乖巧。

　　雪代遥被她屁股蹭得火旺，呼吸变得沉重，但还未等他更近一步，忽听见门外有脚步声，慌忙之下让桃沢咲夜赶紧趴下。

　　桃沢咲夜迷迷糊糊的，雪代遥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。还当爸爸要她趴下服侍，立刻乖乖的跪在地上，用脸蹭着雪代遥的裆部。

　　直至门口传来阵阵脚步声，桃沢咲夜才豁然惊醒，自己居然忘我到连有人接近了也不知道。

　　雪代遥轻轻拍了拍桃沢咲夜的脸庞，示意她往里缩。这张办公桌是特意定制的，桌下空间极广，足够容纳下一个人。

　　桃沢咲夜乖乖的躲进办公桌内，心想这么晚了，谁会来找爸爸？普通女仆自然是不允许入内，很有可能是自己妈妈或者清姬，还有可能是紫夫人亲至。想到这里，她不由得心跳加速。

　　门外的脚步声连停也没停，径直把门打开了，但脚步的主人却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只把门打开一小半，并没有强行闯入。

　　“遥，我进来了？”

　　“进来吧。”

　　雪代遥听出来人是谁。

　　藤原清姬把门推开，来到雪代遥的办公桌前。

　　办公桌底是单向密封的，除了雪代遥坐得位置，其他角度根本看不见桌底。

　　“爱姨来过？”藤原清姬一眼就看见桌上的水果。

　　“没有，咲夜来过。这盘水果是她送来的。”雪代遥如实回答，让桌下的桃沢咲夜神经变得紧绷。

　　“你最近和咲夜的关系变得很好啊。”藤原清姬似笑非笑道。

　　“你讨厌我和咲夜走得近？”雪代遥微微挪动身子，把椅子往前靠了靠，让身下的桃沢咲夜更加隐蔽。

　　桃沢咲夜听到二小姐提及自己，心跳得很快。下一刻雪代遥身体靠前，裆部离得她很近很近。尤其是刚刚才亲热过，那条阳具根本没有那么快软化。隔着厚厚的裤子，仍然勾勒出明显的幅度，快要碰到桃沢咲夜的鼻子上。隐隐约约，她可以闻见雄厚的雄性荷尔蒙气息，让她不由得夹紧了腿。

　　“再近点也没有关系，反正你是我的。”藤原清姬自信一笑，直接坐在办公桌上。

　　“那可不一定……”桃沢咲夜对此有不同的看法，心中生出些许醋意，神使鬼差之下，隔着裤子，开始搓捻起少爷的阳具。

　　雪代遥猝不及防之下，双腿微微颤动，好在他反应及时，面上根本没有表露出来，微微带笑道：“好，我是你的。”藤原清姬给了雪代遥一眼“算你识相”的眼神，又细又白又长的两指捏起一块哈密瓜，小小的咬上一口。

　　桃沢咲夜翻开雪代遥的裤子，挺拔的阳具猛地拍在她精致的脸上。明明已经见过不知道多少次，但她的眼神仍有些呆滞和崇拜，渐渐又有种说不出的渴求。樱桃小嘴不得不张得大大，费劲的咬上一口。

　　上边是藤原清姬，下边是桃沢咲夜。雪代遥夹在冰火之间说不出的刺激。

　　藤原清姬注意到雪代遥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她看，不晓得其中的龌蹉，反而流露出自信的笑容，就像名美丽的公主。她把那半块哈密瓜递到雪代遥嘴巴，用命令的口吻说：“吃下去。”

　　雪代遥一口就把哈密瓜吃入肚中。

　　藤原清姬坐在办公桌上，居高临下的望着他，仍不满意道：“还没吃干净。”她把白嫩细滑的指头一指，上面沾染着甜甜的果汁。

　　雪代遥望着她，藤原清姬瞧着他，好像在看自己未来的夫婿。两个人目光要滴出水。她笑吟吟的说道：“要舔干净哦，我的亲王殿下。”

　　“遵命，我的女皇大人。”雪代遥毫不犹豫的含住藤原清姬的指头，牙齿轻轻的咬着，舌头舔干净每一份残留的汁水。

　　藤原清姬欢愉的笑了起来，轻轻的哈气：“用力，再用力一点咬。”

　　雪代遥身下的桃沢咲夜像是得到了命令，用力吸吮着爸爸健硕的阳具。

　　藤原清姬美美的大笑起来，揶揄道：“让你用力咬，你真的用力咬啊？”雪代遥含糊道：“你不喜欢？”藤原清姬瞧着他，眼睛仿佛会说话，“我不讨厌。”

　　雪代遥低声道：“不讨厌就是喜欢？”

　　“谁跟你讲不讨厌就是喜欢了？”藤原清姬斜睨道，“把嘴松开。”像是发了脾气的样子。

　　雪代遥用舌头顶出白如明珠的指头，他感觉自己像头老蚌，睫毛沉重得眨了眨，就这样盯着藤原清姬看。

　　她似乎是憋不住了，明媚一笑道：“但我确实喜欢你。”越凑越近，雪代遥主动亲吻她的唇，藤原清姬享受的闭上眼睛，连接吻都要他来伺候。

　　桃沢咲夜也忘我的闭上眼睛，舌头在龟头冠不停的打转，时不时用舌尖进攻着它的马眼。感受着手中阳具的微微颤抖，她从没想过庞然大物也有羞涩的时候。

　　藤原清姬像是品尝够了，轻轻推开了雪代遥，随着办公椅的微微挪后，身下的桃沢咲夜被动的吐出满是唾液的肉棒。

　　“好吃吗？”藤原清姬用戏谑的口吻道。

　　“好吃。”先回答她的是桃沢咲夜，不过声音含糊得听也听不清，被雪代遥的声音盖了过去。

　　“姐姐问你个问题。”藤原清姬凑得很近很近，“是我的嘴唇好吃，还是……我的舌头好吃？”话音刚落，就听“唔”得一声，雪代遥用行动来回答。

　　桃沢咲夜看着雪代遥从办公椅上微微站起来，自己主动把脑袋昂起又低下，一下又一下的舔弄着他的巨根，双手托扶住沉甸甸的睾丸。

　　“砰砰砰。”

　　忽然响起的敲门声，并没有打扰到互相“接吻”的三人。

　　门外响起桃沢爱的声音：“少爷，你在里面吗？”二十余秒的安静，都没有让这名尽忠职守的美艳管家僭越，而是很有耐心的站在门口等候。

　　藤原清姬恋恋不舍的缩回舌头，桃沢咲夜毕恭毕敬的从嘴里捧出那根狰狞的阳具。

　　“进来吧。”雪代遥等藤原清姬调整好状态说道。

　　桃沢爱轻轻推开门，第一眼就看见少爷，而后才看见二小姐。

　　“爱姨，晚上好。”藤原清姬毫不避讳自己和雪代遥之间的亲密，坐在桌上翘着自己的小脚。

　　“二小姐晚上好。”桃沢爱点了点头，不得不提醒道：“二小姐，夫人的话您忘记了吗？”

　　“啊？”藤原清姬听见“夫人”两字不由得一愣，从桌上滑落下来，含糊道：“妈妈让我呆在房间里复习功课，不要打扰遥批阅文件。”

　　“二小姐你最近成绩差了不少，大学还想跟少爷在一起吗？”桃沢爱冷淡道，“而且少爷最近要处理很多事务，你在打搅他一下，只怕他要忙到很晚都不能休息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顿时没了声响，愧疚道：“遥，早上我来找你。”也不敢再留下来打搅遥，生怕因为自己而耽误雪代遥本就不多的休息时间。

　　桃沢爱轻轻关上门，把手中的咖啡放在桌边，注意到没吃多少的果盘，有些意外道：“这些水果是二小姐送过来的？”雪代遥道：“不是，是咲夜送来的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听见少爷又提及自己的名字，神经一阵紧绷，尤其是母亲就在自己头顶，越发紧张了。

　　可是瞧着少爷那根越发挺立的巨屌，桃沢咲夜顿时明白雪代遥不但没有紧张，反倒因此而兴奋。

　　“爸爸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变态。”桃沢咲夜小小声的说，就着上方母亲和少爷的交谈声，开始吮吸雪代遥的肉棒。

　　桃沢爱和雪代遥的聊天内容越来越露骨，说着“丝袜”“母驴”“明晚”之类的词语，渐渐声音小了下来。

　　桃沢咲夜明白自己妈妈在和爸爸接吻，她也在和爸爸的肉棒亲吻，听得桃沢爱唤了声“爸爸”，胸口不禁发痒，心想：“妈妈喊少爷为爸爸，那岂不是我该喊少爷为爷爷？还是说我和妈妈做了姐妹？”

　　桃沢爱没有继续打扰雪代遥的意思，随着关门声，雪代遥看向身下的桃沢咲夜，她用着嫌弃的表情不停的吞吐着雪代遥的肉棒，看得他心中一阵火热，往后退了退，桃沢咲夜的小嘴拉长，样子变得淫靡，那嫌颜仿佛变成巨根崇拜了。

　　雪代遥没少和女人相处，明白她们在性爱方面更喜欢刺激，一边说道：“咲夜，你现在的样子可比平时要可爱得多。”一边拿出手机，做出要拍摄的样子。

　　本来，雪代遥以为桃沢咲夜会多少有些羞耻，但她却口得更加起劲，那张精致可爱的容颜看得雪代遥一阵口干舌燥。

　　“爸爸……爸爸……”桃沢咲夜吐出肉棒，用干净的脸庞不断磨蹭着巨根的棒身。

　　雪代遥故意刺激道：“咲夜，相比你现在乖巧的样子，我还是更喜欢你以前嫌弃的表情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一下子就湿了，明明面无表情，但目光却深深透露出渴求，说道：“爸爸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把肉棒抬高，桃沢咲夜就把脑袋昂起来，把肉棒抬低，桃沢咲夜的脸就趴下来，像条听话的母狗。

　　“你现在的样子，简直跟你妈妈没有任何区别。”雪代遥毫不留情道。

　　“啊？”

　　桃沢咲夜呆滞住，她一向最崇拜自己的母亲。但自从知晓表面高冷的母亲，在少爷面前跟条任劳任怨的老母驴没有任何区别以后，被少爷这样一说，心中怪异无比。透过单薄的内裤，淫水顺着腿根滑了下来。

　　“跟你妈妈说几句话好不好？”雪代遥把手机屏幕背过去，打算当着她的面打开摄像功能。

　　桃沢咲夜顿时手足无措，大脑一片空白，“我……我……”雪代遥欲擒故纵道：“既然你不喜欢，那就算了。”桃沢咲夜闻言非但没有解脱，反而阵阵空虚，下定决心道：“不，我想试试。”

　　雪代遥居高临下的瞧着她。

　　桃沢咲夜明白了他的意思，深深吐出口气，说道：“爸爸，求您让女儿试试好不好？”雪代遥看着本来嫌弃的咲夜变得无比顺从，心中一阵畅快。注意到她脸上的跃跃欲试和掩盖不了的紧张，生怕她因为害怕母亲而说错了话，于是道：“想说什么说什么，平时不敢说的话都可以趁机说出来。就先从清姬开始说起吧。”

　　“先从清姬开始说吗？”桃沢咲夜呢喃道。

　　雪代遥把手机镜头对准咲夜的可爱小脸，“准备好了吗？”

　　桃沢咲夜深吸一口气，调整好状态，认真道：“我准备好了爸爸。”

　　“那开始了。”雪代遥坐在高高的椅子上，摁下了开始键的红钮。

　　随着手机屏幕的片刻模糊，桃沢咲夜跪坐在镜头前，维持着平日三无的形象，甚至还偶尔表露出嫌颜。可就算如此，任谁来看，都会觉得她是个漂亮到有些精致的少女。但脸旁挺立的狰狞巨屌，却让她显得有种说不出的淫靡。

　　“清姬，晚上好。”桃沢咲夜有些紧张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过了好半天才憋出这一句话。

　　雪代遥用眼神示意她不必紧张，脑子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

　　录像上的秒针数字一直跑到“00：35”时，桃沢咲夜才鼓起勇气说道：“清姬，其实我一直喜欢少爷……”

　　“……你看我平时动不动就对他露出嫌弃的样子，其实我只是为了引起他的注意，顺带让你放松警惕而已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说出这些话，心跳得很快很快，但却有种意外的轻松。

　　她把脸对准镜头，像是打开了潘多拉魔盒，居然露出了个甜甜的笑容。

　　饶是雪代遥都心神摇曳，从未见过桃沢咲夜如此笑过，只不过搭配上一旁他裸露的肉棒，看起来格外下流。

　　“少爷说的没错，我是个闷骚女。明明你是我最好的姐妹，明明知道你喜欢少爷，但我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勾引他。”

　　“有很多次，你就在附近，但我却偷偷跟少爷接吻，是伸舌头的那种哦，我来示范一下……”桃沢咲夜亲吻着雪代遥的肉棒，舌头不停绕着龟头打转，时不时用舌尖进攻马眼。

　　雪代遥觉得刺激万分，肉棒都阵阵抖动，镜头给了桃沢咲夜一个特写。

　　“不单单是接吻，我还用手偷偷帮少爷撸。”桃沢咲夜比划了个动作，“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淫荡？我自己都吓了一大跳。其实也没有那么夸张，只不过是一不小心碰到了而已。不过清姬你看好了哦，我现在就在帮少爷的大鸡巴撸管，一下两下三下……”说到这时，桃沢咲夜没忍住笑了出来。可笑到一半，她自己都有些呆滞了，难以想象自己居然会做出这种举动。

　　“可能我天生就喜欢性爱吧。刚开始，我甚至还觉得做爱一点意思也没有，现在我发现我错了，错得非常彻底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干净的脸庞蹭着腥臭的巨屌，继续说道：“我第一次自慰是在前一年。那时候我怀疑妈妈和少爷……哦，不对，应该叫爸爸。”说着，对旁边肉棒吹气道：“我的大鸡巴爸爸。”

　　“那时候我怀疑我妈妈和爸爸有不正当的关系，但我并没有什么证据。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满脑子都在想妈妈和爸爸之间的事情。我不知道我是想着妈妈被爸爸操，还是我想着我自己被爸爸操……我记不清了……说实话，我当时有点迷迷糊糊的，甚至不知道自己那种行为算自慰……我只是把指头伸了下去……”

　　“那种滋味我到现在都很怀念，就好像触电了一样。明明想要停下来，却怎么也停不下来。我当时既讨厌少爷，又好像有点喜欢他。我不知道我是想代入我妈妈被少爷操，还是我自己被少爷操，幻想被少爷强奸。”

　　“当时我好像还喊出了声：‘少爷操死我。’我好像玩得太过火了，第二天起来床单都湿透了。那晚玩得迷迷糊糊就睡了，起来腰酸腿软的，还以为只是做了场春梦。”

　　“直到我看见湿透的被单，才知道我根本不是在做梦。我简直羞得要死，根本不相信我会做出这种事。更加让我害怕的是，我昨晚好像还喊出了声。好在我房间隔音不错，并没有人知道我喊了什么。不过耽误之急，是先把被单解决。”

　　“我故意往上倒了几杯水，假装是喝水不小心倒了。我妈妈果然没有怀疑，只是让我以后小心一点。现在想想，她估计已经猜到了什么。”

　　“只打那天过后，我就再也不敢自慰了。直到过去两个多月，我妈妈发现了我在偷窥她，故意把我带去其他女人那边。我没想到平岛太太她们居然跟少爷保持着性爱关系。”

　　“少爷简直就是匹种马，每天都跑到不同的女人那边，还耕耘的那么晚。我偶然看见少爷拔出自己的马屌，直接被他吓了一大跳。我发现自己的幻想还是保守了。”

　　“我搞不懂那么粗大的东西插进去真的舒服吗？为什么平岛太太她们的表情都那么销魂？回到自己房间以后，我就没忍住自慰，自己完全代入平岛太太她们的身份当中。”

　　“一连过去七天，我终于在夫人的办公房中，看见妈妈被少爷操得死去活来。天啊，妈妈还假扮成我的样子，一口一个的喊着少爷爸爸。”

　　“简直跟我梦中的情景一样，我没忍住直接就着她们性爱的情景开始自慰，但到最关键的时候，少爷和妈妈直接出来把我抓了个正着。我脑子一片空白，胯下好像有水漏了出来。”

　　“我搞不懂是潮喷还是漏尿，我感觉我应该是被刺激到失禁了，尿液都吹在少爷脚边。之后就是妈妈不停的调教我，让少爷帮我开苞。开始有点疼，但我渐渐就上瘾了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对着镜头，不断撸动着雪代遥的鸡巴，像是把他的肉棒当成话筒，不断表达着自我。

　　“清姬，和少爷做爱比一个人自慰爽多了！后面我就时不时和少爷在一起做爱，被少爷操得喊爸爸。”

　　“我就是个闷骚的女人，完全爱上爸爸您的马屌了，请把我操成您听话的小母驴吧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放开“话筒”，做了个士下座，对着雪代遥的巨屌磕头磕个不停。

　　“还没有结束哦，咲夜。”雪代遥摁下重新录制的按钮，慢慢站起身来，那根油光发亮的巨无霸，完全摄住了桃沢咲夜的目光，“你就没有话想跟你妈妈说吗？”

　　“跟那个淫荡的女人有什么好说的。”桃沢咲夜脸上带着鄙夷，很难想象这句话会从她口中说出。

　　“咲夜，现在已经开始录制了，这句话如何被你妈妈听见，她会很伤心的。”雪代遥举着手机，给桃沢咲夜的脸部来了个特写。

　　屏幕中，桃沢咲夜的表情微微有所变化，但依旧是那张嫌弃的脸，“我有爸爸就好了。”看向雪代遥肉棒的眼中若有若无的带着谄媚。

　　雪代遥故意把屌往上抬了抬，桃沢咲夜鼻子轻轻嗅着抬起清秀的脸；雪代遥把屌往下一压，她立刻乖乖的俯下头。

　　“把你的心里话跟你妈妈说清楚。”雪代遥那根狰狞的巨屌不断拍打着桃沢咲夜干净的脸庞。

　　“是！”桃沢咲夜这时候才像个听话的女仆，正襟危坐的面对着镜头——如果忽略她旁边的肉棒。

　　“妈妈，你就是个淫荡的婊子。看在爸爸的面子上，我才跟你说几句心里话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俏脸上满是厌恶，“亏我以前那么崇拜你，还以为你对谁都不假辞色，没想到背地里早就被爸爸调教过了。”

　　“你知不知道，我从小到大都把你当偶像。你左一句规矩右一句规矩，把藤原家的家法当做圣旨一样，不知道有多高冷。”

　　“结果，我看见你被爸爸操得眼睛都翻白了，一口一个爸爸一口一个少爷的，你简直就是个婊子！就是个闷骚女人！”

　　“不过咲夜我也是婊子，也是个闷骚女。如果我是妈妈你的话，肯定也会被爸爸用马屌操得两眼发白的。谁让我也喜欢爸爸呢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双手捧着雪代遥的大屌，用舌头轻轻的舔弄龟头，含糊不清的说着：“肯定是妈妈你把淫荡基因遗传给我的，都是妈妈你的错。我才不想当妈妈你的女儿，我要和你做姐妹。不然你喊爸爸，我岂不是要喊爸爸为爷爷，直接就把爸爸喊老了。”雪代遥笑道：“我喜欢你和爱姨都喊我爸爸。”

　　“那我喊爸爸你为老公好吗？这样我就可以当桃沢爱的妈妈了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自己都难以想象自己会说出这种话，面对着镜头，她好像逐渐展现出真正的自己。

　　雪代遥微微有些惊讶，但却没有回答，只是用居高临下的目光瞧着她。桃沢咲夜听话乖巧的样子，让他有种前所未有的满足。

　　“老公，老公，老公……”桃沢咲夜轻唤着情郎，双手一下又一下撸动着掌心的肉棒。

　　“射给我射给我……”桃沢咲夜完全动情了，脑袋阵阵发热，什么话都往外说：“我喊您爸爸，我喊您少爷，我喊您老公……射给我射给我！啊，为什么肉棒还是那么硬，明明都那么久了，一点射出来的意思也没有。”

　　“我都撸了好久好久了，求求您快点射吧。还是说爸爸嫌不够刺激？噢噢噢，爸爸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变态。女儿给您磕头了。我当少爷您的女儿，我当少爷您的女仆，我当少爷您的老婆……哦哦哦哦，我错了少爷，我不配当您的妻子，让清姬当您的妻子，我只要做小三就行了。”

　　“不不不，哪怕当少爷您的性奴隶也可以。求您了射给我吧，爸爸大人，少爷大人，老公大人，主人大人……我和我妈妈都给您当奴，我和我妈妈就是两头又小又老，又蠢又贱的母驴，求求您用马屌狠狠给我们净化基因，我们愿意给您生母骡！！射射射射射射射！！！”

　　桃沢咲夜即将高潮的淫叫透过厚厚的墙壁，就连走廊外的桃沢爱都听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爱姨早进门前就发现不对劲，背靠着门板从头到尾听到现在。她丰韵的娇躯滚烫一片，一手伸进黑丝双腿间，另外一只手紧紧捂住嘴唇，让自己不要发出呻吟。

　　她完全代入桃沢咲夜的思维，在心中忘我的呐喊：“少爷射给我少爷射给我！咲夜是头闷骚的小母驴，桃沢爱是头淫荡的老母驴！”

　　桃沢爱听见里面渐渐安静下来，幻想着少爷把浓重的精液完全射在自己脸上。

　　她舔了舔自己的手掌，像是要把脸上的精液通通吃进肚中。但饶是如此，桃沢爱冷艳的脸上仍然一丝变化也没有，像是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

　　桃沢爱耳朵贴在门板上，女儿销魂的呻吟再次响了起来，但声音一会儿大一会儿小。

　　她能够想象到少爷正抱着咲夜，一边操着一边走着，不然声音也不会来回变化，时大时小。

　　桃沢爱翘臀下分泌出阵阵淫液，开始怀念少爷健壮的臂膀，是那么的有力，直接让她屁股朝外抱起来操。边操还边走着，不是放在窗前就是放在镜前。他简直就像个无情的做爱机器，没有一丝一毫的疲倦，双手像铁钳子一样强制把你抱起，让雌性完全没有半点抗拒的能力。

　　桃沢爱真的羡慕自己女儿能够品尝和少爷性爱。因为紫夫人的缘故，她已经足足两天没跟少爷做爱。

　　“咲夜还是第一次被少爷抱起来操，做过以后肯定会上瘾的……少爷很轻松就能把我抱起来，更别说是咲夜了。”

　　桃沢爱幻想着，忽然桃沢咲夜的呻吟声隔着块门板变得激烈起来：“哦哦哦啊啊啊，顶到了顶到了……爸爸轻点用马屌顶母驴的逼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湿透了，她难以想象受过良好教育的咲夜会说出这种话，自己平常可是很认真教导她的！

　　但随之想到和她做爱的人是少爷，一下子就能理解了。

　　啪！

　　重重的拍门声吓了桃沢爱一大跳，听着女儿格外清晰的淫叫声，她立刻反应过来桃沢咲夜双手按在门板上，少爷正对着女儿臀部用力冲刺着，时不时夹带了几声“啪啪啪”的类似扇巴掌的声响。

　　门板不停的震动着，可想而知背后的性爱有多粗暴。

　　桃沢爱心思细腻，一下就猜到少爷知道她躲在门后，顿时身下又湿又润，穴中阵阵空虚。

　　却怕打搅到女儿高潮，没有立刻加入进去，只能幻想自己腿上的黑丝被少爷粗暴撕开，用巨根直接灌入她的穴中。

　　但幻想毕竟是幻想，桃沢爱已经用上三根手指了，但身下仍然止不住的空虚，少爷可比指头厉害多了。哪怕只用舌头都能让她喷出来。她羡慕死背后的桃沢咲夜了。

　　尤其是女儿正在用自己最喜欢的体位，被少爷后入着。桃沢爱喜欢自己像头母驴一样趴在地上，少爷像匹野马一样盖在她的身上，对着她榨汁肥臀猛烈的冲击。

　　“哦哦啊啊啊……咲夜……咲夜我……去……啊啊啊啊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听得女儿声音微微一怔，胸口骚痒非常，可心中却又急又恼：“明明才不过几分钟，你就要高潮了吗？怎么满足的了少爷？”要知道她和少爷至少要缠绵上十来分钟，还是自己体力不支先泄的，怎么女儿这般不中用？自己手指才刚刚伸进去而已！

　　“哦哦哦哦哦哦……操死小母驴……爸爸马屌用力……我要去了……我要去了……”

　　桃沢咲夜早就不是第一次和雪代遥做爱，娇嫩小穴早就变成了他的形状，面对他一下下猛烈的冲撞，还在不断重塑改造着。

　　桃沢爱拼命的用指头扣弄着小穴，她想和女儿一块高潮，希望少爷狠狠射进自己的逼里。

　　“啊啊啊啊啊啊，去了去了去了去了去了！！！”

　　“不要去啊！！”桃沢爱在心中呐喊，“再坚持一下，妈妈很快就能够跟你一块高潮了……”

　　“咲夜，你真是头淫荡的小母驴。”

　　“是的马屌爸爸，我和我妈妈都是淫荡的蠢驴，光是闻您的气味就会发情，光听声音就忍不住自慰的雌畜。”

　　桃沢爱听见“自慰”两字，心中不由得一紧，明明隔着门板，咲夜不应该知道才对，莫非只是巧合？

　　明明手中的动作早已停下，但却有种痒痒的想要尿出来的冲动。

　　“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捂住嘴巴，她不敢在这边喷出来，扭着油光黑丝的大腿小心翼翼的跑出走廊。

　　对着大门口再也忍不住的尿了出来，但并没有想象中的潮喷，而是先像未关紧的水龙头一样，滴滴点点的滴下来，过了五六秒，才有小水柱时断时续的流出。

　　桃沢爱再也忍不住了，冷艳的表情变得扭曲，双眼渐渐上翻，身子往后倾倒，两条好腿色情的开叉，随着噗嗤一声，大片大片的尿液不规律的拉了出来。

　　“哦哦哦哦，不要不要……快停下来……明明我还没有高潮，居然被女儿说得失禁了……少爷您快看，母驴尿出来了尿出来了！！！”

　　但有好些尿液没有落在地上，反而是洒在紫色的和服裙摆上，更是打湿了裙下白色的足袋。

　　“爱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

　　从大门进来的紫夫人都呆滞住了，看着桃沢爱独自高潮的癫样，不由得恼火。

　　“夫……夫人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身子猛地一颤，恢复了清明，但随之想到自己羞耻的模样全被紫夫人看见，居然又是一泼尿液洒在她的裙摆上。

　　“爱！”紫夫人有些难以忍受。她本就有轻微的洁癖，恨不得立刻回去换身干净衣服。

　　但她看见桃沢爱的表现，已经猜到了什么，抛下狼狈不堪的姐妹，大步大步往前面的房间赶去。

　　“夫人！”

　　桃沢爱刚刚失禁，两腿还在发软，但知道事关少爷，还是踩着足下高跟鞋，快步跟了上去。

　　紫夫人走廊还没有走到一半，就听见女人快活的淫叫。她认出了这是咲夜的声音，着实吓了一跳：“咲夜那么小就跟遥做了吗？而且声音听起来好像很舒服的样子……”满脑子里居然都是咲夜被遥操得死去活来的样子，双腿竟然隐隐发软。

　　她连忙把这种古怪的感觉驱逐出去，冷漠的斜视身边的桃沢爱。

　　“夫人，我……”

　　“不用解释了。”紫夫人听着里面越发快活的淫叫，胸口痒得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长出来，居然立刻扭头就走，“去办公房找我。”

　　桃沢爱犹豫道：“等……等少爷忙完吗？”紫夫人停住脚步，说道：“我没让遥过去，我是让你过来。”

　　“是，夫人。”桃沢爱有些迷茫，她和紫夫人从小相处到大，头一回猜不透她的想法了。

　　紫夫人走了几步，又停了下来，厉声道：“赶紧换身衣服，如果让人看见，像什么话。”

　　她并没有说完就走，而是像条干瘪的牙膏，站在原地足足十来秒钟，才挤出道：“爱，还不赶紧跟上。”

　　……

　　……

　　凌晨一点多钟。

　　雪代遥轻轻替桃沢咲夜盖上被子，窗外朦胧的月光射了进来，泼在她的脸上。

　　桃沢咲夜满脸疲倦，但脸上却有股若有若无的笑容。

　　雪代遥温柔的抚摸了下她的脸庞，也许是他之前太用力了，把咲夜都给累坏了。

　　其实他也不想累着她，但却是桃沢咲夜主动扭着臀部坐上来。两个人在办公室里疯了好几个小时，最后桃沢咲夜体力不支败下阵来。

　　雪代遥没有办法，只能帮桃沢咲夜收拾好衣装，趁着夜色抱着她送回房间。桃沢咲夜心满意足的靠在雪代遥肩膀上，用崇拜的语气道：“爸爸大人好厉害。”

　　雪代遥哭笑不得，没等他应话，桃沢咲夜就这样沉沉睡去了。只能他自己从咲夜口袋里摸出钥匙，把房门打开，送她回到卧室的床上。

　　叮叮。

　　雪代遥口袋的手机振动了两下，是一条信息。

　　他看了眼信息内容，本来平复的心情又开始燥热了。

　　是桃沢爱发来的短信，没有文字内容，只有个短短的“1”。

　　雪代遥马上明了她的意思，这是爱姨想要与他温存的暗号。

　　算算时间，也有好些天没和爱姨私处了。

　　雪代遥快步走出房间，去找桃沢咲夜的母亲。两人的房间隔得不是很远，也就十几分钟的距离。

　　雪代遥脚步轻盈，完全融入夜色，不过四五分钟，已经悄悄爬上楼道，来到爱姨房门口。

　　房间大门根本没关，轻轻一推就开了。玄关漆黑一片，雪代遥摸黑往里走，一个拐弯，渐渐有了些许光。越往里走越亮，一直到爱姨卧室门口，门半开着，里面透露出亮晃晃的光。

　　雪代遥有些摸不着头脑，以往都是越暗越好，怎么今天灯开得这么亮？他把门往里一推，卧室内布置得明堂堂的。

　　雪代遥看见床头柜放着叠厚厚的圣经，上面摆着个十字架项链。桌面的灯架上放了一排排的蜡烛，明艳艳的烧着。

　　“说出你的罪孽。”

　　空灵的声音让雪代遥一个激灵，立刻朝柜子那边看去。

　　柜子已经经过改造，表面类似于百叶窗的缕空，模模糊糊的可以看见修女模样的美人儿坐在里面。她的眼睛蒙上了条白纱，但从端庄冷艳的举止中，雪代遥还是一眼认出了她是爱姨。

　　“你是神的信徒吗？”

　　柜子中间有了个拳头大小的空洞，可以瞧见修女那红艳厚实的香唇上下翻动着。

　　雪代遥慢慢凑了过去，那红艳艳的唇再次翻动着：“来者，你是神的信徒吗？”听着她空灵不夹杂一丝欲望的声音，雪代遥都感到些许陌生，含糊道：“姑且算是吧。”

　　“那请回吧。”柜中的修女满脸圣洁，用教诲的语气道：“孩子，神灵只会指引虔诚的灵魂。”

　　“抱歉。”

　　雪代遥一瞬间真感觉桃沢爱是神灵的代言人，身上黑白相间的修女服一尘不染，是那样的美丽，是那样的圣洁。

　　哪怕她的眼睛被白纱遮挡住，但雪代遥都能察觉出审判的意味，好像自己龌蹉的内心都被看得一清二楚。

　　“我现在是神灵的信徒了。”雪代遥说道。

　　这名叫作桃沢爱的修女语气变得柔和了：“这里是忏悔室，无论你做了什么错事，只要你说出来，神灵都会原谅你的。”

　　雪代遥道：“只要我说出来，神灵都会原谅我吗？”桃沢爱低下头，迷人的金发倾倒下来，“是的，神灵会原谅每一个迷途知返的孩子。”雪代遥犹豫道：“无论是什么？”桃沢爱肯定道：“无论是什么。只要你保持着悔改之心和对神灵的虔诚，上帝都会原谅你的。”

　　雪代遥双手合拳，做出虔诚的姿态，说道：“我对不起爱姨。”修女满脸圣洁道：“爱姨是谁？”雪代遥闻言一阵激动，顺着话道：“是一名比我年长的女性，我和她不止一次的做过爱。”

　　“比你年长的女性？看你的样子还是个孩子，是她先勾引你的吗？”

　　“是的。”

　　“那她真是个不检点的女性。”修女批判道，“你口中那名叫作‘爱姨’的女人，也许体内流着恶魔的血液，否则也不会淫荡到主动勾引比她年纪小上那么多的小男生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我也这样认为。爱姨是个淫荡的女人。”雪代遥口干舌燥，悄悄观察着修女的面容。

　　修女圣洁的面孔没有任何变化，依旧是那么的美艳，让人惋惜她是个禁欲的神职者。

　　修女同仇敌忾道：“也许你应该把她带来教堂，让我在她身上洒点圣水。”

　　雪代遥从她的语气中嗅到非比寻常的态度，问道：“修女大人不喜欢她？”修女庄严道：“没有一个神职人员会喜欢这种不检点是女人，尤其是她跟我同名。”

　　“同名？”

　　“嗯，我名字里也有个‘爱’字。”修女自我介绍道，“我姓氏桃沢，叫作桃沢爱。”

　　“那真是巧合。”雪代遥望着桃沢爱圣洁的面容，特别想直接咬住洞中一本正经说着话的红唇。

　　“这个世界上同名的人并不少，有些是虔诚的信徒，有些却是骨子里淫乱的恶魔。”桃沢爱不置可否。

　　“虽然爱姨是个淫荡的女人，但她只爱我一个。正相反，是我对不起她。”

　　“你做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，让你感到愧疚？”

　　“爱姨还有个女儿叫作桃沢咲夜。”雪代遥刚刚说出咲夜的名字，就听修女红唇前突，销魂的“哦”了一声，让雪代遥心头欲火直跳。

　　“真是巧合，她也姓桃沢。”修女搓捻着指头，吞吞吐吐道：“你对那名叫作咲夜的女孩做了什么？”

　　“我和她做爱了。”

　　“哦，上帝。”这名美艳的修女厉声道：“是你强迫她的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道：“没有，反而是她主动的。”修女道：“你敢对着上帝发誓吗？你确定你没有使用任何威逼引诱的手段？”

　　“我确定。”雪代遥在柜中修女的指引下，对着旁边桌上的神像起誓道：“我对上帝发誓，我没有使用过任何威逼引诱的手段。”

　　“都是那名叫作咲夜的女孩，主动勾引你的？”

　　“是的。”雪代遥放下发誓的三根指头。

　　桌上那尊不知名的神像，眼睛亮闪闪的，仿佛真的有灵性一般，但对雪代遥的话语没有任何反驳。

　　很显然，雪代遥说的是实话。

　　“母亲在勾引你，女儿也在勾引你。也许是恶魔的血液在作怪，她们基因里就是极度下流的女性。”修女不断贬低着爱姨和桃沢咲夜。

　　雪代遥愧疚道：“也有可能是我的不对。”

　　“有这个可能。”修女若有所思道，“或许是你太有魅力了，否则也不可能一对母女都为你倾心。让我看看你长得什么样好吗？”

　　“好。”雪代遥往前走了一步。

　　“再往前一点，把脑袋靠近洞前。”

　　“这样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俯下身，俊美非凡的脸庞凑到那小小的洞口旁边。

　　“让我看看你。”修女把白纱微微扯起一角，一只碧蓝的眼睛望向雪代遥。这圣洁而美丽的一幕，让他那颗心怦怦乱跳。

　　“阿门。”桃沢爱把白纱重新盖上，又变回圣洁的修女，做了个祷告的动作，“你确实太有魅力了，或许我不应该责怪那对母女。要不是你是神的信徒，我都要怀疑你是否是真正的恶魔。”

　　“那也太夸张了。”

　　“毫不夸张的讲，我应该把圣水倒在你头上看看。”

　　雪代遥可不想无缘无故挨上顿圣水淋头，赶紧将话题揭过道：“还是应该怪我没有抵抗住诱惑。”

　　“你应当抵抗住的。”修女顿了顿，“但也不能怪你，你年纪太小了，肯定禁受不住女人的纠缠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修女你是了解的。”雪代遥苦恼道，“我这个年纪时不时就有欲望，她们略微挑逗，我就克制不住……”

　　“也不能怪你，毕竟年轻气盛。”修女忽然想到，“如果把你的欲望解决了，你还会与她们产生纠葛吗？”

　　“肯定不会。”雪代遥毫不犹豫道。

　　修女的嘴唇饱满且厚实，上下翻动道：“你现在还有欲望吗？”

　　“有……”雪代遥故作犹豫道。

　　修女叹气道：“我帮你解决吧。”

　　“这样合适吗……是不是不太好……”

　　“一切都是为了让你拒绝她们的诱惑，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当中。”修女艳丽的脸庞一尘不染，“我不会在意这些的。”

　　“那……好吧。”

　　修女听见翻下裤子的窸窣声，她俏手摸向洞口，一下就碰到了热气腾腾的阳具。

　　那股炽热和坚固让她联想起烧红的铁棍，吓得她只是碰了一下，就本能的把手缩回。

　　过了两三秒，才敢壮着胆子摸向那根鸡巴。

　　修女用来祷告的右手摸到了雪代遥的龟头，粗壮得类似于竹刀的剑柄，另外一只祷告的左手摸了下去，棒身类似于颗粒般的粗糙。

　　两只手上下滑动着，居然没有第一时间摸到最根部。

　　桃沢爱的脑子里不由得冒出“盲人摸象”的中国成语。若不是朝夕相处过，她一定会错认为这是用于惩罚不检点女性用的刑具。

　　就比如惩罚那些中世纪的女巫，如果直接坐在这根巨屌上，一定满脸狰狞的什么话都招了吧。

　　修女咽了口吐沫，双手勉强的握住大半根阳具。

　　雪代遥看她仍然维持着圣洁，鸡巴兴奋得跳动着，说道：“麻烦你了，修女大人。”

　　修女开始上下撸动道：“真是夸张的形状……那群女人和你做完以后还会纠缠你吗？”

　　“会的。”雪代遥实话实说，“和我做过越多的，就越喜欢纠缠我。”

　　“我相当理解了。”修女费劲的上下套弄着雪代遥的巨根，“可能刚跟你做会痛吧。等习惯了之后就完全上瘾，再也脱离不了你了。”

　　“修女大人……”雪代遥感觉这些话可不像修女应该说的。

　　“上帝啊。也许你是专门勾引女性的恶魔，否则也不会长了这张俊美的皮囊和这根硕大的性器。”修女的形象越发神圣了，撸管的双手像是肩负了某种使命，“我得为了那些无辜的女性净化你。”

　　“修女大人，我一点也不舒服。”雪代遥挺着巨屌，隔着薄薄的门板，透过洞口可以看见桃沢爱用俏手不停撸动。

　　“我不是在帮你手淫，我是在帮你化解欲望，排除心灵上的污秽。”修女字正腔圆的说道。

　　雪代遥升腾起一股欲火，说道：“但是我根本没有任何感觉，根本排不出任何污秽。”

　　“真的吗？”修女狠狠撸动了两下鸡巴，但雪代遥的大屌硬得像块生铁，呼吸和语气没有任何变化：“是的。”

　　“那这样呢？”修女一手开始捣弄雪代遥的子孙袋，另外一只手磨蹭着龟头，张开祷告的小嘴，用粉嫩嫩的舌头对着他的马眼在念经。

　　“嘶——”雪代遥倒吸着气，大肉棒一下下跳动着。

　　“出来！”修女满脸冷艳，哪怕舌头舔着雪代遥的性器也丝毫不影响她的圣洁，“我以神的名义让你射出来。”左手不停揉着雪代遥的睾丸，“我以神的名义让你射出来。”右手飞快的撸动着，“我以神的名义让你射出来。”

　　雪代遥腰间前屈，肉棒涨到最大了，像是要涌出来般的跳跃。

　　可是，修女并没有任何要停下来的意思，反而搓念的东西越来越沉，上下停留的时间越来越长。

　　“射出来。”修女像是不耐烦了，“我以神的名义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雪代遥腰部猛地用力，直接把屌插进了她喋喋不休的嘴里。

　　刚刚的舌尖侍奉实在是太软趴趴了，雪代遥的火气完全被勾引了出来，用力挺进腰肢，每插一下就像是在说：“以神的名义？嗯？以神的名义？嗯？”

　　“呜呜呜。”修女说不出话，嘴巴都被肉棒塞满了。

　　雪代遥没有怜香惜玉的意思，反而不断的用力挺腰，把她饱满的口腔当成肉穴来操。

　　修女眼上的白纱都被操得滑落，碧蓝色的眼睛直勾勾看着嘴上的大屌，居然还尝试着配合吞下。

　　雪代遥忽得身子一抖，修女顿时明白了，嘴巴死死的含住整根巨根，红唇一下亲吻到他的睾丸，用喉咙当成子宫般收缩挤压着龟头。

　　射了！

　　雪代遥精关一松，修女反正呜呜咽咽的声音，那只碧蓝色的眼睛渐渐开始翻白。

　　雪代遥猛地一拔，喷射的精液洒在了修女艳美的脸上，好像月光般泛着光泽，可以清晰看见嘴角挂着几根卷卷的毛发。

　　“阿门。”

　　修女不停咳嗽着，好不容易才缓过去，做了个祷告，问道：“你的欲望解决了吗？”

　　“还没有。”雪代遥把一跳一跳的肉棒展现给修女看。非但没有软化，还越发坚硬起来。

　　“真是夸张的尺寸……”修女小小声说道，再次把白纱蒙住眼睛，但雪代遥却在此之前，发现了她眼中的渴望。

　　“小孩子的欲望都这么大么……”

　　“修女大人就没有欲望吗？”雪代遥反问道。

　　“我早已把心献给神灵，没有那种低级的肉欲。”修女冷冷的说道。

　　“那就请修女大人帮我解决低级欲望吧。”雪代遥把肉棒穿进洞中，“像刚刚那点刺激，可没法帮我解决的。”

　　“我明白了。”修女话语冷淡，把身子转了过来。

　　雪代遥看见个桃心屁股正面着他，实在难以想象禁欲的修女有如此夸张的臀部，把油光水滑的黑丝撑得浑圆浑圆，毫不怀疑这对翘臀只要轻轻在男人双腿上碾上一碾，立刻就会让短小的包茎根茎爽得流精。

　　“屁股再抬高一点。”雪代遥命令道。

　　“快一点。”修女百般不愿的抬起屁股，像是希望雪代遥速战速决，快点解决自己的欲望。

　　雪代遥并不像年轻人那般猴急，反而隔着黑丝，两指在她胯间轻轻摩挲着，逐渐勾勒出块骆驼指的形状。

　　雪代遥两指不再并列，慢慢展开合上，顺着骆驼指的形状描边。

　　“你在做什么？”修女冷然道。

　　“没什么。”雪代遥围着修女臀下的嘴唇描边，逐渐描画出两瓣香唇的形状，“我的欲望比较多，修女大人也不希望我没有发泄干净欲望，而去祸害其他女人吧。”

　　“快一点。”修女冷得像块冰山。

　　雪代遥用手指轻轻亲吻她臀下的嘴唇，修女娇躯猛地颤抖了两下。

　　“修女大人嘴馋得流口水了。”雪代遥拿出指头，上面黏着粘稠稠的液体。没想到清心寡欲的修女欲望如此强烈，发情的淫水隔着内裤丝袜流了出来。

　　也亏得黑丝并不明显，那块水渍只是让黑丝颜色更深了些，根本看不出端异。

　　雪代遥发现了件有意思的事情，修女内裤都是黑色蕾丝款式，稍不注意就会卡在臀缝当中，难怪淫水那么容易流出来。

　　他并没有急着撕开丝袜，而是隔着丝袜拉偏内裤，舌头就着丝袜一下一下的舔着阴唇。

　　“啊！”修女叫得销魂，声音完全没有之前的空灵。很难想象那副圣洁的样子，会发出这等淫乱的叫声。

　　她被雪代遥舔得四肢发软，身子紧绷，但却把翘臀抬得老高。

　　桃沢爱从来没有被隔着丝袜舔过。

　　本来少爷的舌头就厉害，现在还隔着条丝袜，那股顺滑的沙沙感，让她两三下就要出来了。

　　明明之前还能够撑个两三分钟的。

　　桃沢爱这样想着，但那股尿意现在完全憋不住了。这种事根本不是意志力能够控制的，那紧实的臀部豁然夹紧，倘若有男性性器在其中，只怕一下就爽得榨出汁来。

　　“哦哦哦哦……尿了尿了……又要尿出来了！！！”

　　修女银白的圣水从胯下喷出，但隔着丝袜，只有水滴点点洒了出来，嘀嗒嘀嗒的滴在雪代遥额头上。

　　“这是猪叫声还是驴叫声？”雪代遥取笑着修女的淫叫，这叫声可比大部分女性高潮时的呻吟都要浪荡，简直就是头沉迷交配的雌畜。

　　“是驴叫……”桃沢爱恍惚道，忽得记起自己修女的高洁身份，再次恢复那凛然的声线：“我只是为了解决你的欲望罢了，希望你不要误会。”

　　“原来是这样吗？”雪代遥指头捏住桃沢爱身下的丝袜，只是轻轻一撕，那些淫水汇聚成流的滴落在地。滴滴答答的声音，一下让这名蒙眼修女无话可说。

　　雪代遥趁热打铁，直接把大屌插入桃沢爱的穴中。她喷过一次，连润滑都不需要，雪代遥一口气插到底，子宫口热烈欢迎的吮吸着。

　　“哦……”修女发出淫秽的呻吟，像是被挠到了痒处。

　　跟她女儿不一样，桃沢咲夜还必须慢慢适应雪代遥的巨根，但桃沢爱早就变成了少爷的形状。

　　原本精致的小穴早就被雪代遥的庞然大物撑开，身体既敏感又漠然，就算用手指自慰也难有感觉，只有被少爷重重顶在花心才能感到满足。

　　雪代遥隔着柜门不好直接发力，桃沢爱直接扭着屁股后退，主动献媚的让这根巨屌插得更深。

　　“一点也没有修女的样子……”雪代遥呼吸变得沉重了。

　　“我就是修女！我是要净化你这头恶魔，才出卖身体的！”桃沢爱振振有词，没有忘记自己修女的身份，只不过随着雪代遥顶到花心的次数越多，话语逐渐变得语无伦次起来：“我要把恶魔你的精液榨干，让你没有精力再祸害其他女性……我扭我扭……我要用我的大屁股榨出你所有的精液……把你的大肉棒变成小肉棒……让你爽得流精，biubiu的射出精液……”

　　“你这算哪门子修女！”雪代遥火气完全被点燃，再也忍不住的拽出柜中的桃沢爱，看着她蒙眼的圣洁样子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直接揪住她金色头发，狠狠对着巨臀猛插。

　　啪啪啪！

　　雪白的臀部泛起阵阵臀浪，粗大狰狞的巨物在其中搅弄，时不时有大片水渍从唇中流出。

　　“被恶魔抓住了！！”修女发出阵阵悲鸣。

　　雪代遥可不会怜香惜玉，拉拽她的头发，逼迫着她转过头，揪掉白纱一角，“看着我，跟我说你叫什么名字！”

　　“我叫桃沢爱！我叫桃沢爱！”修女长相明明美艳圣洁，但淫叫声却格外的浪荡。

　　雪代遥接着问道：“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！”

　　“啊？！”修女不想回答，雪代遥猛地一顶，修女爽得叫出声，但仍旧犹豫道：“我……我没有女儿……”雪代遥又是一顶，修女叫道：“有有有……我有一个女儿，求求您放过她……”

　　“有女儿？你刚刚撒谎了是吧！”雪代遥狠狠撞了两下，面前的臀浪夸张的抖着。

　　“噢噢噢啊啊啊啊……对不起对不起……只有我女儿……不能给你……”修女面对花心撞击的快感仍然保持着清醒，“我……我是名修女，同时也是她的母亲……我是绝对不可能出卖自己的女儿……”

　　“这样啊。”雪代遥像是被修女的精神所打动，慢慢把自己的鸡巴拔了出来。不得不说她的小穴实在紧致，又温暖又湿热，活像张不断吮吸的小嘴。往后挪了三四下，才把自己的龟头从卡死的子宫口中拔出。

　　“呜！”修女发出淫秽的悲鸣，比刚刚顶到花心口时发出的声响还要夸张。

　　“既然你不喜欢的话，我尊重你的意愿，修女大人。”雪代遥一边说着，一边慢动作得把鸡巴抽出她的阴道。

　　修女顿感身下阵阵空虚，屁股主动得撅起来，妄图用臀肉继续包裹住未拔出的巨根，希望他二次插入进来。

　　“你在做什么啊，修女大人？”雪代遥佯装诧异的样子。

　　“插进来。”修女大人扭着雪白的屁股道。

　　“你说什么？”雪代遥好像没有听清。

　　“插进来，把你的大鸡巴推进我的屁股里！”修女用大屁股包裹住雪代遥的巨根，臀交般的不断磨蹭着。

　　“这可不像名修女该说的话。”雪代遥装作吓了一跳。

　　“我不当修女了，求求你不要拔出来。”修女用那腻人的巨臀不断给雪代遥的巨屌臀交，隐隐可以看见雪白的臀浪中那半截龟头，“操我，操我，插进来，插进来！”

　　雪代遥把肉棒下移，对准那湿露露的穴口，质问道：“为了满足自己的肉欲，就放弃自己的信仰了吗？”修女毫不犹豫的叫道：“放弃了放弃了，我不当上帝的修女了，我要给您的肉棒当修女，我要信仰您的大肉棒，求求大鸡巴神灵赶紧插进来吧……”话音刚落，雪代遥直接把肉棒插入半截。

　　“哦～”修女立刻发出婉转的呻吟声，“继续，求求您了肉棒上神。”雪代遥却停在一半，感受着穴内腔道不断的缩动，问道：“听说你有个女儿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我是一个女儿的母亲！”修女迫不及待的回答，“她也是个美人，我对自己的基因还是有点信心的。”

　　“你之前可不是这样回答的。”雪代遥捏了一把臀肉，光是那多汁的触感就令人着迷。

　　不得不说桃沢爱的身材保持得十分完美，该有肉的地方有肉，该匀称的地方匀称，简直就是为了性爱而生的女人。

　　“她是我的女儿，为了妈妈的幸福尽点孝心怎么了？”修女像是放弃了母亲的身份，主动扭着屁股像要弥补下半部分的空虚。

　　“她听见了一定会很失望。”雪代遥往里插了点，这足够让修女疯狂了，她喊道：“妈妈才不是那么自私的女人，跟少爷在一起实在是太快乐了，妈妈是为了让你也跟着快乐。”

　　“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？”雪代遥逼问道，狠狠拍了下她的巨臀，那清脆的响声太过悦耳，臀浪轻轻的荡漾着。

　　“桃沢咲夜！她的名字叫作桃沢咲夜！”修女昂起头颅呻吟。

　　“那你又叫什么名字！给我说出来！”雪代遥不断拍打着修女的屁股，雪白腻人的尻部都被打得红肿，清晰可见一道道巴掌印。

　　“桃沢爱！我叫桃沢爱！就是少爷您口中的爱姨！那个淫荡闷骚的女人！少爷您说我演的好不好？”桃沢爱忘我的叫道，“咲夜遗传了我的下贱基因，也无可救药的爱上少爷您了，往后我们母女要好好的伺候您，服侍您。”

　　雪代遥兴奋的狠狠顶了下爱姨的花心，她顿时销魂的“哦”了一声，语无伦次道：“少爷您知道吗，我以前真的当过修女的……天啦，跟您玩这些，实在是太刺激了……”

　　“你这算哪门子修女？”雪代遥身子趴在桃沢爱腰上，脑袋靠在她的耳边，一把扯下了她眼上的白纱。

　　“是我玷污了修女这样的神职者！”桃沢爱说着真心话，“我还是更喜欢当管家，帮少爷您排忧解难。”

　　“喜欢伺候我？”

　　“是的。我就是少爷身边那条任劳任怨的老母驴，给少爷拉磨骑乘。我天生就是贱种，伺候您服侍您让我感到快乐……天啊，哪有人这么贱的，就算没有做爱，光是伺候您我就要高潮了！！”

　　桃沢爱的宣言让雪代遥兴奋得无以复加，他舌头堵住了爱姨的小嘴，含糊道：“别这样说，爱姨我爱你。”少爷的话让桃沢爱娇躯一震，身心格外满足，但却自觉配不上他，只要当少爷身边的情人管家，为他打理好大大小小的事务就再好不过。

　　“少爷，我也爱您。”桃沢爱感觉雪代遥背后的冲撞越发用力，“爱您爱您爱您……我爱着您，我只爱着您一个……曾经我是名修女，直至今日还信仰着神灵，但我现在不信了……少爷您才是我的神……哦哦哦哦啊啊啊，顶得太深了……我也不配当名母亲，咲夜，妈妈出卖你了，你以后也得爱着少爷，你是少爷的所有物……啊，顶我插我少爷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听着的发言，搅动着白花花的臀浪，抽插的动作越发粗暴起来，他的体力远超常人，每下都是深插深拔，不过六七分钟，桃沢爱娇躯直颤，已明了爱姨是要高潮了。

　　“爱姨你曾经是名修女是吧？”雪代遥直接把桃沢爱抱起，左右手分别夹住她丰韵有力的大腿，把她正面朝外抱了起来。

　　这副光景实在太过震撼，一个正太像抱玩具般轻松将熟女抱起，还可以看见他那根夸张的巨屌正在其美鲍中进进出出。

　　“是的，我是修女！”桃沢爱虔诚的抱拳祈祷，满脸圣洁的念着经文，那熟练的样子确凿是名神职者。只不过，由于临近高潮点，身子颤动个不停。

　　雪代遥直接把她抱在桌上的神像前，问道：“爱姨，你是更爱你信仰的神灵，还是更爱我呢？”下一刻，这名修女毫不犹豫的一口吐沫吐在了神像上，用崇拜的神情道：“我爱少爷您，我要当少爷您的信徒……”说罢，又是一口吐沫吐在那个神像上，可能是神像材质太轻，一下就跌下桌子，摔在雪代遥脚前。

　　“少爷您如果创个教，我愿意当您的祭司，哪怕当个小小的修女都没有问题，求您净化我洗涤我！”

　　雪代遥看着桃沢爱虔诚的模样，那禁欲的修女脸蛋实在令人欲罢不能，克制不住的想要玷污她，故意污言秽语道：“好，我创个鸡巴教。”桃沢爱一本正经道：“那我就信仰鸡巴教，臣服少爷您的大鸡巴，本教的宗旨就是所有女性都要臣服在少爷您的性器之下。”

　　雪代遥觉得实在荒唐，但桃沢爱认真的样子，实在有种绝美的反差感，说道：“好，我的修女，跟你曾经信仰的神灵说再见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我的神灵大人。”桃沢爱垂下脑袋，美艳的脸上满是虔诚，不停的祷告。当她睁开眼时，正好看见身下的神像，眼中闪过丝鄙夷，她被少爷抓着双腿抱入怀中，这名修女居然在上半空撒尿，黄橙橙的尿液直接淋在那座神像上。

　　神像的眼睛被尿液完全侵湿，内藏的摄像头视角完全被遮盖住了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……

　　隔壁房间。

　　紫夫人嫌恶的移开屏幕，她本就有洁癖，这种事实在是太过恶心了。

　　“想不到爱居然会做出这种事情。”紫夫人眼中闪过丝失望，从来没有想过性冷淡的桃沢爱居然有着这样的一面。

　　饶是她已经撞见过不止一次，但跟真正从头看到尾还是不一样的。

　　紫夫人坐立难安的从椅子上站了起来，她也搞不懂自己脑子里在想什么，居然会让桃沢爱和自己心爱的遥做爱，提出想看看她们之间如何相处的要求。

　　她更没想到桃沢爱居然毫不忌讳的当着自己的面，肆无忌惮和雪代遥疯狂做爱。

　　“神灵大人狠狠用您的大鸡巴操我……噢噢噢，小修女……小修女要去了……”

　　听着屏幕里发出的淫叫声，紫夫人愠怒道：“不堪入目！”大步大步的在房间踱起步，但最终还是没忍住的瞄了眼监控屏幕。

　　摄像头角度是由下到上的，可以看见雪代遥那根粗长得夸张的肉棒，在桃沢爱的鲍穴内进进出出，时不时带出大片大片的淫水滴落在神像上。

　　紫夫人平静的脸上现出厌恶的神情，这也是她头一回没有掌控好自己的情绪。

　　这种事怎么能发生？实在是太过恶心了！

　　紫夫人心态微微失衡，但马上发现了自己的失态，慢慢闭上眼睛，深深的吐出一口气。

　　但桃沢爱夸张的淫叫声和雪代遥低沉的喘气声，还是灌满紫夫人的耳朵，正好屏幕中的情景，是雪代遥狠狠的用精液无套中出灌满了桃沢爱的子宫，这暴力的镜头正巧被紫夫人看了个完全。

　　紫夫人气得身子直颤，明明对这淫靡的一幕感到恶心，但目光就是移不开屏幕，脑中居然还不由自主的想：“遥的那东西是真大……爱的身材也保持得很好，好像这十年来就没变过……她们这样做爱真的有那么舒服吗？也太夸张了点。”紫色和服下包裹的美肉越来越烫，眼睛像是入迷般紧紧盯着儿子的巨根。

　　“哦～～～”随着雪代遥的肉棒拔出，桃沢爱销魂的呻吟，美鲍正往下淅淅沥沥的流着白浆。

　　紫夫人居然也不约而同的“哦”上一声，眼睛仍盯着雪代遥的巨根，由于角度的问题，几乎是个仰望的视角。

　　发射过一发的肉棒仍然没有半点疲软，像是征服雌畜猎物的长枪，龟头散发着淫靡的光芒，仍然挺拔傲立。

　　紫夫人这才回过神来，眨了眨干涩的眼睛，维持着风淡云轻的表情，实际上口干舌燥道：“遥的精力真是旺盛啊，就连爱也满足不了他吗？不过这也是件好事，成大事者无不精力旺盛，身体差劲可没法成就番大事业的。”

　　趁着桃沢爱和雪代遥调整状态的空档，紫夫人立刻把脑袋移开，重新在房间里踱步。但只是走了两步，就觉双腿酸软，好像流满汗液般湿热。

　　“是太热了吗？”紫夫人喃喃自语道，像是自我欺骗般的坐下，看着屏幕中的遥，居然有了种深深的空虚。

　　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想的，居然拜托桃沢爱和雪代遥做爱，说是想学习一下性爱的技巧。

　　桃沢爱当然是不敢答应，唯唯诺诺的推辞。

　　但自己却以学习为名请求桃沢爱答应，并说她是自己最好的姐妹，其他女人中只信任她一个。

　　桃沢爱见紫夫人语气不似作伪，只好勉强答应下来。

　　紫夫人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，借由卧室中的摄像头，就坐在隔壁的房间，眼睁睁的盯着屏幕看着两人做爱。

　　紫夫人几乎是从头看到尾，心中有种特别憋闷烦躁的情绪。

　　她特别希望屏幕中遥的做爱对象是自己，但之前和遥做爱的过程似乎并不美好，很害怕自己满足不了遥。

　　紫夫人一边看一边安慰自己，她只是在学习桃沢爱的技术而已，从中了解儿子的癖好，往后才更好满足他。

　　毕竟木已成舟，遥有其他女人的是不争的事实。

　　说实话，紫夫人看着雪代遥和桃沢爱做爱，总是会忍不住幻想着其他女人和雪代遥做爱的情景。

　　都是自己最亲密的姐妹，和自己儿子做爱，光是想想就有种窒息感。

　　明明依照自己的个性，就应该慢慢引导遥脱离其他女人，渐渐投入自己怀抱才对。

　　可是她看着遥和桃沢爱调情到做爱，居然有种异样的情绪，具体是什么她也说不出。

　　但光是猜测，她就难以呼吸，心中冒出股难言的恼怒。

　　她可是藤原家的大家长，甚至可以说是整个日岛最高贵的女人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癖好？

　　但紫夫人看着雪代遥狠狠顶撞桃沢爱时，身下就有种难以言喻的空虚，三番两次想要探下指头。

　　她奇怪自己的自制力什么时候变得那么差了？

　　自打和遥简单做过爱以后，似乎自己的身体食髓知味，渐渐变得敏感起来。

　　紫夫人几个深呼吸，渐渐平复下心情，却听得屏幕那端的桃沢爱满足道：“少爷，您好厉害。”紫夫人心想：“遥当然厉害。”

　　桃沢爱问道：“少爷，您希望我继续扮作修女，还是假装成咲夜？”雪代遥道：“都有些腻了。”这句话一出，紫夫人身躯不由得一颤，喃喃道：“腻了？腻了？”居然幻想出不少这两人缠绵的情景。

　　桃沢爱心念一动道：“不如我扮作夫人好不好？”紫夫人唰的从床上坐起，紧紧盯着屏幕，厉声道：“桃沢你怎么敢的？”

　　明明她只是以学习之名，嘱托桃沢爱和遥做爱。可桃沢爱在镜头前非但没有一丝收敛的意思，还把平常淫靡的痴态展示个十足十。

　　这也就算了，毕竟是自己要求桃沢务必不能让雪代遥发现端异。

　　可她怎么敢的？可她怎么敢的！

　　紫夫人这近二十年来的养气功夫，都让她有些无法克制住情绪。

　　尤其当桃沢爱从柜中拿出件紫色和服时，一股无法克制的怒意蹿了上来。

　　“冷静冷静。”

　　该说不愧是紫夫人吗，养气功夫早已练到精致，脸上微微荡起波澜过后，渐渐恢复了平静，只不过眼神中冒着股冷意。

　　她从小到大就生活在权力之家，第一件事最先学会的就是隐忍，竟又坐了下来，眼睁睁看着雪代遥一边说：“我帮爱姨你换上。”一边帮桃沢爱穿上和服。

　　紫夫人内心痛苦的想：“遥都没帮我换过几次衣服。”本想把脑袋移开，但眼睛却像锁死般紧盯着屏幕，胸口滋生出股无比怪异的情绪。

　　“少爷，不，应该喊你遥。”桃沢爱穿上紫色和服，搭配上美艳绝伦的容貌，像名大家族出来的贵妇。

　　不过话又说出来，别看桃沢爱只是名管家，但地位却远比那些所谓的贵妇高得多得多。在整个日岛也是说一不二的人物。

　　“遥，妈妈漂亮吗？”桃沢爱平静的说道，说话的腔调和姿态竟学得紫夫人十成十。

　　饶是雪代遥都不由得一愣，一时间还当是妈妈换了个皮囊，不由得说：“漂亮。”

　　屏幕前的紫夫人也是一呆，马上反应了过来：“爱从小跟我一起长大，学起我的样子来自然很像。”脸色渐渐变得难看。

　　“遥，你亲亲妈妈的嘴巴好不好？”桃沢爱把脸伸了过去。

　　雪代遥大为兴奋，直接与爱姨唇对唇舌对舌的接吻起来。

　　“我根本不会说这种话。”紫夫人平静下来了。眼见桃沢爱只是形似而已，顿时放下心来。但看着两个人又吸又咬的疯狂接吻，嘴唇不由触电般发麻。

　　雪代遥隔着和服揉捏着桃沢爱的胸脯，她轻轻呻吟了两声，唤道：“不要捏妈妈的胸。”

　　“矫揉造作，一点也不像我会说的话。”紫夫人喃喃自语，顿觉胸口涨涨痒痒。神使鬼差之下，手轻轻滑过乳房，娇躯居然猛地一颤，立刻把手放了下来。

　　“遥，抱紧我……”桃沢爱轻唤着。

　　雪代遥像是揽住了团美肉，紧紧深陷其中，没有唇对唇的接吻，两个人直接把舌头伸出交融。他还趁机把一只手伸入和服内，没有用力揉捏桃沢爱的乳房，而是指尖在乳圈打转，时不时用大拇指摁在乳头上搓转，用得全是阴力，直接刺激敏感点。

　　桃沢爱立刻绷不住脸蛋的乱叫：“遥是在给妈妈产奶吗？再这样按下去，奶水都要被遥挤出来了！”

　　紫夫人平静道：“这种话也只有小泉才说得出口。”但她悄然捏紧的拳头，却暴露她并没有那么淡然。听得桃沢爱这样乱喊乱叫，自己的胸口居然也有种蠢蠢欲动的痒。

　　雪代遥直接翻开和服，一口含住桃沢爱的母乳，大口大口的吮吸，时不时用牙咬，时不时用舌头的舔。

　　他在小泉信奈身上玩过多次，桃沢爱哪里禁受得住？顿时被雪代遥杀得丢盔弃甲，连声唤道：“遥，别吸妈妈的奶子了！”

　　紫夫人直接站了起来，死死盯着大屏幕。由于雪代遥刚刚那一拉，正巧把桃沢爱拉出镜头外，只能看见半边身子。

　　带有摄像头的神像倒在地上，根本无法挪动角度。紫夫人本能的侧着脑袋，希望看得清楚，但只能隐隐约约看见雪代遥指头往桃沢爱身下一探。

　　“啊？”紫夫人轻轻唤出声，她也被雪代遥指头玩过，当然了解有多么舒服，两腿不禁叠在一起。

　　“啊啊啊，遥，别玩了，妈妈要流花蜜了……”桃沢爱呻吟着，又往雪代遥那边侧了侧，镜头前只留下和服一角。

　　紫夫人心痒难耐，却还固执的想：“桃沢学我的样子可一点也不像。”把身子往旁边靠了靠，但镜头的角度可不会随着她身体而挪动，只能望见那一角裙摆。

　　“啊！遥进来了！”桃沢爱淫叫道，哪有一点紫夫人的气质？

　　紫夫人只能听到声音，急得在屋中团团转。

　　“遥，顶进妈妈生你的地方……”桃沢爱婉转的歌唱。

　　紫夫人愠怒道：“胡说八道！胡说八道！”但脑子却忍不住幻想桃沢爱和雪代遥做爱的样子。

　　两个人激烈的做着爱，时不时能听见啪啪啪的水声，但留给镜头的只有白花花的天花板，甚至连衣角都不愿留给紫夫人看。

　　紫夫人坐在床前，根本不想听那些淫乱的声响，但她们做得实在太激烈：巨屌撞击花心的水流声、巴掌扇打美臀的啪啪声、男人的低吼声、女人的呻吟声。

　　声音时大时小，时断时续，紫夫人想要分散注意力都做不到。她偶尔望向屏幕，镜头前仍然是那片白花花的天花板，心神不由得一荡。

　　“遥，我把藤原家送给你！！”桃沢爱像是要到达高潮了，激烈的叫喊。

　　紫夫人听见这句话时，心中不由得一紧，总感觉自己好像说出过类似的话。

　　“遥，你才是藤原家的主人……妈妈给你，妈妈都给你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没忍住，小小声的跟着默念了遍：“遥才是藤原家的主人……我把我的全部都给他……”思绪渐渐有些飘忽：“遥本来就聪明，我把藤原家全部交给他，家族一定会蒸蒸日上的……”

　　但马上被桃沢爱的淫叫声打破：“遥，妈妈好空虚……我只是个普通女人，本来就不想当藤原家主……”

　　“胡说八道！”紫夫人蹙眉道，“我不当藤原家主，如何主宰自己的命运？”但听着桃沢爱销魂的淫叫声，身子也越发的痒起来了。

　　“妈妈只是个普通的女人……妈妈只是个普通的女人……妈妈只是个普通的女人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的呻吟声像是催眠般的唤着，让紫夫人都忍不住小小声道：“我只是个普通的人……”刚刚说完，心中就有种说不出的紧张，立刻闭口不谈了。

　　“妈妈只是个普通女人……遥像个男人一样征服妈妈吧……你才是藤原家的主人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仿佛被挠到痒处，呼吸渐渐变得沉重起来，听得桃沢爱洗脑般不断淫叫，竟不由自主的学了起来：“遥，妈妈是个普通女人，你才是藤原家主，像个男人一样征服妈妈……”

　　桃沢爱的声音逐渐激烈了起来：“对！！哦，天啦！！！遥，你真棒，你长大了，你是个男人了。妈妈是个女人，妈妈只是个女人……”

　　紫夫人听得身子越来越热，桃沢爱突得强硬道：“遥，你真男人，狠狠操死妈妈，前任藤原家主也只是个女人而已！”紫夫人胯间忽得一湿，又听得桃沢爱道：“对对对……哦哦，操死我，操死妈妈，操死紫夫人……要去了要去了。”

　　紫夫人呼吸越来越沉重，直到雪代遥说了一句：“妈妈，原来你也只是个女人而已。”她脑中顿时一热，手指几欲探入花蕾，险之又险的停了下来。

　　紫夫人洁白无瑕的肌肤升腾起粉红色的红晕，脑中却被情欲所灌满，只需儿子再侮辱上两句，便再也克制不住了。可奇怪的是，电子屏幕突得没了声响，就连桃沢爱的淫叫声也戛然而止。

　　紫夫人急切的翻出遥控调试，但无论如何调节音量都没有用，因为并非设备出了问题。

　　“难道桃沢突然就高潮了？不可能那么快结束啊……”紫夫人猜测道，“她们是不是跑去床上做爱了，所以才没有声音了？”

　　紫夫人认为自己猜到了真相，感受着寂静的四周，有了股无与伦比的空虚，脑中幻想着桃沢爱装扮成自己的样子，和心爱的遥各种方式做爱。

　　她的情欲非但没有消退，还愈演愈烈，在房间里不断走来走去。

　　“遥……”紫夫人轻轻唤着，突然想到桃沢爱的卧室就在隔壁，自己只要开门拐个弯就到了。

　　“对，我只是远远的看上一眼而已，只要我脚步够轻，她们就不会发现……”紫夫人心头又痒又急，把理智都抛到九霄云外了。

　　她深吸了几口气，慢慢吐了出来，悄悄打开房间门，绕过客厅的茶几，靠着沙发一步步往前挪。

　　紫夫人把脑袋探了过去，卧室门是半开着的，但因为角度问题，完全看不见其中的情景。

　　她更是心痒难耐，极力放沉脚步的赶了过去。临近门口时停了下来，却发现里面一点声响也没有。

　　“桃沢和遥难道不在房间里？怎么一点声音也没有？”紫夫人心中急切，把脑袋贴在门板上，连呼吸也放低了。足足听了七八秒有余，都没有任何动静。

　　难不成遥她们去其他地方了？

　　紫夫人第一反应就是自己的办公房，桃沢难不成要装作她的模样和遥在办公房行苟且之事？

　　紫夫人胸口有种说不出的感觉，把拳头紧紧握住了。盯着半开的房门，竟生出想要亲眼看看她们做爱留下的痕迹。

　　明明只是脑中想想而已，但她却把手推了出去，把门完全打开了。卧室里面一片狼藉，唯独没有半点人影。

　　紫夫人放下心，缓缓走了进去，低头用复杂的目光盯着神像旁的水渍。她刚刚走近把神像拿起，忽得背后的门猛地一关，但听桃沢爱殷勤道：“少爷，我就说夫人会忍不住进来的。”

　　紫夫人心下一沉，冷然道：“爱，你居然出卖我。”可当她转过身时，却被桃沢爱的样子吓了一跳。

　　“是的，我早就把一切都告诉少爷了，包括您第一次找我谈话的内容，我立刻就告诉了少爷。”桃沢爱赤身裸体，暴露出白花花的美肉，就像条被圈养的雌畜，正跪在地上，脑袋蹭着雪代遥的大腿，双手却恭敬的捧起少爷的人种袋。

　　“夫人，其实我很早就出卖您了。您是个有魅力的女人，但也只是个女人而已，我一直对这种生活感到乏味。如果没有遇到少爷的话，我会一直服侍您到死。”

　　桃沢爱毕恭毕敬道：“还好我遇到了少爷，我就是为了听从像他这样的男人安排，而出生在这个世界上的。我愿意当他一辈子情人，愿意当他一辈子管家，在他身边伺候他服侍他。”

　　她慢慢放下雪代遥的子孙根，用膝盖点地的换了个方向，背对着紫夫人，面向着雪代遥，动作一丝不苟，永远是那么的标准，说道：“少爷，我已经准备好了。”

　　“做吧。”雪代遥早有预料，并没有多劝。

　　桃沢爱艳美的脸上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情绪，平静的宣誓道：“藤原家的列祖列宗在上，我，桃沢爱，愿认雪代遥为主。他的话我必将刻在心版，早晚时刻诵读，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违逆。请诸位大神见证，哪怕我脑中有半点不敬之意，必叫我手足俱断，永堕无间。倘若心生叛意，子孙后代男为奴女为娼，我生生世世沦为家畜，永世不得翻身。”说完，嘴唇轻轻吻向雪代遥的脚背，“请家主收我为奴。”

　　紫夫人神色大变，满脸苦涩道：“爱，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，我其实一直把你当成好姐妹，从来没有想过让你立下过誓言，想不到你居然主动求遥收你为奴。”

　　纵使雪代遥是她最为心爱的儿子，但跟随自己近三十年的姐妹却把她抛下，放着平等地位不要，主动当她儿子的奴仆，就算是紫夫人也一阵郁结，心中好不憋闷。

　　桃沢爱心中根本没有紫夫人，用完美的姿态跪坐，等待着少爷收留……哦，不，现在应该叫家主了。

　　雪代遥说道：“起来吧。”桃沢爱眼中闪过丝狂热，马上恢复平常冷艳冰山的状态，说道：“是，家主。”把脑袋垂了下来，故意低上雪代遥一头的站在身边。

　　“我更喜欢爱姨你叫我少爷。”雪代遥注意到神色铁青的紫夫人，对身边的桃沢爱道：“爱姨，我妈妈问你话，你怎么不回答？”

　　“对不起，少爷，夫人。是我僭越了。”桃沢爱鞠躬道歉，姿态永远是标准完美，她主动解释道：“夫人，其实刚刚只是走个过场而已。早在半年前，我就在祠堂立过誓，喝了少爷掺血的圣水。少爷当时还很惊讶，让我不必这样。我却说我要效忠少爷，不可以一点规矩也没有。”

　　“居然是你主动的？！你可没有对我这样宣誓过……”紫夫人平静的神情完完全全被打破了，脸上满是苦涩。

　　要知道，当年桃沢可是没有许下任何誓言就跟着她，两人也明是主仆，暗地里是姐妹的关系走到今天。

　　可谁曾想，看起来最为忠心的桃沢爱，居然早就成为儿子的奴仆，心中顿时憋闷烦躁难受。

　　可紫夫人到底是紫夫人，很快就调整好心态，脸色逐渐变得平静，用欣慰的目光看着雪代遥道：“遥，我本来就打算把藤原家交给你。之前还担心你会一下子适应不了，现在发现是我想多了。你做得很好，就连桃沢也被你降伏，实在出乎我的意料。桃沢，我有跟你说过一句话吧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　　“夫人，我当然记得。”桃沢爱面色不变，仿佛回顾起紫夫人年轻时意气风发的模样，说道：“凡有的，还要加倍给他，叫他多余；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”

　　“遥，我的都给你了。”紫夫人说出这句话时，本来以为自己会对权力多有不舍，可心中却有种豁然轻松的感觉。

　　她绕过雪代遥打算出门，但门把手却被锁死般卡住。

　　“把门打开。”紫夫人扭头道。

　　桃沢爱眼中闪过丝讥讽。雪代遥不为所动，带着情欲的气味，慢慢靠近紫夫人。

　　紫夫人顿时慌了神，却强作镇定道：“遥，我是你妈妈。”雪代遥靠近道：“妈妈你也只是个普通的女人而已。”这句话说出来，紫夫人顿觉胯下一湿，和服紧裹的娇躯被遥紧紧抱住，她仍面色镇定道：“遥，把妈妈放开，我就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”

　　雪代遥心中却兴奋无比，早就看出紫夫人心中存有情欲，还没等她多说，唇舌相接，搅得她那颗心也起了波澜。

　　雪代遥立刻趁虚而入，一只手探入和服当中，围着乳圈打转，另外一只手解开围带，深入胯下缝中，不断捏着豆蔻尖般的小球。

　　“哦！”紫夫人也是女人，更别说上次已经被儿子开发过一次，这次再试，感官少说比上次敏感两三倍，酥得腰都直不起来。

　　若不是雪代遥舌头堵住她嘴，只怕立刻就要呻吟出声，这对一向严于律己的紫夫人来说，着实是奇耻大辱。

　　桃沢爱并没有闲着，而是悄悄靠在紫夫人耳边，吐气道：“夫人，刚刚少爷就是这样玩我的。实际体验肯定比坐在屏幕前观看来得舒服多吧？”

　　紫夫人眉头一竖，正想厉声训斥，但发号施令的小嘴早被雪代遥堵住，随着他手指一扣小穴，这名绝美的大家长身子顿时颤抖不已。

　　桃沢爱一点也不怕现在的紫夫人发威，在她耳边说道：“夫人，我真的不敢相信，你居然拜托我和少爷做爱。你该不会偷偷幻想过其他女人和少爷做爱的情景吧？原来堂堂的紫夫人，居然是个绿奴。”此言一出，紫夫人身体猛颤，只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。

　　雪代遥感觉自己的食指都被打湿了，有些惊讶的看着自己的妈妈。要知道，桃沢爱也是被他开发许久才动不动洪水泛滥，没想到自己妈妈居然这样敏感，才刚破处不久就这样容易流水，这还是那个高贵的紫夫人吗？

　　桃沢爱配合着雪代遥，轻轻的按摩紫夫人的肩膀，慢慢从腰部滑下臀部，舌头舔弄着她的耳垂，说道：“夫人的皮肤真好，长相让每个女人都嫉妒呢。但谁能想到夫人是个绿奴呢？”

　　“啊啊啊！！”紫夫人嘴巴被雪代遥舌头堵住，居然被言语刺激的小小的高潮了一次。

　　“少爷有很多女人，每天都和不同的女人做爱。她们都是你最亲的姐妹，你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和她们做，你只能看着，必须看着。明明你是藤原家的家主，日岛最高贵的女人，但你什么都做不了。”

　　“哦，对了，你已经不是藤原家家主了，现在藤原家家主是少爷，你已经一点价值也没有了。”桃沢爱不断刺激紫夫人的神经，“因为你是条绿奴，把家产都无偿送给少爷，还把自己的亲朋姐妹都也送给少爷，但只有你眼睁睁的看着。绿奴绿奴绿奴绿奴。”

　　雪代遥惊奇的发现紫夫人身下不断有细细的水渍喷出，他把嘴唇分离，双手往中间靠，慢慢剥开和服，发现母亲的身体跟其他女人并无不同，只不过更加敏感美丽。

　　桃沢爱继续说着：“夫人您还叫什么紫夫人，干脆改名叫作绿夫人算了。”

　　“你……你别说了……”紫夫人又羞又恼，但心中却有种莫名的快感，大口大口的喘着气，她还妄图保持理智，但随着雪代遥的突然插入，直接搅得一干二净。

　　“拔出来……快点拔出来……”紫夫人用母亲的威严命令道：“遥，快点拔出来！！”但雪代遥猛地一顶，紫夫人双目翻白，脑中直想：“天啊，这是什么快乐？！”

　　桃沢爱主动跪在少爷身后，帮他推着屁股，舌头主动舔舐着脏处。

　　“停下……快停下来！！”紫夫人受不了雪代遥抽插，她身体本就敏感，受不了儿子如此粗暴的活塞运动。

　　“妈妈，我可什么都没有做，都是爱姨在推我的屁股。”雪代遥把双手举起来，示意自己什么也没干。背后的桃沢爱像匹任劳任怨的老母驴，有节奏的推着雪代遥的屁股。

　　“爱，快停下来……我……我受不了了……”紫夫人恳求道，一点也不像她平时会说出的话。可是没有办法，自己像是被顶到了内脏，但每下冲击都有种酥麻的快乐，她要失去理智了！

　　桃沢爱舌头舔着雪代遥的脏处，美艳的脸蛋没有一点表情，含糊道：“我不会听从你的任何命令了，你已经不再是藤原家的家主，现在只不过是个普通女人。哦，更加下贱的绿奴。绿夫人，我只会听从少爷的命令。”一边说着，一边专心致志的推着屁股。

　　紫夫人感觉自己什么东西要来了，但她却强忍着类似便意般的快感，紧紧咬着牙关，无论桃沢爱如何用力推臀，都不哼出一声来。

　　雪代遥饶有兴致的看着妈妈，经过上一次的做爱，他已经发现了妈妈的弱点，只不过还没有实施而已。现在正好趁此机会，从背后摸了下去，指头轻轻点了点她的菊穴。

　　紫夫人身体顿时紧绷，竟有些害怕道：“遥，你想做什么？”雪代遥手指轻轻探入菊穴，紫夫人既恶心又害怕，颤抖道：“遥，你不能这样……这个地方脏，快点把指头拿出来！！”他头一次看见妈妈这么慌张。

　　雪代遥手指轻轻一勾，紫夫人立刻条件反射似的把脑袋昂起：“哦哦，怎么回事？？？”雪代遥不断在里面转着圈，紫夫人自己都没注意到自己口水流了出来，“好脏好脏好脏！不要玩这个地方，太恶心了！！妈妈求你了妈妈求你了！！！”

　　桃沢爱像是发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，轻轻说道：“哦，不会爱干净的绿夫人，会因为被玩弄拉屎的菊穴而感到兴奋吧？”

　　“不会的！不会的！！不会的！！！”紫夫人丧失理智大喊。从小受到良好教育的她，完全受不了桃沢爱这般粗鄙的侮辱。

　　但随着雪代遥肉棒狠狠撞在花心，指头一波波勾弄着菊穴，紫夫人发现自己错了，而且是大错特错！

　　可她不能接受！一点儿也不能接受！！

　　“不要啊——”紫夫人发疯的大喊，头一次像名雌性般叫着：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，出了出了出了！！！我是绿奴只是个普通女人！！我居然被玩那么脏的地方高潮啦！！！！”

　　桃沢爱看见高贵的紫夫人高潮时的癫样，冰山美脸居然微微勾了下嘴角，像是在笑一般。

　　她跪在地上，羡慕的望着夫人，感恩的舔着雪代遥脚趾。

　　……

　　……

　　一个星期后。

　　众女又约定好一同看望藤原雪纯，她躺在病床上完全恢复了血色，微笑道：“我已经好了，医生说我再过两天就可以下床了。”

　　“再多休息一阵。”紫夫人说着，眉头突然蹙起，站起身道：“我出去一下，马上回来。”桃沢爱立刻跟在紫夫人身后出去。

　　十六夜眯着眼睛道：“你们有没有感觉紫夫人哪里不对？”

　　“有吗？”平岛太太没有发现不对，满脸平和道。

　　小泉信奈笑道：“肯定是遥做了对不起妈妈的事情。”

　　众女纷纷瞧向雪代遥，目光中都带着揶揄之色，哪个猜不出紫夫人和雪代遥这几日肯定不止一次的做过行房之事。

　　她们都是大家族的端庄贵妇，开始还掖着藏着，但跟雪代遥做过以后就逐渐食髓知味。

　　只不过，没想到一向高贵的紫夫人也会像她们一样堕落。但转念想到那股销魂的滋味，紫夫人堕落似乎也是件正常的事。

　　藤原清姬仍不知晓她们话中有话，只觉她们似乎在拿自己的妈妈开玩笑，当即有些不满道：“遥怎么会做对不起妈妈的事？就算做了，我妈妈也没那么小器。”在她的印象中，自己妈妈是个处变不惊的大气女人。

　　雪代遥像是受不了她们的揶揄，不好意思道：“我也出去一下。”忽得被藤原雪纯叫住，“遥。”她有些不好意思道：“记得快点回来。”雪代遥微微一愣，随即笑道：“好，我马上回来。”他出了房间，绕过长长的走廊，这边空无一人，早就提醒过下人不准过来。

　　雪代遥绕过拐角，就看见紫夫人捂住肚子，满脸痛苦。桃沢爱夹紧双腿，半张着嘴巴，像是要呻吟出来。

　　他径直走到两人身边，居然直接从她们裙下探入，衣服都是特地改款，一下就摸到了底。

　　雪代遥像是抓住了什么，紫夫人和桃沢爱的表情齐齐大变。他猛地一拉，左边拉出了一串黑色的拉珠，上面粘着专门灌肠用的类似于紫色果冻般的残余；右手拉出个粉红色的吸嘴，就像个迷你版的小飞机杯，里面都是专门刺激阴蒂坑坑洼洼，上面还挂着颗嗡嗡响的跳蛋。

　　“不要啊！！果冻粪便要出来了！！”“去了去了！！尿喷出来了！”

　　随着身下的道具被抽出，曾经的主仆俩不停的高潮浪叫，衣服不知何时早已滑落下来。

　　紫夫人翘起臀部，长条状的紫色果冻不受克制的拉了出来。

　　桃沢爱用工口开踞的姿态分开两腿，黄橙橙的尿液直接喷洒出来。

　　这对拉屎又喷尿的主仆俩，手牵手，居然就在雪代遥腿边，在露天之下用最羞耻的姿势来了次绝顶高潮。

　　她们跪倒在藤原家主腿边，真正明白藤原家的主人是谁，往后该用何等姿态效忠。

【清姬篇】

　　藤原清姬鼻子痒痒的，有种想打哈欠的感觉。她睁开眼睛望出凉亭，外面正下着小雪。

　　雪并不是很大，宛若细细的盐巴，断断续续的洒在地上。

　　她侧了个身，似乎想看得更清楚一点。因为小小的动作，肩上盖着的外套滑落胸前。

　　藤原清姬一眼就认出这是雪代遥的外套，马上反应过来：“遥是怕我着凉，把外套披在我身上。”她裹紧了外套，像是拥住了情人，身体渐渐发热，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外边，雪下得绵了。

　　忽然，朦胧的光景变得清晰，好像白花花的雾气在飘荡。

　　藤原清姬眼睛变得明亮了，轻轻唤道：“遥。”声音小得宛若情窦初开的呓语，却像是被雪代遥听见了。他放慢了奔跑，在白雾中扭过头。

　　藤原清姬回以一笑，翕动着嘴，用彼此才能听懂的语言说话。

　　雪代遥变得振奋起来，加快了跑步速度。藤原清姬被逗得笑出声来，想让马儿跑得快的方式，可不单单只有鞭子。

　　但当她看见雪代遥身后的另外一道身影时，脸上灿烂的笑容渐渐消失了，像是犯困似的打了个哈欠。

　　藤原雪纯大口大口的呼吸，白茫茫的热气在雪中格外醒目。本来她还想鼓起劲跟上雪代遥的，但疲倦的身体显然无法支撑她加速了。

　　毕竟，她跑一圈的时间，已经够雪代遥跑三圈了，再怎样努力也无法追上。

　　藤原雪纯眼中有些不甘，但慢慢就释然的笑了。明明脸上已有细小的汗珠，但看起来还是那么的干净漂亮，就连风雪都怜惜的帮她抚去点点汗珠。

　　藤原清姬懒得看了，搞不明白雪纯为什么那么拼命想要追上雪代遥。

　　不过，每天早上奚落藤原雪纯的狼狈，也不失为一件乐事。

　　藤原雪纯体力不支了，坚持着又慢跑完了一圈；雪代遥已经跑完四圈，和她同时回到凉亭。

　　藤原清姬半靠在座位上，冲雪代遥半张开双臂。不用多说，雪代遥已经明白了她的意思，用公主抱抱她起来。

　　他刚刚绕着藤原家跑了几十圈，身上微微出了点汗。

　　藤原清姬非但不讨厌，反而很迷恋这股气味，慵懒的趴在雪代遥身上，透过肩膀的位置，正巧和喘着粗气的藤原雪纯对视在了一起。

　　藤原雪纯蹙着眉头，把脑袋移开，像是看不起这种撒娇的行为。

　　蠢货，假清高。

　　藤原清姬也看不上雪纯，认为自己依赖雪代遥没什么不好的。

　　男人征服世界，女人征服男人。

　　女人单靠自己是绝对没法生存的，男人也决计脱离不了女人。

　　藤原清姬由始至终都是这样想的，十分庆幸自己早就遇到自己心爱的男人。

　　“雪纯，我先回去了。”雪代遥帮藤原清姬盖好外套，免得她被雪花冷到。

　　“去吧。”藤原雪纯静静道。

　　藤原清姬看了眼藤原雪纯，自己和雪代遥都走出老远，她还站在原地等候着。

　　她在羡慕我。

　　藤原清姬得意的想，但马上就意兴阑珊了。把脑袋靠在雪代遥的胸膛上，轻轻嗅着他身上的气味，说道：“遥，我考上庆应了。你呢？”

　　雪代遥脚步都没有停顿一下，公主抱的拥着藤原清姬，说道：“我估计也是庆应吧。”

　　“你不是东大吗？”藤原清姬抬起脑袋。

　　雪代遥道：“庆应那边我熟人比较多。”藤原清姬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东大只有丑女和书呆子才去，都是土老帽。”她下巴靠在雪代遥的肩膀上，轻轻道：“遥，如果你想去东大的话就去吧。我可以拜托母亲帮忙，我也想当一回丑女。”

　　“这点小事就不用麻烦母亲了。”雪代遥平静道。

　　藤原清姬发现雪代遥说话的语气越来越像紫夫人了，她环住雪代遥的脖颈，打了个哈欠，慵懒道：“好，我都听你的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了解自己什么时候该顺从，什么时候该倨傲，她爱惨雪代遥了。

　　“回你房间？”雪代遥问道。

　　藤原清姬白了雪代遥一眼，嫌弃道：“晚点。我们先去找咲夜。”

　　“咲夜早上没跟你一起？”

　　“是啊，已经毕业了，让她也睡几天懒觉。”藤原清姬老是想打哈欠，宛若被上了魔咒的睡美人。

　　等她刚一闭眼，再次睁开眼时，雪代遥已经抱着她来到咲夜家的房门口，摁了两下门铃。

　　叮铃叮铃的声响，让藤原清姬渐渐醒转了，用女王的口吻命令道：“放我下来。”

　　雪代遥把她轻轻放下，但藤原清姬仍然舍不得脱离雪代遥的怀抱。

　　哒。

　　房门轻轻被打开。

　　桃沢咲夜那张精致的脸蛋仍然没有任何表情，视线落在了雪代遥的脸上。

　　“咲夜。”藤原清姬转过身来。

　　桃沢咲夜这才回过神，心虚道：“二小姐，少爷，你们快点进来吧。”

　　“不必了，直接去我那边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被藤原清姬拉了出来，连女仆装都来不及换，门就被关上了，身上仅穿了件居家的灰色毛衣裙。

　　她叹了口气，理了理金色长发，连发带都没来得及拿出来，没有单边马尾的重量，真心有些不习惯。

　　藤原清姬边走边问道：“咲夜，你毕业是去哪所大学？”桃沢咲夜说道：“东大啊。”却见藤原清姬憋着笑，雪代遥也微微一笑。

　　桃沢咲夜愣愣道：“我妈就是东大毕业的，如果我没考上的话，她肯会说我的。”

　　殊不知，这句话让藤原清姬笑得更欢了，对雪代遥打趣道：“书呆子你看，还是去东大比较好。”

　　“啊？”桃沢咲夜搞不明白两个人在说什么暗语，难道是什么流行梗，自己已经落伍了？

　　“我还是拜托我妈妈帮忙吧。”藤原清姬揶揄的看着这两个人，说道：“难道只有我一个没考上东大吗？”

　　桃沢咲夜终于明白了藤原清姬刚刚在说什么了，若有所思道：“东大的人确实很土啊。”

　　雪代遥笑道：“让你不好好学习，每次学到一半都来找我。”

　　“大不了挨妈妈一顿训。”藤原清姬满不在乎。

　　“不用找妈妈了。”雪代遥说道。

　　藤原清姬说道：“不找妈妈那找谁啊？难道找爱姨……”话还没说完，她突然反应过来，直接瞧向雪代遥，用赏赐的语气说：“那麻烦你了，家主大人。”

　　“不麻烦。”雪代遥说着悄悄话：“早上跑步的时候，你说过的话算不算数？我的二小姐大人。”

　　“我只是嘴巴张了两下，你真的听得见？”藤原清姬惊讶道。

　　“那算不算数？”

　　“算数。”藤原清姬的笑容美丽又残忍，“你到时候别喊痛就行。”

　　雪代遥恨不得立刻把藤原清姬揉碎，在她的身上宣布主权。

　　“少……少爷。”桃沢咲夜有点不习惯这个称呼，“夫人打算什么时候宣布您是藤原家的家主？”

　　“差不多还得一个月吧？”雪代遥也不确定准确日期，“那时候我也得改姓了。”

　　“我的姓氏。”藤原清姬炫耀道。

　　雪代遥靠在她耳边呼气：“那到时候你改成我的姓氏。”藤原清姬心漏跳两拍，蔑视道：“那得看你到时候伺候的我舒服不舒服了。”

　　雪代遥看了眼白茫茫的天空，恨不得天色立刻暗下来。

　　三人去往藤原清姬房间，玩了会儿电子游戏。藤原清姬有些腻味，说道：“我们来下将棋吧。”

　　雪代遥说道：“我不会将棋，没有玩过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取笑道：“如果你会的话，我还找你玩什么？咲夜，把我的棋盘拿过来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把棋盘放桌上，排兵布阵的把棋子一颗颗放好。

　　“你一点也不会吗？”藤原清姬问道。

　　“一点也不会，根本没有时间玩这些。”雪代遥实话实说道。

　　在来藤原家之前，根本没有接触过棋类。

　　来了藤原家以后，连看书的时间都少了，哪有时间下棋。

　　“很简单的，我教你。”藤原清姬让雪代遥在对面坐下，快速的说了一遍规则。

　　在一边的桃沢咲夜听得晕头转向，本来她以为自己会的，却被藤原清姬复杂的介绍念叨得怀疑自己到底会不会了。

　　也许该让我教少爷的。

　　桃沢咲夜这样想着，瞄了眼若有所思的雪代遥。

　　“还有哪里不懂得？”藤原清姬问道。

　　“很复杂啊。”雪代遥蹙眉道。

　　“将棋可没有那么简单。”藤原清姬下过一番苦工，认为自己都可以当职业棋手了。

　　“先下着吧。”雪代遥说道。

　　“好，你先走。”藤原清姬不以为然道。

　　第一盘下得很轻松，雪代遥眉头紧蹙着。

　　第二盘他的眉头渐渐松弛，藤原清姬板起张脸。

　　第三盘刚开始，藤原清姬已经悔了两步棋了，用怀疑的目光道：“你真是第一次玩？”

　　“是啊，我已经有点明白该怎么下了。”雪代遥盯着棋盘。

　　桃沢咲夜没有任何怀疑，因为少爷本来学东西就快。

　　藤原清姬并没有任何挫败感，雪代遥越聪明她就越开心。她的就是遥的，遥的就是她的。

　　藤原清姬仍然自信道：“遥，你赢不了我的。”桃沢咲夜不明白藤原清姬哪来的自信，棋盘上明明尽显颓势。

　　雪代遥也不太明白，但他很快就懂了，身子微微一激灵。藤原清姬放肆的笑了起来。

　　雪代遥不敢乱动，眼睛偷偷往下瞟，藤原清姬的白丝小脚轻轻踩在他的裆上。

　　“遥，你还是放弃的好。”藤原清姬白嫩的指头玩弄着棋子，白丝裹住的脚趾不断收缩，用高高在上的语气说：“你赢不了我。”

　　雪代遥憋得难受，裤裆里不断膨胀的鸡巴被白丝嫩脚紧紧踩住，非但一点也不痛，而且有种另类的刺激，随意的下了一步。

　　桃沢咲夜怀疑少爷是不是下错了，这里明明是最糟糕的一步。

　　藤原清姬也看了出来，美丽的笑容中带了丝倨傲，隔着桌子，白丝小脚轻轻磨蹭着雪代遥。

　　小小遥实在太有朝气了，就像被石头压住的种子，仍然茁壮成长。

　　藤原清姬的足心被顶得发痒，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遥，我要赢了。”她下了一步，局势顿时逆转过来。

　　雪代遥的注意力全然没有放在棋盘上，藤原清姬的两趾不断磨蹭，像是要隔着裤子夹住雪代遥的阳具。但他的性器实在粗大的过分，根本夹不住它，只能改夹为套，一下一下得套弄。

　　白丝小足实在叫人销魂，雪代遥随意的下了一步。藤原清姬脸上笑意越盛，桃沢咲夜也从棋盘中看出端异。

　　她往雪代遥那边靠了靠，趁着藤原清姬分心的空档，手悄悄的放在雪代遥的背上，用指甲一下又一下的轻轻挠着，在背上画着圆圈。

　　雪代遥身子颤了颤，明明并非敏感的部位，但挠起来分外舒心，尤其是藤原清姬在面前看着还不知情，颇有种偷情的刺激。

　　藤原清姬早就注意到雪代遥的身子颤动，殊不知是桃沢咲夜这只偷腥猫在挠背，还当是自己足交太过刺激，雪代遥才忍不住颤抖。

　　她偷偷瞄了眼桃沢咲夜，后者的注意力全放在棋盘上，一点也没有发现她和遥之间的龌蹉，不由得大为兴奋：“咲夜反应真迟钝，居然没有发现我在帮遥足交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下了步棋，白丝小脚不再是上下磨蹭，而是旋转般的榨汁，讥笑道：“遥，该你下了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指甲顺着脊背痕迹一路往下，一直点到雪代遥尾椎骨，食指成扣的的揉着。

　　雪代遥爽得简直要灵魂出窍了。

　　桃沢咲夜面无表情的看着雪代遥，眼中闪过丝迷惑，故作怀疑道：“少爷，你为什么还不下。”

　　“是啊，下啊，你为什么不下啊？”藤原清姬玉足加速，嘴角翘起幅度。

　　雪代遥享受着两女的按摩，手足都是那般的销魂荡魄，随意的下了一步。

　　藤原清姬露出“果然如此”的表情，瞄了眼桃沢咲夜那张“百思不得其解”的面孔，心中自是无比得意，两指捏起棋子，落在棋盘上狠狠磨蹭了两下，说道：“遥，我赢了。”

　　“是，你赢了。”雪代遥举手投降。藤原清姬的白丝美足实在是太厉害了，杀得他丢盔卸甲，直接认输。

　　藤原清姬美丽的脸上扬起笑容，气质让人联想起童话里的蛇蝎美人。她用足心测了测他的硬度，确认雪代遥完全勃起以后，毫不留恋的把腿收了回来，说道：“不下了，一点意思也没有。”

　　雪代遥的火气刚刚被勾起来，若不是碍于桃沢咲夜在场，只怕早就把藤原清姬摁倒在地，让她看看到底有没有意思。

　　桃沢咲夜一个侧身，熟练的把手从雪代遥背后拿出，却用膝盖轻轻蹭着少爷的大腿，可以看见足上的泡泡袜。

　　雪代遥情欲非但没有消退，反倒被她勾得越发火旺，尤其是咲夜还对他开合小嘴，能够听出再喊他爸爸。

　　藤原清姬自然不会注意到桌底下的动静，看见桃沢咲夜在收拾棋子，自己也帮忙拿了几颗棋子，塞进盒中。

　　“地上掉了一颗。”雪代遥弯腰去捡，这个动作让桃沢咲夜始料未及，身子猛地一颤，脚踝被爸爸摸了两下。

　　有句古话叫作“男不能摸头，女不能摸踝”。这两个地方分别是男女敏感之处。

　　如果换成其他人胆敢摸她的脚踝，早就飞起一脚，狠狠踹在其脸上了。不过摸她的人，却是自己的好爸爸，只能乖乖忍下，心中甚至还有几分欢喜。

　　藤原清姬手撑下巴，忽然身子颤抖不已，悄悄往下望，原来雪代遥钻入桌下，偷偷挠她的足心。

　　也亏他身手矫健，居然没有发出半点声响。可爱的白丝小足被雪代遥抓在手中，被挠得忍不住想笑。

　　不过她还记得咲夜还在身边，三番两次忍住了。偷偷瞥了眼身旁，桃沢咲夜的脸完全被手机遮盖住，似乎在和什么人打字聊天，完全没有注意到这边。

　　藤原清姬松了口气，但立刻身子紧绷，猛咬嘴唇的身子直颤。两只白丝足底被雪代遥又吹又挠，痒得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偏偏咲夜还在场，让她既没法警告雪代遥，又没法笑出声。

　　还好，雪代遥玩了片刻，就把藤原清姬的双足放了下来，否则再挠上一会儿，自己非得变成遥的痒奴不可。

　　奇怪的是，她却有种莫名的空虚，很想雪代遥继续下去。痒劲突然被中断，内心满是说不出的失落。

　　雪代遥并没有让她失落太久，脑袋从她双腿中间探了出来。

　　藤原清姬用警告的目光瞧着他，示意桃沢咲夜还在身边。

　　雪代遥并没有理会她的警告，反而把她的裙子掀开，脑袋慢慢凑了进去。

　　“遥，我数到三，你给我快点出来。”藤原清姬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，刚刚数到个“一”字，立刻忍不住呻吟出来：“哦～～”她吓得立刻捂住嘴，瞄了眼咲夜。

　　还好，桃沢咲夜根本没有注意到这边，手上飞快的打字，像是在回别人信息。

　　雪代遥舌头厚实得像舔草的黄牛，把藤原清姬的内裤拉偏一边，隔着白丝不断舔着她娇嫩的美鲍。

　　无论经验再丰富的女人，都要被他的舔舐败下阵来，更别说是性经验几近空白的藤原清姬了。

　　她不悦的神情慢慢消失，眼睛盯着天花板，眼前的景色变得朦胧，像是要挤出眼泪了。

　　藤原清姬隔着裙子摁住雪代遥的脑袋，不知道是在惩罚他，还是因为临近高潮的本能反应。

　　她张合着小嘴，像是要叫出声的喘息着，美丽的脸蛋上写满了无助。

　　雪代遥的舌头渐渐尝到股咸味，藤原清姬双腿间的白丝流出道道水痕，他伸出指头往中间搓了两下，她立刻像触电似的不停颤抖。

　　雪代遥感觉她差不多临近高潮了，立刻停止动作，随便拿起准备好的两三颗棋子，从另外一端钻出来，说道：“掉得位置真难捡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瞪着写满“不可思议”的美眸，直勾勾的盯着雪代遥，像是发号施令：“继续！”

　　雪代遥保持着微微的笑意，藤原清姬立刻反应过来这是报复。雪代遥在报复自己刚刚挑逗一半，立刻把腿缩回去的举动。

　　“棋子都捡完了？怎么捡个棋子要这么久的？”桃沢咲夜后知后觉道，把手机放了下来。

　　藤原清姬神色顿时紧张起来，把自己欲求不满的恼怒神情收敛，她紧了紧双腿，感觉自己身下也掉了几颗棋子。

　　雪代遥迷惑道：“咲夜，你在和谁聊天呢？”桃沢咲夜说道：“我妈妈啊，她刚刚问我学校的事。”

　　“这样啊。”藤原清姬点了点头，心想咲夜反应真是迟钝，自己和雪代遥就差在她眼皮子底下做爱了，可她居然还没有半点察觉。

　　藤原清姬心想着，情欲越加勃发，用残忍的神情盯着雪代遥看，像是在说：“你完了！”

　　雪代遥看了看窗外的白昼，认为自己的刑期还得往后稍稍。

　　藤原清姬可不这样认为，她直接问道：“咲夜，现在几点了？”桃沢咲夜刚看的手机，说道：“还差七分钟十一点半。”

　　“马上就要吃午饭了。”藤原清姬说道，“咲夜，你先回去吧，晚点我再来找你玩。”

　　“好。”

　　桃沢咲夜点了点头，居然一点也没有怀疑。临走前，偷偷用小指刮了刮雪代遥的手背，听她小声说：“爸爸记得晚点找我。”着实让他心潮澎湃。

　　砰的关门声刚刚响起，藤原清姬像猫咪一样慢慢走来，侧着身子坐在雪代遥的大腿上。

　　藤原清姬整理着雪代遥的衣领，似笑非笑道：“喜欢挑逗我是不是？”雪代遥不得不解释道：“是你先挑逗我的！”藤原清姬凑到雪代遥耳边：“只允许我挑逗你，不准你挑逗我。”

　　雪代遥胯下一凉，藤原清姬居然把手探入他的裤内，用冰冰凉凉的小手握着根茎。

　　藤原清姬取笑道：“这么有精神？居然还硬着呢？”雪代遥被她的小手一下一下的套弄，舒服道：“姐姐挑逗的好。”藤原清姬好笑的大笑起来，眯着眼睛道：“你希望姐姐用手帮你弄出来，还是用脚帮你弄出来？”

　　雪代遥心头一阵火热，还没等他来得及说话，藤原清姬就说道：“骗你的。用脚还是用手，哪里轮得到你来决定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知晓雪代遥皮糙肉厚，身体素质远超常人，白丝小脚踩着他的大腿，坐在桌子上，居高临下道：“遥，你现在就是我的脚垫了。”

　　她脚趾格外灵活，居然一把将雪代遥裤子拉下，那根健硕的阳具猛地一跳，把藤原清姬吓了一跳，怀疑它精神的是不是要甩在自己的脸上。

　　“真是夸张的尺寸……”

　　藤原清姬足心隐隐发痒，认为自己平常喊雪代遥为马儿果然没错，简直就是个人类长了根马屌。

　　尤其是雪代遥还没有发育完全，乍一眼看过去，尺寸实在惊人。

　　藤原清姬一时都被它压制，忘记该如何教育雪代遥了。忍不住悄悄用脚底为雪代遥量尺寸，整只脚踩上去也不过刚好盖住而已。

　　“遥，你腿上好像长了根按摩棒。”藤原清姬用嘲笑的语气说，似乎没把他的性器放在眼中，用足底帮他一下下撸动着。

　　藤原清姬腿上套了白丝，看起来像块诱人的雪糕，很想让人舔上一口。但足交起来的舒适感却是马马虎虎，雪代遥除了痒就没别的了，根本不够刺激。

　　雪代遥直接站了起来，一下子就比藤原清姬高了。她心中有种异样的渴求，却还是用命令的语气道：“坐下！”

　　雪代遥没有理会，直接抓起她的左腿，像是吃雪糕一样舔舐。

　　“遥，你干什么！快点松开！！”藤原清姬惊慌失措道，根本没想到自己心爱的马儿居然失去控制，突然她表情阵阵抽搐，再也忍不住的笑出声来：“哈哈哈……好痒好痒……遥，你不要再舔了，我的脚趾还有我的足心……痒痒痒……好黏好湿……哈哈哈……痒死了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并没有让她另外一只脚闲着，把她的右腿用来足交，这种不受控制的感觉让藤原清姬痴迷，自己这副样子，白丝嫩脚岂不是跟飞机杯没什么两样？

　　“呜呜啊……痒死了痒死了……哈哈哈……你的舌头怎么这么厉害啊……我……我不行了……”

　　雪代遥等到她笑得要岔气，才停止了搔痒，没想到藤原清姬却主动用两只足夹住他的阳具，像是完完全全变为了足穴，上上下下的撸动着。

　　“遥，痒死我了。”

　　这并不能让藤原清姬止痒，身体好像有火在撩，停下足交的动作，居然主动放弃大小姐的身份，从桌上跳了下来，像猫咪一样四脚趴跪在地上，蹭着雪代遥的小腿，动情的喊：“喵～喵～喵～”

　　雪代遥自是了解藤原清姬的喜好，取笑道：“这是哪来的发情野猫。”藤原清姬忘我的喊道：“我是野猫我是野猫！求求您收留我好不好？”

　　雪代遥说道：“野猫性子太烈了，我只收听话的猫。”藤原清姬立刻道：“我听话我听话，您说什么我都听。”

　　“您？”雪代遥像是对这个称呼不太满意。

　　“主人！您是我的主人！”藤原清姬立刻献上自己的忠心，甚至还觉不够刺激，换着称呼道：“主子，主子爷。您是我的主子爷。”

　　雪代遥居高临下的瞧着她，问道：“我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爱惨了雪代遥这个蔑视的眼神了，自尊心都被摁在地上践踏，简直让她欲罢不能，说话都在颤抖：“是的，我全听少爷的话。”没忍住又换了称呼。

　　明明她才是小姐，却跪在地上，低贱的喊别人少爷，实在是太刺激了点。

　　雪代遥说：“我让你舔我的脚。”藤原清姬毫不犹豫的俯下身子，舔舐雪代遥的白袜，把白丝包裹的臀部翘得高高。

　　在她眼中，抛去情趣不管，自己和雪代遥实际上是平等。遥能够舔她的脚，自己自然也能毫不犹豫的舔他脚。

　　雪代遥拍了下她的翘臀，赞叹道：“真是只听话的小猫。”

　　“谢谢少爷夸奖……”藤原清姬含糊道，一点也没有停下舔舐的意思。

　　雪代遥又是拍了下她的臀部，那个弹性实在叫人爱不释手，“可以停下了，把脑袋抬起来。”

　　“是，少爷。”藤原清姬学着下人的样子，额头点地的磕了个头，把脑袋抬了起来。

　　不得不说，藤原清姬遗传了张好脸，尤其是那顺从的眼睛一瞧，实在叫男人蚀骨销魂，没有哪个人会不动心。

　　饶是雪代遥都不由得心跳加快，摸了摸藤原清姬脸蛋。她实在是太主动，雪代遥还没摸着，她便主动靠了过来，像猫咪一样顺从。

　　“美是很美，可惜还是少了点猫样。”雪代遥打量道。

　　藤原清姬顿时紧张了，生怕自己哪里满足不了自己的爱人。

　　“有了。”雪代遥明白差在哪里了，轻车熟路的往卧室走去，但却故意走得很慢很慢，方便藤原清姬跟上的同时，也让她体验那股羞辱的滋味——藤原清姬是趴在地上，用四肢走路的。膝盖跪在地上，跟在少爷身后慢慢趴行。她觉得自己真的是遥养得猫了，这种羞耻的滋味令她着迷，遥真是太会调了。

　　雪代遥扭动门把，发现卧室门是关着的，就听见喵喵叫了两声，往下一看，藤原清姬用脑袋蹭着他的腿，嘴上叼着把钥匙。

　　“真听话。”雪代遥摸了摸她的脑袋，把钥匙拿了起来。

　　藤原清姬因为遥的夸奖，兴奋得身子直颤。

　　雪代遥把门打开，藤原清姬的卧室比较少女风，看起来十分焕丽。他直接来到桌前，打开抽屉，里面是专门给猫咪用的道具。

　　雪代遥拿出了项圈、小皮鞭、猫尾巴，一样一样的放在桌上，看得藤原清姬眼睛都直了，差点忘记自己把猫咪道具都放在这里面了。

　　雪代遥拿起项圈看了看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这个项圈看起来太单调了，要不要在上面写点字？”藤原清姬顿时膝盖发软，差点脱口而出：“求少爷在上面赐字！”

　　雪代遥没有给藤原清姬回答的机会，直接问道：“你觉得我在上面写什么好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脑中有各种羞耻的想法，但还是记得自己现在的身份，把脑袋趴下来，卑微的说：“少爷您来决定。”

　　雪代遥满意的点头，从抽屉里拿出特制的马克笔，在项圈外侧写了几个大大的字。

　　藤原清姬偷偷瞄了一眼，顿时心跳加速，口干舌燥，在心中悄悄念了出来：“藤原家的清姬。”

　　明明上面也没写什么侮辱性的字眼，但在项圈上强调了“藤原”两字，藤原清姬就觉分外羞耻。

　　要知道，藤原家可是日岛的大贵族，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？

　　结果自己却要像只宠物一样带上项圈……

　　藤原清姬身子微微颤抖，自己必须要拿出藤原家二小姐的气魄来。美丽的脸上又恢复高高在上的神情，抬起头看时，雪代遥把项圈随手甩在地上，用命令的语气道：“戴上！”

　　藤原清姬像是触电般猛地一颤，毫不犹豫的把项圈带在白皙的脖颈上，双手挠抓般的晃动，露出猫咪讨好主人的样子，撒娇道：“我是遥的宠物猫。”做完这一切，藤原清姬感觉自己把藤原家二小姐的自尊全都抛弃干净了。

　　可她才不管这些！

　　只要能够讨遥开心，别说让她当宠物猫了，就是让她当宠物狗也心甘情愿。

　　那股舒爽的羞耻感遍布全身，藤原清姬兴奋得身子颤个不停。

　　雪代遥手掌一翻，三指捏住一个黄金小铃铛，在藤原清姬眼前摇晃着，看得她眼直，乞求道：“主人帮猫咪戴上。”

　　“好，我帮你戴上。”雪代遥把铃铛尾部一勾，直接替她戴在项圈上。

　　藤原清姬轻盈的在地上翻滚两下，铃铃声响个不停。她忽得停了下来，把肚皮朝上，示意完全服从。

　　雪代遥挠了挠她的肚皮，又摸了摸她的腰间软肋。藤原清姬痒得咯咯直笑，脖子上的铃铛响个不停。

　　“好可爱的猫咪。”雪代遥柔声道。

　　藤原清姬撒娇得喵喵叫着，像是知道自己有多可爱，询问道：“遥，能等我一下下吗？”

　　“好啊。”雪代遥好奇藤原清姬要做什么，就看她拿起桌上的猫尾巴，跑到衣柜那边。

　　由于角度问题，隔着大开的柜门，根本看不清里面发生了什么。雪代遥只能从底下的缝隙中看见藤原清姬把脚抬了起来，褪下干净的白色丝袜，套上粉白相间的条纹过膝袜。

　　雪代遥目力再好也没有透视，根本看不见全貌，心头痒得好像有猫咪在挠。过了四五分钟，藤原清姬才从里面出来，看得雪代遥微微一呆，她用毛茸茸的猫爪摸了摸脑袋上的猫耳朵，对着雪代遥撒娇道：“喵～喵～喵～”

　　雪代遥心都被软化了，但他却在意一个地方，走近拉了拉藤原清姬的猫尾巴，好奇道：“这尾巴是挂件吗？”藤原清姬神秘一笑，对着雪代遥耳朵吹气道：“你猜猜我的猫尾巴是挂件还是……插件？”

　　雪代遥心跳快两拍，望着藤原清姬高傲的模样，这可不像只宠物该有的表现。

　　他从背后抽出事先准备的软鞭，活像根缩小的黑色苍蝇拍，在藤原清姬面前晃了晃。她还没反应过来的一愣，下一刻，雪代遥用鞭子轻轻拍在她的臀上。

　　藤原清姬痛得身子一绷，本想质问遥发什么神经，但抬头撞见他轻蔑的神情，心头顿时一跳，明白自己宠物的身份，立刻趴跪在地上，用脑袋蹭着雪代遥的小腿。生怕他还不原谅自己，更加卑贱的舔着雪代遥脚趾。

　　雪代遥本就没有怒意，被她这样一闹，反倒欲火蹿了上来，说道：“我要好好罚你。”

　　“罚我罚我！”藤原清姬兴奋道，但话刚刚说完，屁股立刻挨了下鞭子，她立刻乖乖低下头，做好自己宠物的身份。

　　雪代遥把身子转到她面前，命令道：“用嘴巴服侍好我。”藤原清姬感觉这完全不像雪代遥会说的话，但就是犹豫的功夫，又是一鞭子打在她的翘臀上，让她又痛又酥的唤出声来：“哦～～～”

　　藤原清姬马上用猫爪拉拽雪代遥的裤子，但屁股又挨了下鞭子，雪代遥冷冰冰道：“只允许用嘴巴。”

　　“是！”藤原清姬颤抖道，她感觉雪代遥的语气很陌生，却让她兴奋不已，她就喜欢遥这样毫不怜惜的调教她。

　　藤原清姬像猫咪一样用嘴，把雪代遥的裤子拉了下来，那根臃肿的巨屌直接甩在她的脸上，刺鼻的臭味沾得她满脸都是。

　　她本来以为自己会厌恶这股臭味，但闻久了却有种奇怪的吸引力。

　　这意味着遥是个健康的男性。

　　藤原清姬用自己贫乏的知识猜测着，不过眼前的这根阳具健康得实在是太多了点。她认为也许是自己与生俱来的雌性基因在渴求，想要怀上雪代遥的孩子。

　　看来遥和我就是天生一对。

　　藤原清姬想着，像只被猫薄荷吸引的猫咪，开始用舌头舔着雪代遥的龟头，让他舒服的呼出口气，看着藤原清姬顺从的样子，格外有成就感，说道：“这回野猫真的变家猫了。”

　　“清姬就是主人的宠物猫。”藤原清姬猫爪撑地，把自己脑袋抬得更高一点，方便自己给遥口交。

　　她一边吸吮着雪代遥的鸡巴，一边摇晃自己未完全发育的小屁股。

　　雪代遥注意到她渴求的小眼神，立刻明白她想要什么了，用软鞭左右开弓的打着她的小翘臀。

　　“呜呜呜……”藤原清姬摇头晃脑，粉嫩的小香舌不断进攻着雪代遥的马眼，她的屁股实在是太痒了。

　　那鞭子本就打不疼人，最多就微微一点痛，全是用来增加情趣的。更别说，雪代遥用得全是阴力，打得藤原清姬又酥又痒，偏偏挠不着痒处，却还想要更多。这股矛盾的酥麻，简直要让她疯掉了。

　　在雪代遥毫不留情的调教下，藤原清姬的口交技术一下突飞猛进，而且她还渐渐懂得该如何让男人感到刺激，着重攻击他的马眼、龟头沟、睾丸这几处，让雪代遥都有种想要射精的冲动，直呼藤原清姬真是只捣蛋的小野猫。

　　不过相比于其他，雪代遥更加好奇藤原清姬那根不停在晃动的猫尾巴，究竟是挂件还是插件？而且还在不规律的晃动着，好像是电动的。

　　雪代遥拿住猫尾巴，明明是微小的动作，但藤原清姬口交的动作一滞。他立刻反应过来，轻轻往里插了插尾巴，藤原清姬“哦哦”呻吟了两声，马上像是报复似的舌头卷住他的龟头，慢慢含进嘴中。

　　“嘶……”雪代遥吸着气，用手不甘示弱的扭动着她臀后的猫尾巴。

　　藤原清姬身体颤抖不已，但却没有停下的意思，而是像蛇一样吞咽着雪代遥的鸡巴。

　　雪代遥把猫尾巴逆时针的扭动半圈，藤原清姬这只贪嘴的野猫终于松口了，啊啊乱叫着，但还是坚持着把他的鸡巴含住。

　　藤原清姬不像爱姨经常侍奉雪代遥，明明也很尽力吞咽，却也只含下雪代遥半根阳具，仍裸露了不少部位。

　　雪代遥能够听见她类似呕吐的声响，心疼的想要拔出来，却被藤原清姬阻止，她仍然想让心爱之人感到舒服。

　　雪代遥大为怜惜，被她口舌侍奉之下，肉棒不断膨胀，不由得狠狠摁住藤原清姬的尾巴。她身子不停颤抖，却仍然没有停下口交的动作，舌尖猛地一点雪代遥的马眼，他再也忍不住的要射出来。

　　雪代遥生怕藤原清姬被自己的精液灌进气管，连忙拔了出来。啵的一声，油光水滑的半根阳具拔了出来，白花花的精液喷得藤原清姬的美脸到处都是。

　　藤原清姬心满意足的舔着舌头，在雪代遥眼前吞食着他的精液。

　　雪代遥那根阳具又重新变得挺拔了。藤原清姬见状用毛茸茸的猫爪托了托他的睾丸，取笑道：“你还可以再来一次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立刻用行动证明，一把揽住藤原清姬细细的腰肢，亲吻着她充满魅力的脸蛋，却被藤原清姬嫌弃的推了推，说道：“我脸上都是你射出来的东西，你不嫌脏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说道：“你都说是我的东西了，我怎么会嫌脏。”藤原清姬白了雪代遥一眼，说道：“我的意思是我的脸脏。”雪代遥抱紧了她，说道：“你也是我的东西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的内心被狠狠触动了下，这种感觉不同于欲望的刺激，却让她格外满足，慵懒的靠在雪代遥身上。

　　雪代遥抱着藤原清姬，忽然注意到她背后还在摇晃的猫尾巴，伸手去拿道：“你还不摘下来啊，不会不舒服吗？”

　　藤原清姬嘴角上扬，任由雪代遥去抓。他渐渐察觉不对，轻轻往里摁了摁，藤原清姬仍然没有反应，等着雪代遥又摁了几下，方才取笑道：“是不是很奇怪？”说着，背过身去，手往裙下一掏，做出解开动作，把尾巴从背后拿了出来。

　　尾巴果然是电动尾巴，时不时自己动上一动。但是末端却是绑带，并无不雅之处。

　　雪代遥“啊”了出声，惊讶道：“那我刚刚……我刚刚……”

　　“都是骗你的。”藤原清姬笑容恶劣，宛若小恶魔一样。

　　被雪代遥玩弄尾巴高潮的样子，都是她装出来的。

　　不过，她却告诉了雪代遥一个小秘密，悄悄道：“其实我帮你口交的时候真的很兴奋。”

　　雪代遥再也忍耐不住，一把抱起藤原清姬的腰肢，把她丢在了雪白的大床上。

　　藤原清姬咯咯笑着，说道：“不要在床上好不好。”雪代遥压住火气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藤原清姬本想说：“在床上多没意思，我才不想像其他女人一样按部就班。”话到嘴边，突然改口道：“也许床单下有豌豆。”

　　雪代遥望着她的美脸，笑道：“你是哪来的‘豌豆公主’？”藤原清姬骄傲道：“我本来就是公主。”

　　“好，我的公主大人。”雪代遥满足藤原清姬的心愿，直接把她抱了起来。

　　藤原清姬贪婪的嗅着雪代遥身上的气味，迷恋他孔武有力的身躯。

　　马上，她就更喜欢雪代遥的力量了。

　　雪代遥像抱着个轻便玩偶，躺在客厅的沙发上，倒握着藤原清姬的脚踝，可以看见那粉白相间的条纹丝袜包裹的足底，宛若可爱的幼态偶像。

　　他伸出舌头一下下舔弄着藤原清姬的无毛美鲍，看着她颤抖扭动的雪白小屁股，顿时想起之前装模作样的情景，直接拍上一巴掌。

　　藤原清姬顿时老实下来，但雪代遥的舔弄太厉害了，立刻让她爽得直抖躯体，看着面前挺立的雄伟肉棒，完全变成了个顺从的小女人，毫不犹豫的用舌头舔舐。

　　两个人互相满足着对方。

　　藤原清姬在雪代遥的舌头攻势下，小小的高潮了两次，才勉强让雪代遥射出一次。

　　她扭过身子，炫耀的张开嘴巴，当着雪代遥的脸，把口腔里的所有精液全都吞了下去。

　　雪代遥哪里受得了这般挑衅？直接抱起藤原清姬，让她手托着沙发，狠狠后入她微翘的小屁股。

　　藤原清姬忘我的大叫：“我怎么被马儿骑了啊！！”雪代遥笑道：“平常都在骑马，也该轮到马骑骑你了。”

　　“被马骑了……被马骑了……”

　　藤原清姬呻吟乱叫，她刚刚被雪代遥舌头弄高了两次，穴内全是甜水，根本无法阻拦肉棒的进进出出。

更加让她感到不可思议的是，明明才高潮过两次，雪代遥没插上一会儿，她居然又有种即将要高潮的冲动。

　　停下！马儿快停下！！

　　藤原清姬妄图求饶，却爽得舌头发颤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
　　雪代遥身经百战，一下就察觉藤原清姬的状态，没想到她的身体这么敏感，马上要“强高”了。

　　什么叫“强高”？就是女性高潮之后，马上又很快的强制高潮，就叫作二次强高。

不过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少见了，也亏得雪代遥经验丰富，这才猜到藤原清姬即将二次强制高潮。可他非但没有任何停下的意思，反而不断扇打着她的屁股。

　　雪白的小小臀部上满是巴掌红印。

　　“还敢不敢挑逗我了？还敢不敢骗我了？”雪代遥又插又扇，爽得藤原清姬呻吟不已，好像只发情野猫般乱叫。她好不容易才说出句囫囵话，求饶道：“对不起刚刚骗了您……呜呜，我以后不敢了……对不起对不起……”

　　“知道错了？嗯！！！”

　　“错了错了，清姬知道错了！！主人操我！主人操我！少爷用力扇我屁股！！再用力点插我的逼！！！清姬好舒服清姬好舒服……遥，不用心疼我，操死我！！！啊啊啊啊……我居然被马骑了……哦，嘶啊啊……马屌真是太长了，顶到了顶到了……可是我好爽……继续顶……马大人操死我这只小野猫吧！！！！”

　　雪代遥揪住藤原清姬的头发，腰部用力一顶，噗嗤噗嗤的白浆不停往外冒。藤原清姬的小肚子都变大了，雪代遥拔出时，带出不少白花花的米精，不少流在她粉白条纹的过膝袜上。无毛小穴则一抽一抽的吸吮着，仍然没有缓过劲来，好像被咬了一口的泡芙，正往下滴着白浆。

　　雪代遥有些懊悔自己是不是太激烈了，藤原清姬却惬意道：“没事的遥，我好满足，吃得好饱。”

　　“我带你洗个澡。”雪代遥心生怜惜，抱起藤原清姬去往浴室，把她放入装满热水的浴缸中，小心翼翼的帮她清洗身体。

　　“遥你也进来。”藤原清姬邀请道。

　　雪代遥身上衣服未脱，还待犹豫，藤原清姬已经将他拉了进来。

　　雪代遥一个大男人自然没有那么容易被拉动，只是顺着藤原清姬的意思，作势往浴缸内一跌，水花贱得到处都是，不少浇在藤原清姬的脸上，她却开心的直笑，过来抱住雪代遥，轻声问道：“遥，你爱我吗？”

　　雪代遥毫不犹豫道：“爱你。”藤原清姬继续问道：“你只有我一个女人吗？”雪代遥不禁犹豫起来，藤原清姬望着他，那渴求的目光顿时让他明白自己该说什么：“是的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满意道：“你只爱我一个是吗？”雪代遥说道：“我只爱你一个。”藤原清姬心满意足了。

　　她才不在意雪代遥是不是骗他，只要知道他是爱着自己的就行。

　　如果哪天遥不爱她了，自己的世界才会崩溃——但她认为自己生来就是该受宠爱的。

　　藤原清姬情愿生活在雪代遥编织的童话当中，真的假的她一点儿也不在乎。

　　人之所以苦恼，是因为自己好又不够好，坏又不够坏。藤原清姬认为自己好的要像童话中的公主，坏的要像蛇蝎皇后。

　　她在大大的浴池中翻滚，坐在雪代遥的腿上，摸索到了他还未软化的阳具，不顾身体的疲倦，直接坐了上去。

　　雪代遥惊讶的望着她，藤原清姬却靠在他的耳边道：“说爱我。”雪代遥动了真情，说道：“我爱你。”

　　藤原清姬道：“大声点。”雪代遥道：“我爱你！”藤原清姬贪得无厌道：“还不够。”雪代遥道：“清姬我爱你，我只爱你一个！”藤原清姬快活起来了，悠哉的骑着马儿，把他的脖颈当做缰绳，她手指点了点雪代遥的额头，欢笑的吐出个字来。

　　“驾！”

【雪子篇】

　　藤原雪子讨厌夏天，就算是黄昏时分，天气仍然是那么炎热，好像要被融化了一样。

　　尤其是诚之小学校门口还特别拥挤，好像桑拿房一样冒着热气。

　　“要是冬天就好了。”藤原雪子叹了口气，打算等人没有那么多再走。

　　她来到教学楼下，从书包拿出纸垫垫在台阶上，压好臀后的小裙子，慢慢坐了下来。

　　藤原雪子又看了眼校门口，好几名教师指挥着学生不要乱走。

　　校门外，家长们有男有女，井然有序，并不像校内的孩子们那般无序且喧闹。

　　他们基本都是社会的名流或者精英，说话都压低了声音，似乎怕盖过树上的蝉鸣。

　　藤原雪子并不喜欢浪费时间，从书包里掏出本川端康成的《伊豆的舞女》，静静地看了起来。

　　没翻上几页，就察觉到若有若无的视线在瞧着自己。

　　藤原雪子并没有多加理会，直到那几股视线越来越实质化了，这才放下书，看了过去。

　　三名小男孩隔着老远，魂不守舍的望着藤原雪子，像是看得呆滞住了。

　　藤原雪子又叹了口气，记住自己看得页数，把书小心地放回包里。她觉得自己很可爱，他们看得入迷也无可厚非，但为了自己的安全着想，还是快点离开这里吧。

　　正好，校门口的人散去不少，家长们接送着孩子们回去。

　　他们基本把车停在远离校门口的街道，怕得就是造成拥堵。

　　藤原雪子看着一名名相识的同学跟随着父母离开，小脸上没有多余的情绪，默默走在街道上。

　　这时，路边停着辆黑色豪车，它慢慢降下车窗，一名小女生探出脑袋喊道：“雪子！”藤原雪子瞧了她一眼，认得她是自己的同班同学。

　　藤原雪子对这名小女生完全没有印象了，并非自己的记忆力不行，她在上学的第一天，就能记住班上所有人的名字。

　　但她跟班上大部分的同学关系都很一般。明明都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，但一个比一个早熟，居然还能分划出一个个小圈子。

　　也许是在模仿大人的交际圈吧。

　　藤原雪子反而觉得他们很幼稚，没空跟他们玩什么家家酒，对每个人都是不假辞色的态度。

　　虽然没有受到过任何霸凌，但大家都会若有若无的远离她。

　　藤原雪子并不感觉自己被他们孤立，而是她孤立了所有人。

　　那名坐在车上的小女生笑容很甜，问道：“你父母没有来接你吗？”

　　藤原雪子冷漠道：“我自己不要他们接的。”

　　“这样啊。”小女生笑容越发灿烂了，黑色车窗慢慢拉上，“那我和我爸先走了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依旧寒着张脸，但看起来仍然跟个可爱的瓷娃娃一样，一点儿也不吓人。

　　“奈寻！”

　　藤原雪子依稀听见车内的训斥声，前座的车窗拉了下来，现出一名和蔼的中年男人，柔声道：“你是奈寻的同学吧，你父亲没有来接你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爸爸比较忙。”藤原雪子礼貌道。

“没办法。”中年男人像是为雪子的父亲开脱，“当父母的一般都比较忙，要不然怎么可能会不来接自己的孩子。”

藤原雪子道：“我明白。”那中年男人继续道：“你父亲要是有空闲的话，肯定会亲自来接你的。”不知道是不是藤原雪子的错觉，总感觉这名男人和她说话的态度中带着丝讨好，尤其是提及“父亲”两字时，就更加明显了。

　　“奈寻，还不快跟你同学说再见，怎么教你的！”中年男人眼睛往后斜，突得厉声道。

　　后座车窗停一下卡一下的打开，那名小女生闷闷不乐道：“雪子，我先走了。”

　　“嗯。”藤原雪子点了点头。

　　那名中年男人说道：“那我先走了？路上小心一点。”藤原雪子感觉他的态度特别微妙，像是要经过她的允许一样，直到她点头同意，这名中年男人才敢开车离开。

　　“对我礼貌过头了吧。”藤原雪子想道，也许下次应该对奈寻礼貌一点。

　　藤原雪子家住在四条街外的别墅区内，路程并不是很远，走路也才不到二十分钟。

　　忽得，她停下脚步猛地往后看，但大街上一切正常，都是来往的上班族和家长学生。

　　“错觉吗？”

　　藤原雪子喃喃道，总感觉自己上放学的路上，有人在窥视她，但就是找不到视线来源。

　　她并没有感到不安，在学校的时候，就有不少人喜欢偷偷瞧着自己，包括上课的老师。

　　对于他人的目光，藤原雪子还是很包容的，毕竟她在很小的时候，就知道自己长相端正。母亲也常说：“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”

　　但藤原雪子还是加快了脚步，尽量往人多的地方靠。

　　她刚刚拐出这个街道，就看路边停着那辆黑色豪车。

　　车子出故障了？

　　藤原雪子心生迷惑，搞不懂那名中年男人刚开出不远，为什么又停了下来？她往前走了几步，就看见那名叫作“奈寻”的小女生站在路边，牙齿咬着下唇，用脚尖磨蹭着地板，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。

　　那名中年男人在跟谁说话，时不时把背弯下来，本来就不高，现在显得更矮了。哪怕是背着身子，不用他转过来，藤原雪子都能够想象出他点头哈腰的谄媚样子。

　　“雪子！”

　　温和的声线让藤原雪子的身体不由得一僵，怀疑是不是自己耳朵出错了？

　　直到她看见那张俊美非凡的脸庞，从那个中年男人地中海脑袋旁边移出，她才真正确定自己没有听错。

　　“父亲。”藤原雪子百般不愿的走了过去。

　　父亲大人并没有太过严肃的着装，身上是普通的白衬衫，没有打领带，连喉结处的扣子也没有扣上。

　　藤原雪子有时候怀疑他不是自己的父亲，而是自己的哥哥。

　　再怎么说，也是三十几岁的人，身体一点老态也没有。

　　她见过其他同学的家长，哪怕保养得再好，或多或少脸上都会有点皱纹，身材微微有些发福，哪里会像雪代遥一样，看起来像个二十几岁的青年。

　　“看来我还是来晚了。”雪代遥摸了摸藤原雪子的脑袋。

　　但她马上躲开了，一本正经道：“摸脑袋容易长不高。”

　　雪代遥哑然失笑，温柔的看着自己女儿。

　　藤原雪子被自己老爹看得不自在，脸颊有点热热的。

　　虽然她讨厌父亲老是不在，心中充满了愤懑，但不得不承认他很有魅力，光是被他瞧着，小脸就忍不住发热。

　　所以，她才认为自己长得可爱。毕竟有这样一个俊美的父亲，根据遗传学来说，她的相貌根本不可能差劲。再怎么说，她的母亲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美人，甚至认为母亲才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女人。

　　“家主，我就不打搅您和小姐了。”那名中年男人很是识趣，拉着自己的女儿退下。

　　藤原雪子更在意他刚刚的称呼：“家主？”

　　什么家主？

　　现在这个年代难道还有家族吗？

　　藤原雪子年纪尚小，就算再如何早慧，有些事也难也捉摸，只能当是那名中男人的揶揄之语。

　　虽然不像是在开玩笑，但也没有其他更加合理的猜测了。想到这里，藤原雪子并不会隐瞒自己的情绪，直接说道：“我不喜欢他们。”

　　雪代遥微微一愣，笑了起来道：“正好，我也不喜欢他们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摸不着头脑了，总感觉爸爸的不喜欢跟她的不喜欢说的不是一件事，又好像是一件事。

　　雪代遥递过手，说道：“走吧。”藤原雪子有些不愿的接过爸爸的手，本来想说自己会走，但却怕伤到父亲的心。

　　“爸爸，你今天为什么有空来接我，平时不是都得六七点才能到家吗？”藤原雪子问道，看了眼雪代遥身上的白色衬衣。

　　也亏得雪代遥身体修长，否则穿在别人身上就显得格外单调。

　　虽然雪代遥没有特意说过自己的职业，但藤原雪子能够猜出来，父亲在公司里应该是类似部长的职业，否则也没办法指挥那么多人。

　　藤原雪子认为他们家处在中产阶级，父亲应该算是社会精英，家里有点小钱，但却不是特别富裕的那一类，否则自己母亲有时候也不会那么拮据，爸爸也不会那么忙了。

　　她心里也知道父亲特别不容易，并不怪他没法时时陪伴，甚至还责怪自己不够懂事。

　　“明天不是周末吗？我特地早点回来，想着过来接你。”雪代遥说道。

　　“车呢？”藤原雪子记得雪代遥有辆银白色的轿车。虽然她对车子不感兴趣，但也能够看出价格不菲，一看就知道是老爹买来充门面的。

　　“路上堵，反正也没几步路，就自己走过来了。”

　　“谎言！”藤原雪子毫不留情的戳破爸爸的谎话，“我去过你公司，离这二十几公里呢。你坐电车过来也不可能不流一点汗。”

　　她瞄了眼雪代遥干净的白衬衣，说道：“除非你提前在这边等着。”

　　“我确实是走过来的。”雪代遥搞不明白自己女儿哪里看出自己撒谎。

　　“异议！”藤原雪子冷淡道，“你是特摄剧里的超人吗？父亲大人！”

　　雪代遥看了看自己干净的内衬，忽然反应过来雪子为什么会觉得他撒谎了，无奈道：“好吧，其实我早就在这边等着了。”

　　“这还差不多。这次原谅你了，下次不准再撒谎了。”藤原雪子昂起小脑袋，落落大方的走着，活脱脱一个不容许半点污秽的雪女。

　　她拉着雪代遥的手，忽然道：“如果以后要给我惊喜的话，就不要撒这种低级的谎了。”

　　雪代遥的心被女儿触动，许诺道：“好，爸爸以后不撒……”话还没有说完，藤原雪子冷淡的打断，说道：“这句话就是谎言！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不撒谎的。”她昂起着自己的小脸，“除了我。”

　　雪代遥被她的小样子逗笑了，说道：“好久没跟你一起逛街了，陪爸爸逛一会儿？”藤原雪子微微犹豫，同意了父亲的请求，说道：“就一会儿，妈妈还在家里等着我们。”

　　“好。”雪代遥领着藤原雪子去附近的商业街，现在是下班的高峰期，人来人往的。

　　雪代遥怕其他人挤到女儿，就把她护在自己怀中。

　　藤原雪子身体暖洋洋的，第一次感觉爸爸是那么的有力。

　　有几名女高中生舔着甜筒路过，藤原雪子多看了两眼。

　　雪代遥注意到她的视线，把藤原雪子安置在自己能够看到的位置，说道：“我去买个甜筒，你就呆在这边，不要乱跑。我马上回来。”不等藤原雪子阻拦，雪代遥已经去往甜筒店窗口了。

　　她不由得叹了口气，其实自己也没有那么想吃冰淇淋。看了眼长长的队伍，轮到爸爸只怕要很久了。到时候晚回去，妈妈肯定会生气的，看来得跟妈妈解释清楚一点。

　　爸爸误会我想吃甜筒，排了很长的对，所以才耽搁了点时间。

　　“妈妈也不是小器的人，只要这样跟她解释清楚就行了。”藤原雪子喃喃自语，刚刚想好该跟妈妈怎么说，就听见旁边雪代遥喊道：“雪子。”

　　“没买吗？”藤原雪子转过头，看见雪代遥提着两个小袋子，双手各拿一个甜筒圣代。

　　“怎么那么快？”藤原雪子迷惑道，“你插队了？”

　　“不算插队吧。我跟最前排的几名女生商量，我能不能先买，我女儿还在那边等着我。然后她们就答应我了。”雪代遥一边说着，一边朝不远处窗口的四名女高中生打了个招呼。

　　“卑鄙的行为。”藤原雪子从雪代遥手中拿过草莓味的圣代，用小勺舀了一口放入嘴中，冰冰凉凉的温度在口腔弥漫，暑气顿时去了大半，“不过我并不讨厌这种行为。”

　　看来爸爸也知道自己长得好看。藤原雪子打定主意，自己可不能像他一样利用相貌优势去谋便利。

　　虽然她长得很可爱，但不能做出这种行为，否则对那些相貌平平的人太不公平了。

　　雪代遥笑了笑，没有用小勺，直接吃起了圣代。他手中的是原味圣代，特意买了两种不同口味，不确定自己女儿是不是和雪纯一样喜欢草莓口味。

　　现在看来，藤原雪子遗传了雪纯不少东西，都喜欢吃甜食。等女儿吃得差不多了，雪代遥又从袋子里拿出可丽饼。

　　“这种高油糖食品吃多了对身体不好。”藤原雪子别过脑袋。

　　雪代遥又掏出另外一份可丽饼，说道：“总不可能让我一个人吃两份吧，到时候我回家吃不下饭，会被你妈妈训的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嫌弃道：“那你就别吃那么多，留晚上再吃吧。”

　　雪代遥说道：“如果现在不吃完的话，留到晚上就变质了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看了眼可丽饼，类似于甜筒形状，里面打满了鲜奶油，用切好的草莓和芒果点缀。

　　现在是大夏天，别说放晚上了，就是放着不吃回家，味道都要变差很多。

　　“唉。”藤原雪子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给我吧。”

　　雪代遥递过可丽饼，笑道：“经常叹气的话，会老得很快哦。”

　　“纠正！”藤原雪子一本正经道，“‘老’这个字是对你而言，我这算长大。”用嫌弃的眼神打量雪代遥道：“我快点长大也好。”

　　雪代遥仍充满笑意：“经常叹气，还容易倒霉哦。”

　　“完全没有任何科学依据，根本就是无稽之谈。”藤原雪子说道，“老爹你不会是个迷信的人吧？”

　　“如果你指得是相信神神鬼鬼之类的东西。”雪代遥轻声道，“我相信哦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瞪大了眼睛，她依稀记得父亲是东大毕业的高材生，又不是菜市场买菜的老太太，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东西。

　　雪代遥神秘道：“我还亲眼见过鬼，是你外婆的鬼魂。”

　　“差劲！”藤原雪子鄙夷道，“爸爸你当我是三岁小孩吗？别用这种哄人的语气骗我。”

　　“我没有骗你，你没发现我和你妈妈都很年轻吗？就是受到了前任伊始神宫宫主的赐福。”

　　“呼……”藤原雪子深深吐出口气，正色道：“我才不相信那些神神鬼鬼的东西。如果真得有神灵的话，那只有一个神灵——”

　　她昂起小脑袋，格外认真道：“那就是我。我就是自己的神灵。”

　　雪代遥反倒被她故作严肃的可爱样子逗笑了，摸了摸她的小脑袋，说道：“快点吃吧，小神灵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这次并没有抗拒摸脑袋，反而格外顺从雪代遥。

　　因为她开始同情自己的爸爸，经过刚刚的聊天内容，雪代遥在她心目中的形象，已经变成了跟不上时代潮流的可怜老父亲。

　　“嗷呜。”藤原雪子大大的咬了口可丽饼，发出可爱的声响，引得雪代遥侧目。

　　她注意到雪代遥的目光，有些不好意思的脸红。把小脸别到一边去，尽量不发出任何声响。

　　藤原雪子喜欢甜甜的滋味，鲜奶油是她最好的朋友，好像坐着草莓形状的糖分火箭，在太空漫游。

　　雪代遥温柔一笑，说道：“你喜欢吃的话，以后我经常买给你。”

　　“我喜欢吃。”藤原雪子不会撒谎，但仍拒绝道：“但经常买给我还是算了，这些高糖高油的食品吃着不健康。”

　　“那偶尔吃？”雪代遥小心征求着女儿的意见。

　　藤原雪子眉头紧蹙，像是在不断纠结，最后还是同意了：“偶尔吃可以。”

　　雪代遥笑出了声，领着女儿又四处逛了逛，这才带她回家。

　　来到家门口时，雪代遥看见她嘴唇沾着的几点奶油，从口袋里掏出干净的纸巾，帮她擦了擦嘴唇。

　　藤原雪子像是有点不好意思，但马上又昂起自己的脑袋。

　　雪代遥一边掏钥匙，一边提醒道：“等下千万别跟你妈妈说，我带你去吃可丽饼了。”

　　“为什么？”藤原雪子迷惑道。

　　雪代遥道：“因为你妈妈也喜欢吃可丽饼和甜筒，我忘记给她带一份了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眨了眨眼睛，说道：“我不做骗人的事！”

　　没等雪代遥说什么，她继续说道：“不过妈妈没有问的话，我也不会主动跟她说。”

　　雪代遥深感意外，这算不算撒谎？

　　藤原雪子像是有读心术，说道：“这不算撒谎！”

　　“确实不算。”雪代遥突然感觉女儿比当母亲的圆滑多了，应该让雪纯看看自己孩子的嘴脸。

　　他打开大门，对着玄关喊道：“我回来了。”藤原雪子也跟着喊了一声。

　　“进来洗个手，然后吃饭吧。”藤原雪纯从厨房出来，拿掉系在腰上的围裙。她仍然是那么的漂亮，只不过沾染上了人间的烟火气。

　　雪代遥趁着女儿洗手的空档，亲了口藤原雪纯的嘴唇，她神色微微有所慌乱，看了眼女儿还没出来，这才敢热烈的回吻。

　　“这两天你都没有过来。”藤原雪纯轻轻喘气。

　　“家里有些事需要我处理，今天才有空回来，正好接雪子回家。”雪代遥又吻住了口藤原雪纯的香唇。

　　她缠绵片刻，恋恋不舍的推开雪代遥，说道：“女儿还在这，等晚上好不好。”

　　没等雪代遥应“好”，藤原雪子擦干净手，从卫生间走了出来，注意到黏在一起的父母，迷惑道：“你们还不开饭吗？”

　　“开饭开饭。”雪代遥打开电饭锅，盛了半碗饭，回过头问道：“雪子，你要多少？”

　　“我自己会盛！”藤原雪子拒绝雪代遥帮忙盛饭，“吃多少盛多少，这样不会浪费。”

　　雪代遥瞧了眼藤原雪纯，像是在控诉：“看看你把女儿教成什么样了？”

　　“有什么问题吗？”藤原雪纯不认为自己有错。

　　雪代遥无奈一笑，“女儿不让我盛，那我帮你盛总行了……这么多没问题吧。”

　　藤原雪纯深吸一口气，接过那碗冒尖的米饭，说道：“我吃不完的你来吃。”雪代遥搂着亲爱的腰，走出了厨房。

　　藤原雪子有时候真搞不懂父母之间的情趣，给自己舀了一小碗米饭，坐在父母对面的位置。

　　桌上菜肴丰盛，有荤有素，七菜一汤，量多得足够六七个人吃了。

　　藤原雪子却不担心浪费，因为自己父亲的饭量很大。

　　明明雪代遥吃得不快，但桌上很快空了大半，甚至还有闲暇给她们俩个夹菜。

　　藤原雪子看了眼雪代遥修长的身材，搞不懂他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食量？食物都消耗到哪里去了？

　　雪代遥吃得差不多了，跟藤原雪纯说悄悄话：“明天正好是周末，带雪子回藤原家一趟吧。”

　　藤原雪纯没有拒绝，反问道：“怎么突然起了这个念头？”

　　“除了出生时候，雪子还没见过自己家长什么样，也是时候让她回去一趟了。”雪代遥说道，“正好后天大家聚会，也让雪子见见她们。”

　　“不行，雪子太小了。”藤原雪纯蹙眉道。

　　“雪子又不是没有见过她们。”雪代遥说道，“只要不告诉雪子她们和我之间的关系就好了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嫌弃的看着父母，他们两个人耳朵都要咬在一起了。

　　如果是想要亲昵的话，干脆吃完饭，等她先离开好不好？

　　藤原雪纯像是下了决心，说道：“雪子，明天我们一起回家。”

　　“什么家？”藤原雪子茫然道。

　　这更加让藤原雪纯下定决心，说道：“老家。妈妈以前住的地方。你姨现在就住那边。”

　　“哦。”藤原雪子并不在意，还以为只是回老家玩而已，随口道：“哪个姨？”

　　藤原雪纯张了张嘴，雪代遥替她回答道：“喜欢穿紫色和服的那个。”

　　“有吗？”藤原雪子没有太多印象。

　　“一两岁怎么可能有印象。”雪代遥小声道：“雪纯，我说了得让女儿偶尔回去看看，不然谁也不认得了。”

　　“我明白了。”藤原雪纯吐出口气，屈从道。

　　她搬出藤原家快有十年了。

　　之所以搬出来，一方面是有些尴尬。就算她同意雪代遥和那些女人在一起，但都是曾经的熟人，光是住在一起就很别扭。

　　另外一方面，是不希望女儿在藤原家这种环境成长。她还让雪代遥不要给女儿主动透露藤原家的情况。

　　不过，她搬出来是搬出来了，有空的时候，都会和雪代遥抽空回家，和紫夫人的关系早就没那么僵了。

　　“我吃饱了！”藤原雪子说道，把脏碗筷端了起来。

　　“就放桌上吧，等下我来洗。”雪代遥说道。

　　藤原雪子没有放下来，“妈妈说过自己的事情自己做。”雪代遥意外道：“有洗碗机啊。”藤原雪子道：“麻烦，而且没有手洗得干净。”

　　雪代遥瞧了眼藤原雪纯，她小小声道：“可能是我教育的时候没有说清楚……”雪代遥摇了摇头，问道：“雪子，你只洗你一个人的吗？”藤原雪子本就早慧，像是意识到了什么，小声道：“自己做自己的总没有错吧。”

　　“是没有错，但那是外人的情况下。”雪代遥柔声道，“我们是一家人，你洗你的，我洗我的，那像什么话。”

　　“总不能一个人洗吧……”

　　“可以轮流洗啊，比如一三五你妈妈洗碗，二四六你来洗。”

　　“那周天呢？”

　　“那自然轮到你爸爸我来洗了。”雪代遥笑了起来，把脏碗都叠在一起，通通抱去洗碗池。

　　藤原雪纯把桌上的小碗筷子帮雪代遥送去。

　　藤原雪子呆在桌前，本想回房间做作业的，但觉口渴不安，悄悄绕到厨房去，就看见父母站在洗碗池前一起洗碗，好不温馨。

　　她突得意识到自己对家人的态度有问题，心中大感惭愧，正想帮父母一起洗碗，忽得雪代遥兜里的手机响起了起来。

　　他擦了擦手，接通了电话，温和的表情渐渐变得冷淡，嗯了几声，说道：“直接处理掉就可以了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结结实实的吓了一跳，感觉父亲现在的样子好陌生好可怕。

　　藤原雪纯转过身，注意到女儿害怕的样子，连忙擦干净手，带着女儿出去。

　　藤原雪子惊魂未定道：“爸爸在跟谁讲话？”藤原雪纯自然知晓藤原家的阴暗面，含糊道：“是生意场上的事情。”

　　“是有人惹爸爸生气了吗？”藤原雪子小声问道。

　　“是的，所以你爸爸才那么生气。”藤原雪纯说道。

　　“那个人一定很坏！”藤原雪子不假思索道，“爸爸脾气很好，一定是那个人坏透了，否则不会让爸爸这么生气。”

　　“是的，遥是个脾气很好的人。”藤原雪纯温和道。

　　藤原雪子一瞬间也对妈妈感到些许陌生，说道：“妈妈，你脾气变了。”藤原雪纯柔声道：“我脾气变了什么？”藤原雪子说道：“妈妈你脾气变好了许多，以前这也不让，那也不让的。”

　　“可能是我受你爸爸的影响比较多。”藤原雪纯面上带笑。

　　“我知道爸爸是个温和的人。”藤原雪子觉得妈妈现在的样子美极了，问道：“那爸爸有没有受到妈妈的影响？”

　　“有吧……”藤原雪纯自己也不太确定，“其实用‘影响’这个词不够准确，应该说互相包容。”

　　她摸了摸藤原雪子的脑袋，说道：“妈妈以前太自我了，也亏得他能够满足我那么多无理的要求，但我不能一直任性下去不是吗？爱不是一味的索取，而是互相包容对方。”

　　藤原雪子似懂非懂的点头，第一次感觉自己的脑袋不够用。

　　妈妈说的话，实在是叫人难以理解。

　　“雪子，来厨房倒水喝吗？”雪代遥打完电话，走了出来。

　　藤原雪子看见爸爸脸上温和的笑容，小脸逐渐有些发热，她想刚刚父亲冰冷的模样，那一定是伪装，现在才是真实的爸爸。

　　“我想帮爸爸妈妈一起洗碗。”藤原雪子直言不讳道。

　　“好，我们一起洗。”雪代遥柔声道。

　　父母女三人一起站在洗碗池前，是那么的温馨。